

明

書

一六







書

明

(六十)

纂 鱗 維 傳

明書卷八十五

志二十一

襍祥志

史官論曰。昔者孔子作春秋。紀災異。漢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劉向因數其禍福。傳於洪範。其說五行之變。與人事參。粲若妃耦。詳哉其言之也。夫天人之際。似遠而近。惠逆吉凶。以戒昏渝。此聖人所嘗言。天表之符。或類或否。推形索影。以意矯誣。此則聖人所不道也。野鳥入廟。殷宗正事而興。神寶見形。秦王祀時而亡。號夢土田。而兆失國。周得兵雨。而戡牧野。禍福之效。靡克有定。況乎在天五行。在人五事。五行一氣也。五事一精也。土傷者必沴金。木水火思傷者必沴貌。言視聽。且夫金亦沴木。水亦沴火。衝氣相通也。視荒者必曠其耳。趾高者必惑其言。精魄相召也。洪範所云。時若恆若者。存其大指。類陰陽而已。必以某事隸某徵。若執券以討其合。書之失誣。殆謂是歟。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君子之修德。義非以彌慝。而召祥也。然修其實者。致其虛者。修其可必者。俟其不可必者。雖使裨竈登臺。而望氛。子野吹銅。而占氣。格之以理。其荒實多。何況京房。谷永之徒。穿穴附會。豈賢於禹之陳惠。逆尹之論殃祥也。今略紀明興以來。襍祥之見於五行者。不著占驗。比於春秋之義。而天文之異。則見之司天志。茲不復載。作

襍祥志

洪武元年春。京師火。秋。四方奏水旱。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宜諭朕修省以消天譴。傅巖對曰。陛下修德省愆。憂形於色。居高聽卑。天實鑒之。上曰。君臣一體。苟皆謹懼。天意乃回。二年。彰德李實如黃瓜。先有童謠曰。李實如瓜。民皆無家。淮安等處獻瑞麥。三年。陝西寶雞獻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三本。兩穗者多。五年春。河南黃河竭。行人可涉。六月。句容產連蒂瓜二。以獻。七月。建康地震。震死男女十六人及畜。八月。河南獻白兔。命放之野。六年正月甲申。有火自天西墜。化爲白氣。復曲折而上。聲如雷。五月。洛陽進瑞麥。八年。京師大旱。是年庫錢飛。時南臺民家屋上有錢豎瓦上。各以竹穿其孔。驗之。庫錢也。時一老儒夜坐。見田閒火起。曰。此有寶識之。旦之田中。見銀一塊。重數百斤。文曰廣積。大不可舉。因呼十八人同掘取。分爭不平。聞之。官上曰。此銀已失三塊。此天畀是儒也。與之餘命。與傭工錢。九年。京師水溢。百官乘船以朝。十年十月。虎白日入旱西門。傷二軍。彰德府穀麥皆雙穗。十一年元旦。早朝。殿上金鐘方數扣。忽斷爲二。及朝。有鴟鴞自天而隕。死於丹墀。八月。蘇松揚台等處海溢。十二年。胡惟庸宅井中忽生石筍。漸長出水。礙汲。使人取之。筍傍復出三枝。明年。惟庸誅。十三年。思南府奏大巖山。聞呼萬歲者三。上斥之。十四年。金陵久不雨。二十三年七月。江南北海溢。揚州溺死。竈丁三萬餘人。松江海鹽亦各二萬餘人。二十四年。河南龍門有婦人司牡丹爲夫蹴死。越三年。同鄉袁馬頭死而復甦。自言爲司氏。召其家驗之。良是云。死後爲薄姬廟侍婢。今借還魂耳。時懿文太子自陝。

還上聞召詢賜鈔遺還。梧州山每出火。二十六年京師大旱。二十八年河南確山野蠶成繭羣臣表賀上曰人君以天下爲家使野蠶成繭足以衣被天下乃可若一邑偶然何足賀。

建文元年京師地震。二年八月承天門災未幾乙字庫災。上賜李景隆璽書斧鉞忽大風雷舟破沈江。三年二月燕王兵至紫荊袍上忽生白花如雪凝爲龍文。鱗鬣皆具美如刺繡。守衛者見男子提人頭血色模糊入宮徧索之無所得。夜宴張燈忽不見人。狐狸滿宮大放鷹犬逐之不去。

永樂元年閏十一月北京地震。二年七月山東郡縣奏野蠶成繭。九月周王橚以驕虞來獻王獵於鈞州獲一獸白首黑章麕首虎軀獻之闕下柔伏自然。十二月禹門渡黃河清亘數百里。三年關陝

各郡縣獻瑞麥及嘉禾一莖數穗者甚多。四年南陽獻瑞麥。時尙書宋禮督取材於蜀忽馬湖府山有大木自行於坦途聲吼若雷巨石爲開度越巖阻膚寸不損事開上封其山爲神木山。六年福建柏生花蘇州揚州各檜生花。七年交趾國進白象。七月密雲及繁峙皆進嘉禾。十月北京進白鵲。

八月行在各營中夜刀戟皆有火光。十一年五月曹縣獻驕虞。十一月山東奏野繭。十二年九月榜葛刺國進麒麟。十一月麻林國進麒麟。十四年九月京師地震。十六年七月甯夏進嘉禾。二寶

同蒂。九月京師地震。耀州獻玄兔。十八年諸城有牝馬牧海濱一日雲霧晦暝有物蜿蜒與馬接乃產駒鱗臆肉髮龍文其色青蒼以獻。十九年三殿災。二十一年胡濙自太和山進靈芝。

洪熙元年正月南京龍山產靈芝。七月南京地震。八月魯王肇輝進瑞粟。

宣德元年。北京地震。三年。南京地屢震。四年。南京地屢震。二月。襄城伯李隆於來安縣石固山獲
騶虞。二表質黑文。馴擾不驚。寧夏進玄兔白兔各一。四月。寧夏復進玄兔。七月。廣東進白鳥二。
五年。山西進龍馬。六年。山西忻州產龍馬。鹿耳牛尾。玉面瓊蹄。麟文被體。以進。七年。陝西永壽等縣
獻嘉禾。有同本二十莖。或十九莖。莖十餘穗。多至數十穗者。又有一莖六岐五岐。或一節一岐者。甚衆。
八年。山東旱。大饑。閏八月。海外諸番進麒麟獅子福祿玄虎各一。福祿狀如驪。其文白。黑相錯。勻瑩可觀。九月。甘肅獻龍馬。
耳額頰鬣皆肖龍。而全體瑩白。尾層疊如波文。十年。四川龍州獻瑞麥。
正統元年。四月。河北大旱。蝗。冬。旱。無雪。三年。五月。江北大水。崇文門外井中生青綠氣。高三丈。將
二十餘日。四年。六月。京師大水。七年。陝西獻嘉禾。八年。畿內旱。蝗。八月。南京殿宇災。十一月。
殿上生荆棘。高二丈。浙江紹興府山移於平地。陝西二處山崩。壓民家數十戶。應山叫三日。移數里。
九年。浙西大水。是年。二至各六十一刻。浙江地生白毛。十四年。三殿災。京師小兒謠曰。兩帝兩
帝。城隍兩帝。隨有土木之變。景皇帝以弟即位。十三年。七月。河決東昌。水中呱呱有聲。視之。乃二大鐘
相擊而鳴。官祀之以牲。其一住。上識承安四年。撞之聲聞百里。乃懸之文殊寺。
景泰二年。山川壞。井水化爲酒。五年。黃沙四塞。
天順元年。七月。承天門火。四年。京師大水。壞屋。溺傷人。五年。江南北大水。米貴甚。人民多餓死。七

月河水溢入開封官民廬舍漂沒過半公帑私積蕩然一空周府官眷及官民乘舟筏避於城外高處軍民死者甚衆。七年賈院火。二月晦夜空中無形有聲。

成化元年二月襄陽地震有聲屋宇搖動。四月鈞州地震有聲二十三日方止。完縣玉山店見二豬

戲溝中頃之入石下少年持挺撼之輒大雷雨。五月皇城以西天墮泥丸如核桃破之有硫黃氣。八

月北直隸南直隸浙江湖廣江西河南山西等處各奏水患者一百四十餘處。二年七月順天保定開

封青州四府大水。三年四月遼東宣府四川各地震。七月河南蝗復蝻傷稼。九月河間蝗。四年

京師大旱。八月癸巳京師地震有聲。五年六月河決杏花營官吏禱祭獲龍卵大如人首下銳上圓

質青白微具五色持之甚重氣暖而潤。六年正月河南湖廣地震。二年京師有土災色柘黃灑人手

面如溼既而紅如血室中不辨人己如是者累日。四月大雨水。八月廣東地震。七年京師復土蠶

六月合淮處黃河清一月。武清縣民家石臼與鄰家碌軸皆自至麥地相鬪以木隔之皆損折鬪不

解及晚人遠徙之其夜復鬪乍前乍卻觸之有聲火星炸落三日乃止。八年四月運河水涸。七月隴

州北山吼三日裂成溝長里半許。浙江江海湧溢方數千里漂沒屋舍人畜無算。山東河南湖廣蟲

荒。九年三月松江天大霽忽空中墮一草船於人家樓上。山東晝晦如夜。六月河間蝗。真定以

南及黃河大水。七月東直門火。十二年南京地震有聲。四月太原地震有聲。七月京師黑眚見

有黑氣一片入人戶牖密處至則昏迷傷人肌膚如爪痕或齧痕黃水出醒乃覺傷人皆張燈擊金鼓防

之。又一物如犬而黑小。金睛修尾。觸傷人。兼旬乃滅。一日。上御奉天門。朝臣侍衛忽驚擾喧亂。少頃乃定。按之。莫得其故。十月。京師地震。十三年二月。山陰縣地忽湧泉如血。高丈餘。浙江山中先有火燒地。及左右草木。皆披靡成一徑。既入水。成驢形。但不見足。游浮江中而去。十四得三月。江北大水。八月。早朝。東班官若聞有兵甲聲。因辟易不成列。衛士露刃以備不虞。久之乃定。十五年四月。京師大水。五月。常州府地震。生白毛。九月。無錫。常熟二縣地震有聲。十六年四月。雲南麗江府白石巽山裂四百餘丈。移金沙江中。水溢沒田廬。六月。長樂縣。昆由里平地突起小阜。高三四尺。人畜踐之輒陷。復於其左湧起一山。廣袤五丈餘。九月。四川威州地震有聲。十七年二月。南京。江北。山東。河南等處同時地震有聲。四月。南京地震。生白毛。猛虎入市傷人。六月。宿州民張珍妻王氏孕。臍右痛。凡三日而增劇。忽腹畔右開裂。生一男。十八年。寧河王府每夜有妖見。或爲神象。或爲王侯。需酒食。時舉火將焚宮。及十二月十八日。果焚府第無遺。器物皆盡。妖亦滅。二十年。京師地震。徐州一婦初孕。肋骨下卽生一瘤。漸長如核。大久之。皮瑩薄。兒從此出。母子皆無恙。五月。京畿。陝西。河南。山東。山西大旱。饑。二十一年正月甲申。有火自天而墜。復曲折上騰。化爲白氣。三月。泰安州屢地震。泰山搖動。二十二年。淮北。山東大饑。九月。武功縣王瑾夫婦殺人而食。甚衆。二十三年。京師大旱。弘治元年戊申。二月二十六日。景甯縣屏風山有異物成羣。其狀如馬。如羊。色白。以數萬計。首尾相御。從西南石牛山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乃滅。二年二月。慶陽隕石如雨。大者四五斤。小者三四斤。擊死人畜。以萬數。屋宇無

算。六月京師及通州大水官舍民居多傾倒人畜溺死。六年癸丑五月忽大風東廠地陷約深二三丈廣如之時薊州大風雷牛馬在野者多喪其首。六月薊州民家一產五人三男皆無首肢體蠢動二女臍下各有口眼啼則上下相應未幾死。十二月南京雷電交作次日雪。七年二月命太監李興藩張秋河初祭天色陰晦帛不能燃其似焚不焚之處成人面耳目口鼻皆具。六月蘇州衛印紐熱如火不可握一時官吏皆試之。八年二月吳城西蝦蟆山忽徐徐而下已而疾移去舊趾數畝。五月南贛大疫東西諸省大疫。七月西北諸處大旱疫父子相食。九月孝陵災。十月陝西地震。十一月陝西貴州同日地震。是年長沙府苦竹開花實如麥米楓樹生李實黃連樹生黃瓜苦蕒菜開蓮花七日而凋。九年長甯縣民家楠樹開蓮花李樹生荳莢。六月山陰蕭山同日山崩水湧漂沒廬舍。冬烜燠。十年山西陝西地震。六月京師久旱。十一年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未幾多火災延燒民舍十七八。十月乾清坤甯宮災。十三年西北旱畿輔蝗四川湖廣饑。六月獲玉璽於陝西霏縣其文曰常命於天既授永昌。十四年二月保定獻白鴉。四月陝西地震有聲韓城震甚傾廡五千餘間壓死男婦百七十人縣東偏地決破湧水裂地長一二丈四五丈湧如河。七月南城縣空中有火開而復合下墜光長十餘丈燬廡三千餘間廩穀盡燒男婦有死者。十五年雲南晝晦五日。十六年京師大旱。崇明縣民家雞伏卵所出者猿首而人形長四寸有毛而無聲。十七年南昌火焚民舍百五十餘家新淦同時火焚居民一千餘家。

正德元年正月。京師地震。三月。復震。二年。黃河清。五年六月。京師旱霾。七月。威州、茂州等處地震有聲。六年十一月。京師地震。十二月。邵主簿在鎮江一產五女。七年。黃河清。自清河至柳家浦九十里。清五日。京師赤黑。嘗見大者如犬。小者如貓。若風行有聲。夜出傷人。有至死者。三月。餘干縣夜有火如箭。墜旗竿上。燈籠光照四野。人撼之。飛上竿首。以銳衝之。四散諸處。皆有光如星而滅。五月。廣西營中槍生火光。七月。杭州吳景隆妻產一夜。又青面無髮雙角。不能殺。升屋而走。百計擒之。捶死。八年。文登縣秦始皇廟鼓夜自鳴。火起桑樹上。皮盡燔而枝葉無恙。廟宇毀而神像如故。冬。河朔燠無冰。江淮至洞庭寒甚。冰尺餘。九年。乾清宮災。十年八月。江西省城藩司火。延燒萬家。十一年。大旱。十二年。夜火隕於都察院獄。旋轉久之始滅。鄂都縣一村有蛇爲祟。人伺擊之。鏗然有聲。入穴掘之。得錢數十萬。十三年五月。望常熟縣忽白龍一黑龍二。自西北來。乘雲而下。目光如炬。口吐火燄。鱗甲頭角皆現。雷電猛雨。席捲居民三百餘家。船十餘艘。死者甚衆。半日去。是夜紅雨如注。五日乃息。六月。江西大水。十一月。銅仁府平山衛民家黃牛生犢。額豐齒巖。身被鱗甲。須臾死。十二月。四川李華妻生一子。兩頭四手足。十四年春。水盜內海子不了橋。高四尺。鐵柱七斬折。十五年。江西大水。十六年五月。日精門災。六月。自江以北至邊皆大旱。福建福州府亢旱。癘疫。府縣官死者四十餘員。軍民無算。七月。遼陽湯跼堡大雨。水衝城。傾三十餘丈。壞道路三十餘里。民有被壓而死者。冬。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大寒。遂凍爲冰。高四五丈。圍亦如之。中空而旁有穴。人可入其中。黃州師巫甯均在飛

桑崖見一鼠盤旋道上忽入地穴掘其下得銅印上篆扶蠶王印用署符咒能呼風雷後柄損不驗崇德縣青田村民家掘地得活小兒卽火起燒死

嘉靖元年正月清甯宮後室火七月南京江水溢傾陷民居數十百家城垣宮闕多頽圯雲南曲靖衛軍胡晟妻產一男兩頭四手三足二年應天鳳陽山東河南陝西同時地震八月河南大水南京內府火延燒國學房百餘間南直各府大饑人相食劉氏食其四歲子姚臣堂鬻母曹洪殺兄而食王明殺父臭彌千里三年南京屢地震有聲是年地震者三十六地裂山崩者二四年三月仁壽宮災玉德安喜景福諸殿同燼房山地震五年福建大水平疇蕩爲巨浸海澄縣山鳴旗鼓自飛江南一婦人生子六目而有角手足各一獨爪鬼聲鄖陽產牛一身二首腹內心肺諸物各二南陽產牛一首兩身貴州山崩江西虎入城具人手足倏忽不可防制雞生二雛前後四足是年遼東山東陝西浙江湖廣地震二十餘次五年淮北山東大水江左大旱六年河南靈寶縣黃河清七年四月復清五十餘里五月江以北抵邊大旱八年四川樂至縣獻瑞麥一莖五穗二月襄陽大饑七月山西大饑河南蝗食苗殆盡十一月河南陝西大饑九年河南巡撫徐瓚奏瑞麥兩歧者百餘本巴縣獻瑞麥瑞禾生於郊十年正月大內東偏火二月鄭藩獻白雀二六月曲周縣產嘉瓜并蒂者二瓜中更生枝蔓者一十一年正月青州地震聲吼如雷四川地震傾城屋二月貴州銅城牛生麟雲南陝西福建各地震十一月四川巡撫宋滄獲白兔於梁山縣以進當塗縣

民吳倫妻一產三男一女。十二年春旱。河南巡撫吳山獲白鹿於靈寶縣以進。正月宣府地震如雷。山東牛生犢身有文前足有五手甲。貴州民家生男兩頭四手四足。十三年南京太廟災。臨安民家一產四子長六七寸。雲陽縣民進異石沃以水可照人影入水中可祈雨。十四年蘇松淮陽江西湖廣歲凶。滁州山鳴如雷。十五年六月南京太廟災。京畿各府同時地震有聲。湖廣大饑。十六年徽王厚燭進白兔。上虞范家產一夜父離腹嚼損收生母手走去時夜來顧母乳後爲人捕殺之。十七年京師大饑僵屍枕籍。京畿山東陝西福建湖廣大旱。十八年二月上幸承天次衛輝行宮火延及寢閣宦婢死者十餘人越三日行殿復火。六月天目山崩。七月大水漂沒揚州人民死者無算一日江水下數十丈金山露其腳如鼎足。永城縣進瑞麥一莖七穗者二本。鄭均饑。十九年鄖襄饑。京師民家生一犬八足四耳四目。二十年有火球大如斗隕左軍都督府中門久始滅。秋畿輔旱蝗。二十三年泰安州進瑞麥嘉禾。夏內苑嘉禾一莖雙穗者六十四。零壇靈黍五出者一。二十四年遼東地震有聲。黃岡進瑞兔。八月永和王知燠進白鹿。二十五年苑殿醴泉出。京城大水。二十六年二月京師豬生五子皆人形。十月澄城縣陂山先大鳴如雷晝夜不絕。歷三日山崩一百丈劈裂中半而下東西分馳三四里舊址平陷。十一月崇德羊生一人。二十七年西苑奏雙穗嘉穀七十五本。七月京師地震。大同右衛參將馬繼宗舍人馬祿女年十有七將適人化爲男子。八月京師地震。十一月宮中火詔速出楊爵於獄。二十八年華亭民孔方忽患腹脹日憤憤數

月後產一肉塊剖之有一孩肢體毛髮皆具。三十年四月宗廟火是日草場亦火。象山縣李樹生黃瓜。三十一年六月雷州遂溪諸縣風雨驟至。有火光如球。直至中天星散。海溢。壞官民廬舍。及人畜無算。諸暨縣李樹生黃瓜。冬各省同時地震。是年自夏至冬。浙江潮汛不至。水涸。中流可冰。而渡水面十八里盡平。二十三年四月慈谿縣地湧血。高二尺餘。六月京師大水。平地丈餘。七月西苑進嘉禾百五十本。盟津王祐檣進嘉禾七十八本。定海忽有石如斗。平地滾擲如飛。城外高嶺復有石大數十圍。跳躍越山而止。三十四年十二月山西河南陝西同時地震有聲。雞犬鳴吠。渭河等處或裂泉湧。中有魚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華岳終南山和而鳴。河壑數日。官吏軍民死者。奏報有名者八十三萬有奇。浙直地方夜有物如蝴蝶而大入人家。變幻飛走。人禦之。傷如爪痕。民間每鳴鼓卻之。三十五年二月山西河南同日地震。九月杭州火。府城東南隅及郭外一時火發。焚官民廬舍數千區。死者甚衆。三十六年四月奉天門華蓋。謹身二殿。文樓。武樓。奉天。左順。右順。午門。及午門左右廊盡燬。八月陽穀縣地湧血。高尺餘。十月玄嶽諸山及巡按御史馬思臧。潘恩。路楷等共進靈芝一千四百一十本。十二月兗州地震。三十七年正月光祿寺火。巡撫都御史趙忻。巡按御史莫如上。黃孝瑞。楊惟平等共進芝一百四十二本。三月河南地震有聲。四月總督浙直都御史胡宗憲獲白鹿於舟山。獻之。密雲地震有聲。五月東陽縣地裂五六處。出血如線。高尺許。血凝。犬就食之。掘地無所見。蒲州。潮州各地震。大旱。禾稿上禱雨有應。六月遼東大水。七月南陽地震。閏七月。

西苑進瑞穀。一本三穗者一。雙穗者五十五。賞督理農事侍郎高燿以銀幣。胡宗憲再獲白鹿於齊雲山。獻之。十月。四方進芝一千八百六十四本。三十八年八月。鳳陽巡撫都御史李遂進白兔二。福甯縣南海中忽浮來五山。如筆格。突兀奇秀。竹木鳥獸悉具。居人聚觀。自己至申而沒。三十九年二月。竹谿縣地震出血。四月。寧夏地震。六月。香山新會等縣地震。九月。胡宗憲獻芝草五。白龜二。九月。嘉興府地震。屋宇如帆。河水擡擊。水族躍起。十二月。巡撫陝西都御史程軫。御史李秋獻白鹿一。芝草一。四十年正月。陝西獻白鹿。三月。南京獻白兔。八月。西苑產嘉穀異穎同本者四十九本。十月。四方進芝七百六十九本。十一月。萬壽宮災。淮王厚燾獻白鴈一雙。詔賜金幣。蘇松嘉湖大水。漳浦縣牛生犢。三目三角。四十一年二月。大學士嚴嵩孫鵠獻白兔一。芝六十四本。方士藍道行獻彩龜。四月。陝西鄠縣民王金進靈芝五色龜。上大喜。予以官。是月。白兔生子二。七月。西苑獻嘉穀。四十二年。西苑獻嘉穀。北京觀象臺崩。四圍並無餘土。三日後。訪知城外一潭土填夷矣。彩龜生卵者五。巡撫湖廣都御史徐南金獻白鵠。四十三年。畿輔連歲大饑。五月。上夜御御幄後。忽獲一桃。左右見自空中墮。明日復有一桃。白鹿生二子。四十四年三月。千步廊火。計焚題奏書及番文八十三萬二千餘本。上久居西內思成宮。每有黑氣出擾。而披攔藻井上。忽見木繇數團。六月。有芝生於睿宗廟東柱。金色。八月。陽曲縣獻白兔。四十五年五月。水破均州城。漂沒甚。八月。西苑獻嘉禾。豫章鐵樹宮。忽有著緋人從天而下。人皆見之。數日火忽發。宮爲灰燼。

隆慶元年四月平口衛地震。五月永寧州任家隘山裂而崩一面摧房屋人畜無算。蘇松大饑。六月餘杭民周家一產四蛇。二年承運庫火累朝寶物皆燼。浙江省城火壞民舍以千計。三月新城縣空中有聲落地陷爲石者數處。太原府靜樂縣民李良雨娶妻數年以不睦出賈後以臥病遂化爲女經脈行流與同伴民白尙野合其弟良雲以事上所司驗之不謬。四月京師地震。六月浙江四川陝西江北福建皆大旱延綏保寧堡城上及榆林長樂堡同時旗竿上火灼灼聲響。七月台州大水決田十五萬畝蕩廬舍五萬餘區。浙江大水。自正月山西陝西河南湖廣俱地屢震有聲。慶陽震倒房屋壓死軍民男婦甚衆。陝西震倒邊牆二百餘丈崩開九丈。畿輔府縣俱地震樂亭縣地裂一處寬一尺長三丈一處寬一尺長一丈一處寬一尺長三丈各湧黑沙水出。陝西咸寧縣如垣橋柳巷等村涇陽縣地震如回軍永樂等村俱傾倒如平地。三年五月京師大冰。陝西地震千里傾壞城邑傷人畜無算。四年京師地震。遼東地震裂成溝。八月湖州府山崩成湖。五年四月杭州府栗樹生桃。廣西省城地陷寬二丈餘深一丈王府地陷二丈深廣七八尺布政司後堂地陷深四尺長二丈寬二丈五尺。六年閏二月遼東旗竿及馬耳皆有火光。五月南直隸龍目井化爲酒。七月七日華亭縣東見雲中一物甚巨火引前後有人隨之色稍黃轟轟有聲向東數十里墮地八尺餘乃鐘也驗之福建物。

萬歷元年陝西地震有聲。二年高平民吳守倉妻一產三男大同民家婦一產四男。十年山西大旱。

人相食。七月蘇松大水。江海湖俱嘯。漂沒人畜無算。十三年廣濟龍江鎮民家一鼻呼曰算帳。民殺而煮之。大如鶩。投之江。五月慈甯宮災。十四年保定府街市輒內忽出火。三日夜方息。又一家牆崩。有兵器甚多。十五年蘇州松江大饑。十六年正月京城草場巡軍見火龍飛上草垛。次夜見大蝦蟇如箕口銜火球。又鐘樓內一火龍出入。草垛遂火。積草俱燼。蘇州大旱。居民死者十之五。六月慈谿縣茅家浦口船泊岸。忽見紅血從草湧出。約八九處。大如盆面。高尺餘。血腥濺至船。卽出血。濺至人足。足亦出血。約半時方止。八月二十二日山東臨邑縣忽有蜻蜓蔽空。勢如鸚輪。東西亘數里。數時乃止。十七年蘇州松江大旱。又饑。十八年乳源前江多蛇銜尾。自下而上。至燕口巖穴中。兩日而盡。人擊之。亦不爲害。五月揚州大旱。下隰葑田如赤如焚。忽黑鼠無數。逐虜葑田。食根至盡。葑田墳起如耕。居人下種甚便。十九年易州訛言有王氣。官舉兵誅至矣。空城走一日而還。六月公安縣大雨。有巨蛇形如牛。首紅身黑。長數丈。出水往來。須臾隄崩。陷爲淵。八月慈谿縣地復湧血。二十年陝西空中有火如盆。大後生三尾。五月豫章永甯寺鴈鳥集屋上。其形如鼻。人面四目。而有耳。高二尺許。羣鳥從而噪之。二十一年薊州大毛山旗竿有火如甌。及各樓上獸頭中俱有火如雞子大。卽夜大雨雪。火嗟嗟有聲。六月忽火光入青山口。焚敵臺。火器器械。一時俱盡。燒死臺軍數十人。太倉州公署樓火。軍火器械皆燼。二十二年海寧城外海沙可七八里。際城五丈爲塘。東直海鹽。煙墩相望。忽海水抵塘。以長竿測之。莫得其底。衆洶懼。將往城避之。無何大風雨。衆潰走。旣息。城無恙。而塘外沙僅存。六月西華門樓

火。蘭州火藥廠不戒，燒死甘州中衛經歷何原等十六員名。山東遼海等衛地震，屋宇動搖，牆垣欹側。十一月，蘇州府地震。二十三年春，三河縣民家豕生八小豕，內一豕人形，手足皆具，額上卽一目，產卽能行。遵化邊臺旗上生火。松江府地震，三刻乃止。五月，京師地連震。九月，固原地震，有聲。十二月，鳳陽陵樹巔生火，延燒在地草木。二十四年正月，瀘州民四兒業屠牛，買牛欲宰，牛奔逐，四兒逃，所至觸四兒，登一樓，牛隨之，觸死，過一牛肉肆，盡毀其器業，樓梯甚小，而牛大，上下無礙。二月，鄆縣徧地生火光，延綏大砲起火光，一夜方止。邊墩旗上火高二三尺。三月，乾清宮災。遵化董家口旗上有火有聲。四月，遼東東昌、鐵嶺二衛同日火，延燒官民室廡八百餘區，人畜無算。六月，浙江定海衛天下火，焚鎮遠樓軍器俱燼。閏八月以前，杭、嘉、湖三府大旱。二十五年二月，湖廣安鄉縣烏鴉羣聚銜絮，口火燒民房四百餘戶。四川屏山縣火起，官民廡宇燒燬八百九十餘處。六月，皇極等殿、皇極等門、文昭、武成閣及內外廊房一時俱災。京師地震連三次。四川威茂道地方，自去年十二月地震起，至本年六月，地屢震，其聲如雷，城垣倒裂，廬舍傾欹。八月，湖廣黃鶴樓無故自火，延燒千餘家。十一月，有井多怪，官欲塞之，一夜自平，有狐從漢陽門人聲哭而入，尋之杳然。十二月，見龜蛇鬪俱死。二十六年正月，妖書布京師，一夜各宮殿衙門市井皆徧。福建漳州火藥局災，大石飛去三百餘步，居民房壞多死。寧夏地震。二月，南京朝內獲一人，供名宋四八，錢塘人，以白布包黃紙書十七冊，語言荒唐不經。福建長樂縣地陷五十餘丈，深五六尺不等。五月，西寧古浪城樓大鐘連自鳴三陣。

七月。南京草場火。十二月。吏部文選司火。二十七年八月。狄道縣毛家坡山崩成池。山南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約高二十餘丈。未崩時。或如雷。或鼓樂者。十數日。九月。永平地震者再。十一月。六科廊火。延燒尙寶司等衙門。二十八年二月。京師地震有聲。三月。南京唐王府災。襄陽淨樂宮火。九月。鄖陽巡撫公署東北角樓大鐘大鳴三聲。八月。太湖縣空中下火。繞匝儀門。十月。福建漳南道屬地方地震有聲。連數日。傾倒房屋。壓居民甚多。本年畿輔。山東大荒。二十九年。昭應寺大小瓦獸皆吐青氣。冲天。經時方散。阜平縣礦夫張世誠。餓殺食自己六歲兒。畿輔井皆乾枯。三十三年。鎮江花山忽裂。下視昏黑無底。南京空中火光。分作三塊。墜地。尋無所見。三十六年十一月。福州軍蘇九郎妻一產兩男兩女。浙江饑荒。三十七年。正陽門前樓災。五月。濟南。青州兩處各產牛兩頭。三鼻四目二足。薊鎮地陷。遼東地震。江西。福建大水。淹死人民各十餘萬。山西大旱。饑民間產女。頭面相連。身體各判。十一月。甘肅地震如雷。搖倒邊牆二千一百丈。有奇。壓死軍民八百餘人。屋宇無算。山東蝗。畿南赤地千里。三十九年四月。怡神殿災。十一月。臨洮產牛。人首人面。紅色無毛。人口羊耳牛身。又產羊。人首羊身。四十三年。天降魚於南京貢院圍中。四十四年。京師蝗。丹陽有蝗蔽天。止嚙竹樹。菱蘆不傷五穀。四十五年五月。江南有鼠千萬。銜尾渡江而南。穴處食苗。山西大旱。山東蝗旱。八月。宜府地震。九月。湖廣。承天等府夏旱秋水。蝗蔽天。山東東昌龍鬪。地裂無底。江西大水。十一月。隆德殿災。漳州大水。延禧宮災。是年。濟南臨邑縣有火夜出。大如斗。色紅。黃煙高二

三丈。遇孤行人來逐。近一丈餘則止。尋復散去。如是者幾一年。四十六年四月。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赤如潰血。閏四月。廣甯民婦生猴。二角四齒。四十七年。宣武門外東嚮開水盡赤。四十八年三月。遼陽火藥局火。暴風揚沙。八月。蘭州黃河清三日。上下數十里。秦昌元年九月。江西大水。二十四日。赤氣亘天。十月。噦鸞宮火。天啓元年正月。卯簿房火。丁亥立春。四方有蒼白氣。二月。日旁見彩虹。京師連日風霾。三月。昭和殿災。十二月。陝西會甯縣牛產麟於關寡婦家。以爲怪。擊之而死。後留四月而不腐。二年正月。肇慶府西門外地裂出血。如趺突泉。腥穢濺及人。多傷。三月。陝西西安府北門鎖連響三聲。鎖開落地。民王進榜家雄雞生卵。五月。遼陽城先起白雲。後起黑雲。俱化赤。從空墜下火光。燬房屋。人畜無算。七月。萊州地震。有聲如吼。屋宇皆動。九月二十八日。演象所。火藥局火。十二月。山西陝西同日地震。城垣廬舍頽塌者多。人民壓死者數萬。三年二月。鳳凰集於河南涉縣。閏十月。湖廣沅陵縣民家牛產犢。一身二頭三尾。豕產四。最小者長嘴豕身。人腿隻眼。陝西鳳縣有鼠一羣。入田食熟穀。獲其一。如狸犬。兩旁肉翅。無足。足在翅之四角。前趾四。後趾五。尾甚大。其毛色如鹿。十二月二十三日。南京地震。四年六月。南直隸大水。山東荒旱。河決。衝壞徐州城垣。平地水深丈餘。淹死人畜無算。八月。陝西地震。產豕怪狀異常。江南海潮驟漲。湖水暴溢。漂沒村落甚多。十月。河南漳濱獲玉璽。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龍紐龜形。方各四寸。厚三寸。重一百一十四兩。五年。陝西延安。慶陽大旱饑。六年。三

月中後所火倉糧儲器俱燼。五月王恭廠火忽震響一聲遠近搖撼廠旁房屋皆如飄葉壓燒死人畜無算。六月京師地震同日天津宣大皆震。草場火。閏六月登州角樓火先見紅雲一片自西北直至樓上頃刻猛火冲天所貯軍器及守宿軍丁皆燼。十月南京地震南京紫禁城煙起各官趨救尋至講經臺土堆上有煙氣如縷土隙隙中出。七年正月盜竊天壇神器。三月太和山王虛宮火。崇禎年中山西久不雨人相食蘇意哥與母共食其父。河南大饑山東荳生人面形口鼻目皆具。開封地方草木皆成兵馬形。河南府樹懸絲墜人形。孟津有火一塊如船入城徧行而去離城東二十里乃散。太廟輒縫出血每有惡臭糞污廟中窗戶嚴密如故。煙屢塞禁門。十七年元旦上出享太廟見白衣長人二丈餘立端門從官衛士多見者不覺失聲闕然。

明書卷八十六

記一

皇子諸王宗室記

史官論曰。昔周室展親。維城維翰。懷夾方來。然布茲贊采。選於姬英。共和輔政。必先晉鄭。善乎衛大夫之言曰。彝器之分。嘉功之由。周雖展親。實尚賢也。夫生於帷牆之中。長於婦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怙侈凌德。所自來矣。而又君有潛躍之疑。臣懷咎譽之恐。賢者用晦。不賢者苟全。如河間東平之享有令名。保天之祿者。殆亦僅也。然則周有良翰。豈非賢親親之所致乎。明興。太祖蠡斯德茂。家法嚴明。故多詰胤。建文雖有齊黃之謀。實由燕故。太宗枝輔相夷。猜嫌零落。後多分建。約世祿而已。莫知其他。其建國修短。載在年表。而如懿文諸皇子。未有表章。今取皇子諸王宗室中賢不肖行事。可爲法戒者。次於篇。其子孫有善惡。皆繫於始封之王下。

懿文皇太子記

懿文皇太子標。母高皇后。元乙未九月生於太平陳迪家。上爲吳王。立爲王世子。從宋濂受經。吳元年。年十三矣。上遣世子及弟謁臨濠墓。諭之曰。世稱商高宗。周成王爲守成令主。高宗舊勞於外。成王早聞無

逸之訓。皆知小民疾苦。故其在位勤儉。不敢驕逸。兒生長富貴。習於晏安。今出旁郡縣。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因道途險易。以知鞍馬勤勞。觀小民生業。以知衣食艱難。察民情好惡。以知風俗美惡。卽祖宗所居。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以知吾創業不易。又命中書省擇官輔行。凡所過郡邑。城隍山川之神。皆祀以少牢。過太平。訪迪家。賜白金五十兩。至泗濠。以上意告祭祖考妣及兄弟墓。是冬。上觀郊壇。令左右導之農家。徧觀其服食器具。及指道旁荆楚。曰。古用此扑刑。以其能去風。雖傷不害也。兒念之。洪武元年正月。立爲皇太子。帶刀舍人周宗上書乞教太子。上嘉納。中書省都督府放元制。請以太子爲中書令。不許。曰。吾兒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宜尊師傅。習經傳。博古通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爲中書令。乃選勳德老成舊人。動有典刑。及新進之賢者。兼領東宮官。於是以左丞相善長等二十三員。爲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及詹事等官。諭之曰。朕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領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聽斷不明。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疑府僚導之嫌隙。易生。朕所以特置諭德等官。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賓客。昔周公教成王。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泥於安逸。不諳軍旅。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是年。上命選國子生國琦等十餘人。侍讀書禁中。琦等入對。謹身殿。姿狀明秀。應對詳雅。上喜。因謂殿中侍御史安慶等曰。吾觀諸生。於文藝素習矣。然與太子處。當端其心術。養其德性。庶不流於浮靡。太子之德。亦當有助。因厚賜之。未幾。以梁貞王儀爲太子賓客。秦鏞等爲

謙德。先是建大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徵四方名儒教誦讀。分番夜直。上時時賜宴賦詩。商榷古今。評論文字。命諸儒作鍾山龍蟠賦。置酒驩甚。又自作時雪賦。賜東宮官儒冠服。令三師以下朝賀東宮。太子嘗拜三年。命東宮及王府官編輯經史古人行事。可爲監戒者。訓諭太子諸王。四年春。製大堂玉記。賜太子。十年六月。令自今政事並啓太子處分。後奏聞。因諭曰。人君治天下。一日萬幾。自古創業之君。歷涉勤勞。達人情。周物理。故處事咸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練達。少有不繆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羣臣。聽斷諸司啓事。以練習國政。惟仁不失於疏暴。惟明不惑於邪佞。惟勤不溺於安逸。惟斷不牽於文法。凡此皆心爲權度。卽人雖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臨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知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於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上天付託之意。爾所親見。爾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吾無憂矣。時令儒臣爲太子講大學衍義。二十二年。置詹事院。上諭吏侍郎侯庸曰。輔導太子。必得忠正賢良之士。以兵部尙書唐鐸兼詹事。二十四年八月。敕太子巡撫陝西。上意欲都西安。遣相宅。太子旣行。馳諭曰。爾自幼至長。未嘗遠出。今命爾巡行陝西。方渡江。天道赫然有變。雷起東南。爾征西北。以造化言之。雷天威也。爾前行。雷後從。威震之兆也。然一句之間。久陰不雨。占法主陰謀事。爾宜慎舉動。節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仁養性。施仁布惠。以回天意。雷之嘉兆。未可恃也。其慎之。比還。獻關中圖。塗中問民疾苦。重孝謹。民咸感之。遂病。病中上言經略建都事。二十五年四月丙子。薨。上慟哭。命禮官議喪禮。戊寅。上御東角門。召廷臣曰。朕老矣。太子不幸。命也。大哭。旣除。上不忍。禮官請之。始鳴鐘鼓朝。京者。

老上香慟哭。上亦哭。諭之曰。爾等念太子意良厚。顧農事方興。諸父老善勤生。亟歸勿失時。諸未至者。諭朕此意。八月庚申。祔葬孝陵東。謚册文曰。朕惟先生之典。生既有名。沒必有謚。名所以彰德。謚所以表行。故行有大小。則謚有重輕。此古今通義。雖在至親。不敢廢也。爾皇太子標居位二十有五年。分理庶政。裨贊弘多。今焉永逝。特遵古典。從公議。賜爾謚曰懿文。嗚呼。德以名彰。行因謚顯。公論所在。朕何敢私。太子天性仁厚。不殺。終日無疾言怒色。上嘗竊令人載屍骨滿輿。過其前。激之。太子不勝慘蹙。頰首曰。善哉。宋濂以孫愼黨逆被逮。太子泣諫曰。臣愚戇無他師。幸陛下哀矜貸其死。上怒曰。候汝爲天子而宥之。太子惶懼。不知所出。遂赴溺。左右救得免。上且喜且罵曰。癡兒子。我殺人何與汝也。因徧錄救溺者。凡衣履入水。擢三級。解衣烏者皆斬之。曰。太子溺。俟解衣而救耶。乃赦濂死。竄茂州。先是太祖爲漢兵逼。馬后負之而走。太子私繪爲圖。及后崩。上益肆誅虐。太子諫曰。陛下誅夷過濫。恐傷和氣。上默然。明日。以棘杖遺於地。命太子持。太子難之。上曰。汝弗能執。使我潤琢以遺汝。豈不美哉。今所誅者。皆天下之險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太子頓首曰。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上怒。卽移所坐榻射之。太子走上。追之。太子探懷中繪圖遺於地。上發視之。大慟而止。其後成穆孫貴妃薨。上詔太子服齊衰杖期。太子曰。禮惟士爲庶母服總。大夫以上爲庶母則無服。又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纈緣。旣葬除之。蓋諸侯絕期喪。諸侯之庶子。雖爲其母。亦獻於父。不得伸其私。然則諸侯之庶子。不爲庶母服。而況於天子之嗣乎。上大怒。以劍擊之。太子跳。且曰。大杖則走。翰林正字桂彥良諫太子曰。禮可緩。君父之命不可違也。嫌隙由是生矣。太子感

悟。遂齊衰見上謝罪。上怒釋。其仁厚守禮如此。建文元年。追諡爲孝康皇帝。廟號興宗。燕王卽位後。復稱懿文皇太子。配常開平王女爲妃。先太子薨。建文初。追諡爲孝康皇后。後亦削。繼妃呂氏。生建文皇帝。建文卽皇帝位。尊爲皇太后。燕兵入金川門。遣人迓太后。太后至。太宗述起兵之故。太后還。未入宮。宮中火起。太后得不死。後隨其子允熈居太子陵。

秦記

秦王棧。母高皇后。洪武三年。年十五。受封二十三而之國西安。初聘元河南王王保保女弟。繼妃鄧氏。甯河王愈女也。王生而岐嶷。嚴毅英武。上委以關西兵事。得專行賞罰。歲秋巡邊。大將皆聽節制。御軍整肅。所過秋毫無犯。未嘗妄戮一人。二十七年。征降西番。賜璽書。賞賚以萬計。時露宿山野。遘疾。尋薨。在位二十七年。年四十。諡愍。而諡册文曰。爾年長首封於秦。期在永保祿位。藩屏帝室。夫何不良於德。竟殞厥身。可賜諡曰愍王。惟焯。愍王六代孫。正德四年。嗣王册封。後請潼關以西鳳翔以東河壩地。曰。皇祖以賜臣先王棧也。戶部尙書梁材執議曰。陝西外供三鎮。內給四王。民困已極。視國初土產物力。千萬不侔。豈得空地更給諸王。上從材言。不許。王早失父母。育於祖妃廖氏。廖妃卒。王哀毀。喪葬如禮。事其生母蕭妃至謹。以孝聞。遣敕使持旌幣王薨。諡曰定。

晉記

晉王桐。母高皇后。年十三受封。又七年之國太原。王聰明英銳。眉目修聳。美鬚髯。顧盼有威容。多智數。嘗

學文於宋濂。學書於錄事杜環。兼嫺武略。數將兵出塞。行軍持重不輕發。二十三年。與燕王會征北虜。乃兒不花。燕王冒險薄虜營。王整大軍爲犄角之助。捷至上大喜曰。燕王力清沙漠。而晉王乃怯耶。太子言。晉王能以重民爲根抵。張聲勢。燕王亦未可獨爲功。上意釋。王得還國。洪武三十年。薨。諡曰恭。妃謝氏。王濟熿。恭王長子。初封晉世子。洪武三十一年。嗣王。太宗卽位。封其弟濟熿爲平陽王。濟熿狼戾失愛。憾其父。并憾濟熿不爲解。嗾諸兄弟。日訴濟熿過於朝。又誘府中官校誣濟熿罪。竟奪濟熿爵。并廢其世子。美圭爲庶人。守恭王園。濟熿遂獲嗣王。益驕橫。百方幽苦濟熿父子。恭王有老嫗不能平。走訴太宗。立召獄中。晉府承奉左徵問之。盡知濟熿搆濟熿狀。卽釋。徵馳驛召濟熿父子。時濟熿囚空室已十年。左徵者。濟熿嘗言其佐濟熿爲逆。逮治京師。府中言徵死久。徵至一府大驚。徵入空室。解濟熿縲絏。相抱持大慟。濟熿自是怨望出悖語。濟熿父子見上行在所。濟熿病憊甚。上見之惻然。不直濟熿。遂封美圭爲平陽王。俾奉父居平陽。恭王故有田在連伯灘。太宗以賜美圭。濟熿斬不與。美圭以聞。仁宗再三諭濟熿還田。不聽。美圭復言此田隸平陽。不隸太原。因及曩誣搆事。仁宗遣視灘果隸平陽。又諭濟熿書曰。美圭父子困頓累年。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用吟咏。感念無已。緬惟賢弟。同吾此心。又諭美圭書曰。朕諭晉王讓汝田。兄弟叔姪。本同一氣。姪事叔益恭愛。久當憐汝。濟熿得書。又聞上賜濟熿書曰。念昔與兄朝夕同侍。皇祖。同學講習。又同飲食起居。兄弟之懷。夙夜惓惓。因賜以王冠服。遂廣致妖巫府中。造咒咀事。仁宗崩。又不服喪。宣宗卽位。憐濟熿父子。時問勞。濟熿咒咀事益露蹤跡。自度罪不可解。遣人解漢王高煦謀不

軌日夜造兵器甯化王濟煥告變上曰勿洩擒高煦又得濟煥與交通書上又曰勿洩濟煥自知益反側不安其所遣詣高煦人又走京師首服內使劉信奏濟煥擅取屯糧十萬餘石給護軍欲反應高煦并咒咀事甯化王又奏濟煥毒殺其母濟煥始大懼辭王爵及護衛不聽遣書及敕符召濟煥至示以諸所發奸逆狀濟煥伏地頓首言臣罪萬死上書諭諸王去歲高煦反罪人既得奸黨人皆言趙晉二王實與謀予未忍信今晉府人累上告變徐察之有驗不誣趙王自知事不可掩已辭護衛濟煥得罪宗社不敢以私親廢大義謹遵祖訓免爲庶人屏之鳳陽誅其同謀及妖巫數人恭王妃在晉府者令美圭迎平陽奉養復濟煥晉王宣德十年薨諡曰定妃傅氏穎國公友德女也

西河王奇溯恭王玄孫也有孝行母病渴王仰祝天池中甘泉湧出飲之而愈又嘗建醮祈禱雙雀飛鳴繞壇馴擾後母卒王哀毀骨立葬守墓古柏生奇花二朵異香襲人事聞命撫按勘實嘉靖三年特敕獎諭

王知烺莊王鍾鉉孫其祖父皆先薨弘治十六年以世曾孫嗣王事祖母及嫡母郝妃母彭夫人至孝母妃薨王水漿不入口者數日號痛幾絕執喪不苟言笑有芝生寢宮多奇徵事聞屢書嘉獎薨諡曰端

周記

周王櫛母高皇后育於孫貴妃妃薨服以慈母斬衰三年主喪事洪武三年封吳王國錢塘工部請建諸王府上曰吳府且勿建七年置杭州護衛上以浙江財賦地不可封王罷護衛十一年改封周王國開封

卽宋故宮爲府。二十二年，王棄其國來鳳陽，遷之雲南，未行，原還國。建文中，人告王反，建文皇帝命曹國公景隆卽訊。景隆大索金寶，王不能應，坐王反。王至京，竄雲南，已而召還居京師。燕兵入金川，王走謁太宗，且拜且哭，因並轡行，登樓相慰，又哭，遂待復。王加祿五千石，以開封圮於河，改建邸洛陽，已而又還開封，封其長子有燬爲周世子，諸子並封王。永樂二年來朝，獻騶虞。三年，各府州縣以其長史司榜文上奏，上覽，賜書曰：夫朝廷與王府事體不同，長史司專理王府事，豈得徧行號令於封外，與朝廷等，卑不踰尊，古之制也。若奸人造此離間，卽具實以聞，當究治之。如實賢弟所命，則速遣收還，仍嚴戒長史行事存大體，毋貽人譏也。是年九月，賜王書，以擅調官軍及用箭簇燒烙無罪之人，凌厲有司，虐害百姓，戒飭之王。遣使奏悔罪，上喜，命侍臣封王奏，示齊王樽。八年，請祀太祖國中，上書諭支子不得祭太祖，王國廟祀則肇於始封之君，祭太祖於國，僭矣。孔子曰：祭之以體，不得爲而爲之，不可爲孝。其審禮而行，已而數有過，上輒赦不問。有告王反者，上遣都御史王彰諭意。王大懼，上還護衛，薨，諡曰定妃馮氏。宋國公勝女，王有燬，以宣德元年嗣。少有孝行，善爲詩賦，工書法，尤長於填詞，每有所著，超絕古今。天下咸膾炙焉。王請詣闕謝諸弟封，不許。止弟汝南王有勳數誣王，上爲書諭王，先是有勳與新安王有熹素惡，祥符王有燭爲與趙王書，刻祥符王印記，封識置彰德城外道傍，都指揮王友得書聞上，宣宗疑，逮友，訊無跡，召有燭至，曰：必有勳也。爲此書者，又召有勳，訊服。詞連有熹，有勳志行故不減，少與高煦善，建文中嘗告父定王反，定國竟囚繫除國。太宗始釋，遂乞誅有勳，上遣去雲南，置大理。後定王老，放歸河南，有熹喜，生食人。

腦肝膽薄暮。每伺人過門。輒誘入殺而食之。以故其邸前日未晡。卽斷行跡。宣宗惡其行。皆免爲庶人。已而復有熹爵。有燉。得以獲全。在位十四年。薨。無子。有嬭嗣。諡曰憲。

鎮國中尉勤熨。定王六世孫也。多讀書。性耿介。於王府事。有違禮者。每力爭之。嘉靖初。以大禮諫奪祿。二十七年。復潛至京。上疏。以爲臣前以建言得罪。失常祿。資身無策。且夕填溝壑。然與其死於溝壑。不若死於闕廷。惟陛下裁察。陛下躬上聖之資。當以古帝王爲法。乃厭棄萬幾。溺意長生之說。以齋醮爲訐謨。以興作爲急務。獨不思秦皇漢武。梁武宋徽之所就。竟何如耶。數年來。朝儀旣缺。委任匪人。遂至賄賂公行。刑罰倒置。奔競成風。公私殫竭。脫有意外。臣將不知所終矣。邇者天心仁愛。災異迭見。朝廷不聞有罪己之詔。大臣不聞有引咎之章。而祥瑞慶賀之疏。紛然日上。恐非所以承天變也。伏望念祖宗創業之難。敬謹天戒。復朝儀。屏邪枉。罷土木之工。開忠諫之路。下詔求言。以資治道。慎選巡按。以清貪濁。則天意可回。不惟名與堯舜符高。將壽與堯舜並永矣。臣非不知言出禍隨。然得與劉向李勉趙汝愚同遊地下。死且不恨。上覽大怒。降爲庶人。發高牆。穆宗中赦還府。

楚記

楚王楨。母昭敬太充妃胡氏。甲辰生。生七年而封國武昌。洪武十四年之國。王天資英邁。太祖鍾愛之。有材器。數將兵。征五開蠻有功。時被褒賞。且銳情經史。嘗手錄御注洪範及大寶箴於座右。以時警玩。永樂三年。鑄鐵牌爲驗。夜啓武昌門。湖廣都司言於上。上以書諭曰。舊制城門鑰屬都司。今王自出牌。禮非所

宜卽停革。王悔十五年進馬二千匹。上喜。受百匹。答曰。畜馬勞甚。受百匹。餘悉遣還。可分遺諸姪也。在位五十五年。薨。諡曰昭。妃王氏定遠侯弼女也。

王孟烷。昭王長子。王天性孝友。小心畏義。朝野無間言。嘗著樂善堂記。求放心論。無妄齋說等篇。皆發明性理之言。宣德元年發魯。楚護兵各千人。及他將軍征安南。王請湖廣都司給護兵兵器。上俞給之。五年有誣王反者。勘虛。罪告者王乞減護衛三之二。王宮火。焚譜系符敕。命更給之。在位十六年。薨。諡曰莊。庶人英耀。昭王之六世孫。封楚世子。性淫戾。狎比羣小。先以匿父愍王左右。人方三兒事覺。愍王杖殺其所使陶元等。英耀恨之。時嘉靖二十四年午日。王置酒召諸宗室。有官樂宋么侑觴。英耀見而悅之。潛召之別館。王知之。復責杖其使者劉金。金大恐。乃密白英耀曰。王怒甚。且欲廢立。不如先發。遂謀以上元邀王賞燈。因舉事。集其黨田堯等。各執銅瓜木槌。伏後堂。約以砲爲號。日晡。王至。時武崗王顯槐亦偶至。乃款武崗王於西室。王左右從者以次設食。稍引去。砲鳴。英耀招衆擁謝六兒。以銅瓜碎王腦。椎槌亂下。立斃。衆驚走。武崗王聞變往救。亦爲亂槌所傷。王旣死。英耀怒未已。猶鞭王屍。徐昇入內寢。以中風薨。訃武崗王告變。撫按奏聞。英耀使健騎追奪其奏。不及。乃勒取崇陽王顯林等保奏。又爲辯疏。使承奉王憲多賚金寶賂當事。獨通山王英炊不平。陰奏。上大怒。命刑侍郎俞茂等雜勘之。收其冊寶。并逮其黨。各詞服。上曰。英耀悖逆弑父。罪惡無前。旣實。朕不敢赦。乃命成公希忠告祖廟。斬於市。焚其屍。其黨皆寸磔。而奪顯林等祿三之一。降敕獎諭。仍以書諭各王府。以愍王庶子英煥嗣王。

齊庶人樽母定妃達氏丙午年生。洪武三年封齊王。十五年之國青州。王有武力。數委練兵。而恣肆不檢。初封太祖嘗令獵開平。且備敵。二十四年春。敕再出開平。時穎公友德總兵。諭勿相參。奏凱勿矜功。八月。遣建文中樽謀不軌。有告變者。召至京。廢爲庶人。時周王已削爵。與樽皆繫繫京師。燕兵至。遣兵召二王。尙不知爲燕之兵。大怖伏地哭。已知之。乃大喜曰。吾屬幸不死矣。永樂改元。復封。又封其諸子爲王。樽之國驕縱。上輒書諭戒來朝。又而諭樽曰。無忘患難時。樽益自疑。見太宗以藩封稱兵得天下。乃陰蓄亡命。養刺客。僭帝號。爲說詛。輒用護衛兵守青州府城北門。自廣智門外。接園苑築牆截往來。守吏不得登城。夜巡。李琪等上變告。上遣人密廉之。得實。不加誅。乃封告詞示之。且賜書曰。王比爲悖逆事屢矣。但兄弟至情。不欲顯暴。夫人孰不知善之當爲。而惡之不當爲。王舍其當爲。而從其所不當爲。果何恃而然。屢以書戒。而恬不知悔。恣肆日甚。非分之思。不可數得。王其省之。毋貽後悔。樽匿告變人。欲滅口。三年。復賜書責索琪。是時周王櫛上書悔罪。上封櫛書示樽。明年來朝。面謝。廷臣劾樽罪。請論如法。樽厲聲曰。姦臣喋喋。無乃效建文時殺我耶。會當盡斫此輩。上聞之。益怒曰。此心可知也。留樽京邸。奪其護衛。指揮柴直等伏誅。罷遣罪斥府諸僚。盡出所繫囚。及諸造不法器械。羣臣又請罪教授葉垣等。上曰。樽凶悖縱恣。性習使然。朕與樽君臣兄弟。出之囹圄。寵以祿爵。恩禮渥洽。誠心溫辭。開諭至六七。不悛。教授輩柰王何。況垣等皆先自歸發其事。可勿論。樽留京。益有怨言。乃召其子至京。父子並奪爵。妃吳氏。安陸侯復女。先卒。再

娶鄧氏甯河王愈女。宣德三年。福建妄男子樓濂詭稱七府小齊王。建陽人制王冠服。謀不軌。縣發其事。械至京。誅數百人。搏及子賢。燧三人皆暴卒。景泰五年。敕南京守備參贊齊庶人。谷庶人。安置廬州者。移南京。慎防之。時齊庶人賢。燧。搏少子也。尙幼不死。谷庶人絕。而齊庶人得居其第。嘉靖十三年。釋高牆。庶人長鑿者。搏曾孫也。

潭記

潭王梓。母達妃。洪武二年。方二歲。受封。封十五年。之國長沙。王聰敏嗜學。善屬文。嘗召府中儒臣。設醴賦詩。品其高下。出邸中資爲賞。予。洪武二十三年。以妃家坐事。王不自安。太祖諭慰。且召見。王大懼。闔宮自焚死。無子。國除。

魯記

魯王檀。母甯妃郭氏。生兩月而受封。年十五。之國兗州。王聰穎好文學。善詩歌。下賢禮士。頗好內。信神仙。家言服金石藥爲房中術。至薨。在位二十年。上特製謚冊文曰。朕惟有天下者。必封建諸子。藩屏帝室。所望恪守彝訓。永終天年。而或不如願者。豈足慰朕心。爾檀教自孩提。期於成立。及年既長。遂錫魯封。夫何之國以來。比暱匪人。怠於政事。嘗屈法伸恩。冀省厥咎。乃復不知愛身之道。以致夭折。生封死謚。古典昭然。嗚呼。父子天性也。謚法公義也。朕與爾親。雖父子。詎得以私恩廢公義。今特謚爾曰荒。昭於冥漠。用示方來。妃湯氏。信公和女。姿明秀。髮長尋。每櫛登樓下。垂使人梯理之。子肇輝嗣。宣宗每稱其賢云。

王觀煊以嘉靖七年嗣蓋荒王六世孫也狎比典膳秦信等淫戲無度府故有東園離宮益崇飾之複屋曲房挾娼爲樂羣小晝夜讌飲其中或男女裸體共浴於池左右有陰議及色忤者或瞎目截脣有至死者初莊王有少子割田給之而以儀衛司餘丁給諸王役王悉奪之諸宗人皆怨時館陶王常瀨亦凶淫暴縱先以他書革祿三之一與王不相能乃糾諸宗人共以王惡蹟聞王亦許當瀨諸獸行及戕殺無辜事詔遣刑侍郎楊志學等往勘皆實上罪狀廷臣咸請上割恩正法上曰觀煊等違祖訓法當革念幼穉無知姑輕貸乃革祿三之二常瀨又革其祿之半王後改行折節讀書能字畫嘉靖二十八年薨諡曰端子頤坦嗣有賢聲

歸善王常沅莊王陽鑄子也封歸善王好武善射流賊入境射其渠魁卻之事聞賜褒諭以是益自喜會鄉人袁質趙巖亦善射與之交厚而吏主事梁穀微時相狎既貴而內厭之有西鳳竹者言於穀謂質巖必反反應累有千戶劉昇者與千戶王瓚有卻穀訪昇昇如鳳竹言且以瓚與通謀穀遽告吏尙書楊一清一清信之以語陸完發輕騎馳告濟南幕府伺變事常沅素使酒嘗辱長史馬魁魁啓王謂質等反當沅主之王奏聞詔大理少卿王純等掩執之而當沅殊不知也併質等皆就執巡按山東御史李翰臣爲誦冤劾一清穀誣常沅更謫翰臣下法司拷訊無反狀質等猶遣戍鳳竹流口外魁論斬猶發當沅高牆既發乃知之大詫哭曰天乎冤哉以頭觸牆而卒爲一清掩護終不能白其冤

蜀記

蜀王椿母惠妃郭氏。滁陽王子興女也。洪武四年生。十一年受封。王有賢德。沈志問學。經藝博洽。能文章。旁通釋典。太祖呼爲蜀秀才。嘗遣祭滁陽墓於滁州。乙丑冬。受命閱武於中都。比至。闕西堂讀書自娛。每暇。卽召儒士探討經史。商榷異同。殆忘寢食。時翰林編修李叔荆掌中都國子監事。大被親寵。嘗揭忠孝爲藩四大字於座右。又明年。召名僧來復入講。著四箴曰。正心。曰。觀道。曰。崇本。曰。敬賢。命復爲記。又明年。建寶訓堂於殿之西。奉祖訓及歷代帝王大經大典列於中。又延儒教扈百官子弟之俊秀者。太祖聞而益愛之。三十二年春。召還。其年之國成都。卽聘漢中教授方孝孺教世子。待以賓師禮。推恩母族。歲時問遺不絕。常發祿贍郡學官。當是時。邊士歲出塞北征。王獨以雅好學問聞。守西陲。安靖與民休息。嘗發谷王反謀。以忠節顯。數蒙褒賞。永樂二十一年。薨。在位四十三年。諡曰獻。妃藍氏。涼國公玉女。長子悅爌。早卒。孫友堦嗣。

華陽王悅爌。蜀靖王友堦之庶叔也。初友堦爲世孫。謀奪適。獻王怒。斥去。不悛。囚而繫之。又不悛。益怨。誣友堦罪於朝。太宗召友堦叔姪自明。比至。太宗崩。仁宗察悅爌誣。世孫得嗣。王之國。未幾。悅爌又走京師。誣友堦。仁宗怒。抵奏地下。曰。適庶太倫。干分誣親。獨不畏鬼神乎。謂侍臣曰。悅爌虧忠孝。懷奸讒。使歸蜀。終亂其國。徙武崗州。又徙澧州。

湘記

湘王柏。母順妃胡氏。洪武四年生。生八年。封湘王。十八年。之國荊州。王明敏好學。能文章。尤喜道家言。自

號紫虛子。膂力過人。握弓矢刀槩。上馬奮如飛。嘗僞造寶鈔。及殘虐殺人。太祖每降敕切責之。建文中。或告王反。建文皇帝遣使卽訊。王憤怒。縱火焚其宮室。美人已而執弓矢躍入火中死。諡曰戾。妃吳氏。靖海侯楨女。同焚死。無子。國除。太宗卽位。改諡獻。

代記

代王桂母下邳孀婦。太祖起兵時。過其家。晚。王母曰。爾朱某耶。人言爾爲天子也。因留宿。及旦辭去。王母曰。吾後有娠何如。上乃貽弊梳爲質。曰。若生子以此來。王母亦以奩中裝贈行。旣而果娠。遂生王。及太祖卽位。王母攜王及質謁。上命工部置別館居之。不入宮。或云。亦郭惠妃生。十一年。封豫王。二十四年。改封代王。二十五年。之國大同。建文時。屢以過聞。廢爲庶人。太宗卽位。復封。宣德二年。王請得樂器制器。王妃仁孝。皇后妹也。王不悅。妃病。王不視。孫仕廛聞於朝。乞敕潞城王遜炆啓王善視妃。九年。王欲率諸子孫來朝。不許。王又與其子遜料等製衣冠遊行市中。袖錘斧傷市人。上賜書諭曰。聞吾弟在國。縱殺戮。取財物。夫天下之人。皆皇考四十年辛勤保養。以遺子孫。豈得輕有所傷害。使其罪當殺。猶當請命於朝。況不聞有罪乎。吾弟縱恣暴戾如此。獨不記建文時。拘囚困苦之辱耶。其審思之。旣而不悛。多罪過。上復賜敕諭之曰。爾所爲。傲很悖慢。上違祖訓。下虐君民。無君無兄。大逆不道。朕以同氣之故。不欲遽絕。特遣人召爾。冀而訓誨。庶其改過。以全親親之義。爾違命不至。及再召。始就道。然今天氣熱道遠。朕心不忍。敕至。卽日歸國。其本府三護衛官軍悉革去。惟留校尉三十人隨從。其文職官俱存輔導。爾宜省愆改行。毋貽

後悔。尋并革文職諸官。王後稍斂戢。十六年。復諭以書曰。王前違祖訓。屢爲非道。所以罷革王府官屬者。蓋欲王深圖改省。比聞自能悔過。改行守度。特敕所司加祿二百石。及軍士五百人。復除王府官如制。正統十一年。薨。在位六十九年。諡曰簡。

代藩和川王府奉國將軍充灼。性凶逆。多不循禮法。恆與諸將軍中尉俊桐、俊樸、俊樾、俊根及充燾、充燾等聚飲作奸。大同博徒張文溥、李欽等助之。已而充灼以劫大同劉知府財。詔奪祿。心怨望。遂邀其黨密謀曰。我等奪祿。代王不爲理。柰何困死。若引寇圍大同城。我等內應。殺代王及鎮撫臣舉事。則不憂不富貴矣。必先燬草場。兵馬不得屯牧爲善。衆咸從之。而其黨張淮乃告其妖人仲太。仲太曰。若祖師羅廷璽來。事可濟也。廷璽者。應州人。爲白蓮教首。數日。遂與其黨王廷榮等來見充灼。謬言有天分。呼萬歲。充灼大喜。告以謀。廷璽爲畫計。令走約虜小王子毋野掠。直抵大同。奉小王子居之。而遣兵攻鴈門。納王廷榮爲內應。平陽立充灼爲主。遂將胡兵四討。然後計殺小王子。則大事成矣。充灼以爲然。乃爲廷璽刻印。曰天子師。造旗牌。火箭。令其黨四門等焚草場。總督翁萬達疑二日之內。六處失火。必有大奸謀。令下緝捕。獲四門等。驗治未決。有仲太黨衛奉者。曉虜語。遂使抵小王子所約之。奉出邊。見其所部察罕兒等。與之約。置一色旗。半留府。半送虜。以爲識。又使文博等爲表文。與小王子。仍使奉等四人出邊。爲邏卒所獲。執送總兵周尙文處鞫之。具得充灼等謀逆狀。萬達密啟代王。遂分捕。而羅廷璽取叛籍燒之。仰藥死。餘悉獲。上聞。上使廷臣雜訊之。具服。法司擬請。上曰。充灼等世受國恩。不遵祖訓。違逆天道。背叛朝廷。甘心降

虜圖危宗社。充灼等勒自盡。而俊棄。俊被雖不聞逆謀。而恆與酌肆。降爲庶人。發高牆。張文博等皆棄市。代府長史孫質等論死。下獄。久而釋之。

遼記

遼王植。母妃韓氏。洪武十年生。生二年封衛王。改遼王。二十六年之國廣甯。有司以士馬未集。宮殿未建。爲言。上命王駐節大凌河。未幾。詔還京。後復之國廣甯。廣五衛盡屯田給王祿。王得巡邊出塞。練簡士馬。已而坐罪。奪祿。衛兵起。渡海歸朝。改封荊州。王嘗撰忠孝爲藩詩。多爲人所稱賞。永樂二十二年。薨。在位四十七年。諡曰簡。妃郭氏。武定侯英女。

庶人貴烺。簡王庶長子。洪熙元年。以長陽王進嗣。正統元年。府臣乞加祿。上言。簡王曾得罪朝廷。太祖特加原貸。削其儀衛。止給校尉三百人。仁宗命今王嗣倍加祿。宣宗又加軍士三百人。朝廷親親已至。王於庶母諸弟寡恩。府臣不聞匡正。直爲王請加祿。不允。四年。坐滅絕天理。瀆亂人倫。廢爲庶人。守簡王園。而以簡王四子貴愛嗣。

庶人憲爝。簡王六世孫。初封句容王。嘉靖八年嗣王。憲爝性酷虐。惑信符水。諸奸黠少年無賴者多歸之。恣爲不法。而假託玄修。世宗信其詐。賜號真人。給金印。益狂肆。恆褻衣冠。潛行妓院中。隆慶元年。御史陳省。給事中張鹵先後論劾。奪嘉靖中所賜號及印。革祿米三之一。因廢妓院。二年。巡按御史邵光先數其十三大罪。上命刑侍郎洪朝選等往勘。且得其實。所謂十三罪者。以樂婦之子川兒冒請名封。亂宗統。因

而逼死承奉等官。罪一。先皇帝哀詔至。越五日不舉哀成服。更縱飲遊獵。罪二。淫亂從姑及叔祖等妾。逼姦婦女。或生置棺中燒死。或手刃剔其臂肉。罪三。毆殺儀賓。禁錮縣君。勒詐宗人。戕殺官校。收人之妻。攘人之產。掘人之塚。燔人之屍。不可數計。罪四。用炮烙劓剝等非刑。矧目炙面。燀人耳。罪五。縱伶人瀆亂宮禁。罪六。創立離宮。私造符璽。罪七。寵信私人。僧用侯伯金吾等官名。予蟒衣玉帶。罪八。凌辱有司。蔑視天子之命吏。罪九。詭請金印。刊刻妖書。與徽王通不軌。及奏詔追奪。匿不肯獻。罪十。蓋造美花等院。混藏惡少。罪十一。違例收買應禁器物。罪十二。假名遊獵。陰演陣圖。震驚遠近。罪十三。上復命禮部會多官雜治之。皆再奏如其言。上曰。憲燻僧擬淫虐。罪惡多端。皆違祖訓。干犯孔多。應盡法置死刑。姑革爵禁錮。除世封。乃遣官告太廟。仍以書示各王。而羣小咸按以律。

明書卷八十七

記一 皇子諸王宗室記一

慶記

慶王橚母余妃。洪武十一年生。二十四年封慶王之國。慶陽二十六年徙章州。建文二年多移寧夏。太宗令歲一至章州度夏。宣德初上言寧夏卑溼水泉惡乞仍居章州不許。仍許歲一往來章州。如太宗仁宗時未幾護衛人告王閱兵造戎器購天文書上書諭王曰小人誣叔祖朕燭其虛詐置之法叔祖爲國至親素循禮法此非小人所能間慎勿疑也。既而內臣馬安住歸自寧夏言王以謗故不自安上又書慰王五年王請入朝不許。正統十三年薨諡曰靖妃孫氏子秩燧嗣。

庶人台滋靖王玄孫以弘治十六年嗣。正德五年以不能抗安化王革三護衛之一。嘉靖四年王不檢爲巡撫都御史張璠告變諸陰事盡泄且見按急自危一日率官屬奪關馳馬出欲走闕下自訴宗室儀賓有從者璠皆遮還之閉王別館具奏聞吏侍郎溫仁而言王淫亂不法事固有之然未必圖危社稷今見閉恐悲懼死鼻狀未白而卽有殺王名不可萬一有欲脫王者稱兵與難是迫之反也宜慰歸府待驗問上命歸府待按而行賄於鎮守太監李昕總兵种助求解昕助拒勿納王銜之會指揮楊欽等各以事獲

罪怨璿。因與王共謀殺璿及昕。助謀未發而璿覺。捕欽等。欽遂誣台浚爲不軌。上遣都御史王時中等往訊。謂台浚他罪有之。無反狀。璿奏失實。上因逮璿等。而以王怙終無忌。謀戕守官。降庶人。已又不悛。十一年。巡撫都御史楊志學等奏台浚已革爵。無復改圖。殘虐冢子。衆叛親離。況寧夏爲邊徼。今與諸王構忿。妄生事端。以致驚疑人心。乞徙內地。用絕厲階。於是及其宮眷等二千人安置西安。十五年。以恩詔命還邸。與冠帶。嘉靖三十年。卒。諡曰定。

庶人寘鐸者。慶靖王曾孫也。祖秩煇。封安化王。父邃。封鎮國將軍。寘鐸初封長孫。弘治中。嗣姿貌魁傑。術者給言有帝王相。覲王九兒降鸚鵡神。妄言禍福。每見寘鐸。呼老天子。寘鐸因自負。冀非分。時與指揮周昂、何錦、丁廣等。及儒生孫景文、孟彬等。聚盟約飲酒。間嘗自言常王天下。會逆瑾亂政。遠近洶洶。疑有異志。因密議朝政。謂一日移祚。置吾屬何地。若推我爲主。以誅瑾爲名。大事可成也。時巡撫都御史安惟學峻刻。數杖辱將士。下多怨之。而大理少卿周東度屯田寧夏。希瑾意。督責嚴急。倍益頃畝。畝索厚餉。賂瑾。參議侯啓東亦以徵屯馬至核婪。人情大擾。景文謂寘鐸曰。殿下欲圖大事。此其時矣。寘鐸遂爲酒召昂、錦等。并邀諸素被辱諸武弁楊泰等。景文因以言激衆怒。且謂寘鐸多奇徵。可輔。若盡殺諸守臣。劫衆舉兵。誰能禦者。衆忻然從。寘鐸又令人入平虜城說戍將。及所厚張欽等數十人。皆應。皆集衆待。是年四月五日。寘鐸爲酒大會。巡撫安惟學、總兵姜漢、鎮守太監李增、少監鄧廣、少卿周東。惟學與東辭不至。而副總兵楊英適帥兵出巡邊。方飲。錦等矯言敵入塞。急呼壯士申居敬等捕寇。執器械跨馬呼噪。儀賓韓

廷璋等伏府序下。錦等趨安化府。椎門入。序中伏兵起。殺漢及增。廣。走。行臺。殺。惟學。及。周東。縛。侯。啓。東。放。五衛。獄。囚。焚。官。府。劫。庫。藏。奪。黃。河。舟。大。索。慶。諸。王。將。軍。金。幣。以。數。萬。計。勒。慶。王。台。滋。與。諸。王。將。軍。官。屬。行。君。臣。禮。獻。寶。彝。而。靈。州。守。將。史。鏞。獨。申。嚴。守。備。馳。報。陝。西。暨。諸。路。守。臣。鎮。守。平。虜。城。千。戶。徐。欽。聞。反。乃。引。兵。入。城。助。寘。鐸。遂。僞。造。印。章。旗。牌。令。景。文。爲。檄。言。逆。璫。劉。瑾。蠱。惑。朝。廷。變。亂。祖。法。屏。棄。忠。良。收。集。凶。狡。阻。塞。言。路。括。斂。民。財。籍。沒。公。卿。封。拜。侯。伯。數。興。大。獄。羅。織。無。辜。散。遣。官。校。脅。持。遠。近。張。綵。劉。機。曹。雄。毛。倫。文。臣。武。將。內。外。交。結。意。謀。不。軌。今。特。舉。義。兵。清。除。君。側。凡。我。同。心。並。宜。響。應。傳。布。邊。鎮。僞。署。何。錦。爲。討。賊。大。將。軍。周。昂。丁。廣。爲。左。右。副。將。軍。張。欽。爲。先。鋒。魏。鎮。楊。泰。朱。霞。等。各。署。都。督。總。管。諸。衛。景。文。爲。軍。師。大。犒。將。士。有。百。戶。鍾。翽。等。乘。亂。搶。掠。寘。鐸。皆。斬。以。徇。當。是。時。遊。擊。將。軍。仇。鉞。陷。賊。中。欲。起。擒。賊。自。效。恐。四。方。兵。未。集。稱。病。臥。鉞。蒼。頭。潛。入。城。言。陝。西。總。兵。曹。雄。遣。指。揮。黃。正。率。兵。屯。靈。州。御。史。周。廷。徵。在。延。綏。聞。變。與。副。總。兵。楊。雄。都。指。揮。韓。斌。延。綏。副。總。兵。侯。勛。遊。擊。將。軍。時。源。各。率。兵。屯。河。上。寘。鐸。令。人。齎。金。帛。往。賞。廣。武。營。將。士。都。指。揮。孫。隆。拒。不。納。乃。盡。燔。兩。壩。集。芻。勿。資。寇。而。黃。正。等。已。掃。捲。河。舟。盡。奪。泊。東。岸。鉞。聞。之。喜。尙。稱。病。臥。錦。率。都。指。揮。鄭。卿。等。三。千。人。出。覘。渡。口。昂。留。守。寘。鐸。時。欲。出。城。祭。社。稷。旗。纛。召。鉞。陪。祭。鉞。猶。稱。病。不。起。伏。諸。蒼。頭。昂。來。問。疾。伏。起。殺。昂。卽。起。開。門。一。呼。諸。遊。兵。壯。士。楊。眞。等。聞。之。卽。趨。安。化。府。殺。朱。霞。等。十。一。人。擒。寘。鐸。及。其。子。台。潛。遣。古。興。兒。密。告。鄭。卿。令。反。正。卿。遂。殺。魏。鎮。等。十。人。錦。廣。走。欲。歸。虜。遇。百。戶。馬。德。等。擒。獲。於。賀。蘭。山。外。楊。泰。王。輔。中。流。矢。死。曹。雄。楊。英。等。先。後。至。於。寘。鐸。府。中。搜。得。巡。撫。總。兵。太。監。諸。關。防。敕。印。

及符驗。又獲所爲旗牌印章兵書諸物。眞鑄爲逆。凡十八日而敗。變初作。守臣以聞。起楊一清以都御史。總制陝西各路軍務。以楊英充總兵官。掛印鎮寧夏。太監張永督軍。戶侍郎陳震調軍餉。涇陽伯神英佩平胡將軍印。選京營精銳繼往。未至。寧夏賊平。一清、永至陝。適遇械眞鑄及眷屬。并何錦等送北行。因還京。繫眞鑄諸王館。錦、廣等下詔獄。廷鞠伏誅。弟眞鏡、眞錫坐黨廢爲庶人。將軍蕭材俘至京。旣論死。正德中山僧大千和尚者。富財凌同類。同類毆大千。大千憤曰。我皇帝家人也。衆異其言。聞於朝。逮至京。下刑部獄。大千曰。我安化府粟材也。衆不能辯。安化宮人左寶瓶在浣衣局。召驗之。寶瓶見詔曰。此粟材殿下得免死。送高牆。竟不能知當時代粟材死者誰也。

甯記

甯王權。母楊氏。洪武十一年生。二十四年始封。二十七年之國。大甯都司。王有材略。多智數。博綜技藝。大甯在喜峯外。洪武初。設北平行都司。大甯城中。東聯遼東。西接宣府。爲巨鎮。每歲秋九月。上嘗命燕、遼、遼谷、代、晉、秦、慶、肅九王會出塞捕寇。名肅清沙漠。以故九王皆有重兵。建文中。徵王赴京朝。不至。削護衛。燕兵起。太宗與諸將議曰。曩余巡塞上。見大甯采顏諸驍。驍勇善戰。戍卒皆閩左罪謫。不能寒。吾得大甯。斷遼東。得胡兵助戰。吾事濟矣。乃令世子居守。率銳卒千人。倍道趨大甯。遣王書言窮蹙。求救。吾弟王邀。太宗單騎入城。執手大慟。言不得已至此。南兵百萬。旦夕且破北平。非吾弟表奏不可。王爲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款洽不爲備。北平銳卒伏城外。諸親密吏士稍稍漸入城。遂令陰結酋長及思歸之士。皆喜定約。太

宗辭去。王錢郊外伏兵起，執王，擁入關。諸胡戍卒一呼皆集，守將朱鑑不能禦，戰沒。總兵都督劉貞遜還京師，行軍都督陳亨等皆降燕。於是燕兵益強。當是時，王在燕軍，時草檄傳諭。太宗卽位，是時王留北平，遣書諭王再三。王入期，相見甚歡，因乞改封南土。初欲得蘇州，上曰：蘇州圻內不許。又欲得杭州，上書諭曰：五弟初封錢塘爲吳王，皇考以爲不可。建文封其弟允熲爲吳王，竟不克享。建甯、荊州、重慶、東昌皆善地，惟弟擇焉。王得書，遂出飛旗，令有司治馳道。上大怒，王不自安，屏從兵從五六老中官走南昌，稱病臥城樓，乞封南昌，上不得已。卽藩司爲府改封王，已而人告王誹謗巫蠱事，上諭以書曰：此不出王。蓋小人爲之以陷王，譬如愛木，必去其蠹。乃遣人捕王左右急，王蔽不發。上復曰：兄弟至親，兄數年躬歷艱難，亦爲保全骨肉。近者之事，悉不問。但欲去小人，以示警爾。因逮殺其親密數人。王懼自戢。仁宗卽位，請朝京師。又言：江西非其封國，乞改封。上曰：叔欲來見，感親愛之厚，姪欲見叔，亦切惓惓。但祖訓不敢違也。至云江西非其封國，與各王封鎮不同。叔受之先帝已二十餘年，爲國南屏，非封鎮而何。叔其審之。宣宗卽位，以大父行，又復輒恣橫，請於封內選女子，不許。重違其意，賜女婦八十四人。王令省中官服朝服，用天子儀仗，賀王元旦，長至，千秋節，習儀鐵柱觀，副使石璞聞於朝，乞罪其長史王堅等。已而朝議定宗室將軍祿米視品，王抗言：祖訓所載祿米，蓋親親次序，無品級。子孫皆祖宗一氣之分，不與異姓同。至是四代乃定品級，恐萬世之下，謂自今日始。諸語多不倫。上答書，謂將軍中尉有品，祖訓也。王不得棄祖訓，肆煩說。王卽不謹，非獨羣臣有言不已，天下人心亦不容已。徒恃尊屬，輕朝廷，典憲具存，朕不敢庇。是時漢庶人

高煦見擒已三年。王復上表。謂不避斧鉞。乞赦免之。上曰。覽來書。何冤何抑。而忿恨不平。乃爾。朕以書示文武大臣。咸謂來諭。蓋託此爲名耳。不然。何宣德元年八月之事。至今始廢也。尙其謹之。未幾。進扇。因求鐵笛。上謂侍臣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於正。王之意。其在此乎。笛雖無命。工製予之。已面乞灌城一鄉田。上諭以書曰。所諭田。朕何吝惜。但戶部言。灌城田千六百餘頃。鄉民賴以衣食。別無閑荒之田。稽之祖訓。亦無其例。今以與叔祖。百姓失業。必歸怨朝廷。亦必歸怨叔祖矣。不可。後稍斂。託志神仙。正統十三年。薨。諡曰獻。

庶人宸濠。獻王曾孫。康王覲錫之。庶子初封上高王。弘治十二年。進嗣王。母馮鍼兒。故娼也。初生。康王夢蛇入宮。啖人殆盡。心惡之。欲勿舉。以內人爭。遂匿優人家。稍長。入宮。肆淫縱。康王憂憤。且死。不令人訣。宸濠通書史歌詞。有勇力。呼叫聲。圍扉。輕佻無威儀。好弄喜兵。嗜利徇色。凌宗至。黷亂無禮。搆殺淮府長史莊典。奪其田。養死士。爲羣盜。江湖及劫郡邑。府庫財萬萬計。術士李自然。李日芳。妄言城東南有天子氣。宸濠骨相天子也。因建陽春書院於其地。號離宮。又西山春嵐龍口穴。先朝所禁者。乃以葬其母。宸濠蓄異謀。時詞中朝事。聞謗言。輒喜。聞言上明聖。朝廷治。卽怒不應。武宗卽位。所寵優人。臧賢。錦衣營事錢甯。江彬。及內侍蕭敬。張雄。張銳等。皆受賄爲之黨。而兵尙書陸完。先爲江西按察使。相善。爲奧主。動以千萬金爲朝臣壽。上起居飲食。皆日報。始王邸。故以罪削護衛。通逆。瑾得復。安化王寘。鐸反。瑾誅。又革。未幾。又欲復。大學士費宏。持不可。儀制郎中劉滂。執之尤力。遂致厚餽滂。下兵司馬嚴逐之。卒用計。陞滂尙寶卿。

陸完令其引祖訓爲言。宛爲覆復。益大肆。下文牒自稱國主。而改令旨曰。聖旨。詭奏宗枝日繁。多以選用儀賓。黠僉校尉爲由。巧索民財。恣暴橫。乞降敕痛革前弊。其縱惡不改者。聽繫治。參奏上。嘉而許之。擅殺都指揮戴宣。逐布政使鄭岳。御史范輅。幽知府鄭瓚。宋以芳。盡奪諸附王府民廬。妄戮辜。魏二姓幾千人。副使胡世甯。上言。王橫無道。不早裁抑。禮樂征伐。不復出自朝廷。宸濠出金壁萬計。遣內官涂欽入京。徧遺中朝內外文武大吏。朱甯。蕭敬。張雄。張銳。江彬。陸完。石玠。坐以離間親王罪。欲殺之。被械。凡二年。廷臣稍知其寃。諸奸亦慮事未可知。減死戍遼東。自是益無顧忌。會南昌豕生象。諷三司稱賀。布政使張嶺折之得止。又欲拓府居。不從。怒。遣人餽以四果。則棗。梨。薑。芥也。呼問曰。此早離江界也。吾受命於天子。行止非人所能與。果賄吏部陸光祿卿以去。日與李士賓。劉養正。王春謀不軌。造兵器。嘗於宮中舞劍。四顧叱嗟曰。此文皇白溝河大戰也。既見上巡遊。東宮久虛。令典寶萬銳益賂諸權奸。欲召其子大哥入京。以上廟司香爲名。幸事萬一成。得自取。十二年。典寶閻順。內官陳宣。劉良上變告。宸濠疑出承奉周儀意。盡殺儀家。及典仗。查武數百人。令承奉劉吉持金錢。又徧遣諸奸臣。幾殺順等。於是逆謀益急。妃婁氏累泣諫。不聽。大集羣盜。凌十一。閔廿四。吳十三等數千人。置丁家山諸處。四出行劫。時閻畢真移鎮浙江。井南守備劉琅。皆約起事爲應。又結廣西土官狼兵及南贛峒蠻。是時。士實等日夜與宸濠謀。恐起事以反名。人心未服。伺一日。上宴駕。大位未定。乘變卽起。以幸事成。益遣奸黠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報。浹旬往返。蹤跡大露。朝野皆知。巡撫都御史孫燧。日爲防遏宸濠。託勦賊名。置郡邑城郭兵食事甚悉。

嘗歎曰。卽賊起。吾不滅賊。賊必以吾所處分。故速滅。又連上七疏。言宸濠反在旦夕。宸濠黨皆邀諸途。不得達。諸奸權得其賄。多恐事洩并誅。又幸冀非望。往往匿不聞。宸濠益惡。燧欲去之。乃遣書陸完。時已爲吏部尙書。且云。湯沐。梁宸俱可。王守仁亦可。慎勿用吳廷舉也。旣與錢甯輩定謀。甯矯詔。賜以玉帶龍袍。宸濠喜。令府中官屬衣紅者四十餘日。及駕江東巡。陰遣樂人於大院廣設雜劇。令李士實等撰詞傳布。江以南。旬日間。張揭幾徧。意欲迓上臨幸。又諷諸生頌以賢孝。求孫燧。林潮奏之。燧等欲緩其謀。卽以聞。時江彬寵幸日甚。太監張忠欲附彬。以傾朱甯。疏至上。覽之。驚曰。保官好陞。保王賢孝。欲何爲耶。忠乃乘間曰。臧賢。朱甯交通甯王。其意不可測。今舉王賢孝。譏上不賢不孝也。上怒。領之一日。上幸賢第。飲其酒。壺精澤巧麗。乃宸濠所餽者。上詰所從來。賢倉卒吐實。上曰。甯叔何不獻我。是時小劉新得幸。宸濠失賄。銜之。比罷歸。小劉扶上。且笑曰。爺爺尙思甯王物。甯王不思爺爺物足矣。不記薦疏云云乎。上乃益疑。而宸濠所遣人多匿賢家。複壁中。御史熊蘭居南昌。素讐宸濠。大學士廷和初亦與酬往。覺漸有異。欲革護衛。免患。交爲內主。上乃大索之。且嚴旨。謂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期。不得潛匿京師。而給事徐之鸞。御史蕭淮中。沈約等。交章劾其不法狀。上曰。言官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遽忍加兵。遂遣駙馬都尉崔元。太監賴義。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革去護衛。仍搜罪賢家。偵卒遽走歸。值宸濠生日。諸司聞言大驚。以爲詔使此來。必用昔蔡震擒荆藩故事。且舊制鈔解宮眷。始遣駙馬親臣。固不記趙王事也。時六月十三日。丙子也。宴罷。密召劉養正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笑。明日諸司入謝。卽舉事。是夜集兵以俟。左右帶甲露殿。

廷各官入謝。宸濠大言曰：太后有密旨召我監國，都御史燧曰：請密旨。宸濠曰：天祚暗移，汝獨不知耶？燧及副使許逵叱宸濠無反自速死，吾死不從汝爲賊。遂殺燧，逵時烈日忽陰，體慘淡，劫鎮巡諸司下獄，奪其印。於是布政使梁宸、胡濂、按察使楊璋、參政王綸、劉斐、程杲、副使唐錦、賀銳、參議楊守禮、許效廉、僉事師夔、潘鵬、賴鳳、王疇、都指揮馬驥、許清、白昂等皆倉卒稽首呼萬歲，令各羈置之。遂釋獄囚，收倉庫，遣人分詣諸郡邑奪印。宜春王拱樞、瑞昌王拱楨將軍覲，宸濠、宸瀾、宸灑等相率聽命。僧卽皇帝位，改元順德。以吉暨、涂欽、萬銳爲太監，士實爲太師，養正爲國師。閏廿四等各爲都指揮，王綸爲兵部尙書，而潘鵬、師夔、梁宸、楊璋、唐錦、馬驥等出獄，仍視事。惟參政黃宏、主事馬思聰愛憤不食，死於獄。急走人令畢真反。杭州爲應，遣涂欽攻九江。南康王春等發旁縣諸賊黨，九江、南康城破。七月壬辰，進攻安慶。知府張文錦、守將崔文、楊銳等力禦不下。宸濠以潘鵬、安慶人，遣招安慶文錦誅鵬家，絕示之。宸濠初謀欲徑襲南京，遂犯北京，乘勝剋期東下。時南贛巡撫王守仁在吉安，傳檄遠近討宸濠，多設疑牒，遲回將二十日。至七月甲午，探非實，乃令拱樞與萬銳等留兵萬餘守南昌，而自與拱楨、士實等東下。烏合六萬，號十萬。以劉吉爲監軍，王綸參贊軍務，指揮葛江爲都督，分一百四十隊爲五哨將，啓禡祭，几折牲覆地。又封宸灑爲九江王，前驅舟始發。雷雨驟作，宸灑震死，彌憤。復曰：此雷龍之兆，令士實等作僞檄指斥朝廷，謂上以莒滅郟，高皇帝不血食，建寺禁內，雜處妓女，胡僧玩弄邊兵，身衣異衣。至於市井屠販，下流賤品，事靡不樂爲，棄置宗社陵寢，而造行宮於宣府，稱爲家裏，贖貨無厭，荒遊無度，東至永平諸處，西遊山陝三邊，所過

掠民婦女。索取贖錢。又常懸都太監牙牌。稱威武大將軍。先既奪馬。指揮妻稱馬皇后。復納山西娼婦。稱劉娘娘。原其爲心。不能御女。又將假此婦人。以欺天下。抱養異姓之子。如前所爲也。因率衆泊黃石磯。留師夔守之。遂直趨安慶。庚子。攻城不克。甲辰。以天梯攻。又不克。守仁兵進南昌。宸濠聞而懼。欲歸援。而養正等勸直趨南京正大位。則江西自服。不聽。乃解安慶圍。先分兵趨南。身繼之。丙午。聞大兵已破南昌。擒拱樞。萬銳及其子三哥、四哥等。而宮眷皆縱火自焚。二十一日壬子。宸濠乃使精卒從間道。欲出不意。攻取南昌。大兵卒遇。戰失利。明日再戰。勝之。甲寅。守仁督兵乘勝進。知府伍文定以正兵當賊鋒。而知府徐璉、邢珣、陳槐、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徐文英、知縣王冕、李美、李楫、王天與、戴德孺、劉守緒、劉源清等。分兵設伏。張翼以繼其後。甲寅。至樵舍。乙卯。戰於黃家渡。宸濠大敗。退保八字腦。宸濠乃出金錢厚賞士卒。而調九江、南康守兵益之。是日。建昌知府曾瑛取九江。廣信知府周朝佐取南康。丙辰。復大戰。文定立銳矢間。火燎其鬚。殊死戰。賊大潰。守仁急督火攻。賊又大敗。二十六日丁巳。宸濠方晨朝黨衆。責斬不用命者。兵掩至。及其副舟。衆奔散。妃嬪與濠泣別。多赴水死。宸濠爲知縣王冕所擒。及其子大哥。而士實等皆爲諸軍擒縛。詣守仁處。餘賊被殺傷。及棄衣甲落水死者無算。宸濠見守仁。舉手曰。我欲盡削護衛爲庶人。可乎。守仁曰。有國法在。曰。婁妃投水死。願葬之。守仁曰。然。宸濠歎曰。紂用婦言亡。而我不用婦言亡。上初聞宸濠反。江彬等幸出巡遊。勸親征。遂下詔暴其罪惡。告郊廟。革封爵。削屬籍。親統六師征之。先遣安邊伯朱泰、平虜伯朱彬、朱暉等先發。是時宸濠已就擒。濠以六月丙子反。七月丁巳敗。然濠反謀雖久。

意僥倖倚奸人得竊位。不欲顯言稱亂。及事急反。而諸僞將賊徒未嘗知戰。士實等徒以區區文詞議論。負時名。諸附者皆富貴子弟。聞大兵至。皆逃潰。宸濠檻車至南京。上受俘。諸權奸得濠金錢者。尙在武宗左右。或握兵。間通言濠。謂且得釋。明年十二月。上至通州。賜死。燔其屍。而逆黨拱樞等皆伏誅。以弋陽王拱樞攝府事。嘉靖十五年。有男子朱學者。自稱爲宸濠第三子。母趙氏。育於鍾氏。嘗舟中甫四歲。舅趙賢負之走。聞母趙氏在高牆。欲見母。守臣以聞。命驗之。又訊趙氏。鍾氏皆實。命發高牆。例給養之。

岷記

岷王榘。母妃周氏。洪武十二年生。二十四年。封岷王。國岷州。上以雲南新服荒僻。必得親王填撫之。改雲南。二十八年之國。建文中。西平侯沐晟發其凶悖事。建文皇帝降敕切責之。革其護衛。誅其導惡指揮宗麟。後益肆。遂廢爲庶人。流漳州。太宗卽位。復王。懷晟宿憤。復交惡。上賜書諭王。召戒晟還鎮。未幾。驕橫激變。夷人奪冊寶。尋太宗敕諭之曰。爾在建文時。革爵拘囚。困已極矣。朕卽位之初。篤念親親。復爾封爵。召還京師。爾宿留不至。乃恣行威福。擅拘方面諸司印信。殺戮官吏。及至京。又出語悖謾。略無敬君長之禮。且常有事宗廟之日。沈湎酣酗。無顧籍。至對闈豎。則俛首下氣。言之可傷。而冥焉無慚如此。尙可有爵土耶。今以同氣略爾過。仍賜冊寶。俾守舊疆。尙其改行。毋作匪彝。貽後悔。洪熙元年。徙國武崗州。而以華陽王居澧州。無王宮。寄居州治。久之。乃建。景泰元年。薨。諡曰莊。

王彥汰。莊王玄孫。弘治十七年。以江陵王封世子。嗣王嘉靖中。爲江川王膺燧請加祿。戶尙書梁材言。岷

府郡王歲祿五百石。米鈔兼支。制也不許。王與其弟南安王彥泥互訐陰事。彥泥廢爲庶人。彥汰坐荒淫敗度。抗制擅權。幽囚嫡母。焚死。逼迫多官稱臣。亦革爵。降爲庶人。令子譽榮攝府事。嘉靖十年。譽榮爲父乞恩。辭府事。上授王冠帶。十五年。上兩宮徽號。詔復王。二十三年。薨。諡曰靖。

谷記

谷庶人榑。母惠妃郭氏。滌陽王女也。生於洪武十二年。十四年。封谷王。二十六年。建邸宣府。卽古上谷。再二年之國。王幼不好學。多譎智。建文初。燕兵起。榑遁歸京師。建文皇帝甚親信之。令守金川門。燕兵渡江。先期約太宗。燕兵抵城下。榑登城。望見太宗麾蓋。與李景隆迎。太宗卽位。賜榑樂七奏。衛士三百。及金銀幣馬輿蓋。歲加祿二千石。官其護衛指揮張興。都督僉事儀衛正張成。都指揮使已。而改封長沙之國。驕橫。時尙書忠誠伯茹瑋請告歸。道出長沙。不謁榑。榑以聞。逮下詔獄死。榑益肆無忌。造戰船。弓弩器械。招匿亡命。習兵法。戰陳。日與張成等及宦者吳智。劉信等謀。呼成師尙父。智。信。國老。令公衆。謬輒應。僞作讖書。以讖爲十有八。云我高皇第十八子。陰傳播惑衆。製巧燈。上獻。擇壯士入朝。架燈。又選壯士習音樂。與燈並上。乘隙爲變。嘗奪民田。侵公稅。殺無罪人。長史盧廷綱屢諫不聽。誣磔殺廷綱。時張興懼禍及己。因奏事北京。白其狀。上未信。興過南京。啓太子曰。臣冒聞上。上顧不信。臣言。臣萬死。願殿下垂聽。憶臣言。他日得無連坐滅臣家。臣死不朽。榑又遣使持所爲讖。致書蜀王。爲隱語曰。德。蒼時不可言。桓。文之事。桓。文時不可言。德。蒼之施。欲結蜀王爲援。蜀王不聽。嚴書切責之。已而蜀王子崇甯王悅。躄得罪。父投榑。榑納。

之。因詭衆曰：往年我開金川門，出建文君。建文君久在我宮中，我將舉事，爲建文君復辟。事將發，會蜀王上變告。永樂十四年七月，上見蜀王疏，歎曰：朕待懋厚，不宜有此心。蜀王忠孝，又不宜欺我。張興嘗爲我言，我不忍信。今果然。立命。中官持敕諭懋入都，且令懋遣悅燔遠蜀。懋不意使猝至，不得已就徵。十月，至京。入見。上以蜀王章示懋。懋頓首伏死罪。成國公都御史劉觀等廷劾懋。王曰：周辟管蔡，漢戮安長，皆大義滅親。陛下縱念懋，柰天憲何。上曰：懋朕弟，朕且令諸兄弟議。明年正月，楚王楨等各上議曰：懋違祖訓，謀不軌，蹤跡甚著，大逆無道，罪誅不赦。上曰：諸王奉大義，國法固爾。吾甯生懋。二月，削懋及其二子賦、灼、賦、燿爵爲庶人，誅諸通謀者。興以先發庶人罪狀得不罪。初，錮西內，後安置廬州。宣德三年，以嫌，父子俱賜裁。

韓記

韓王松母周妃，洪武十三年生。二十四年，封建邸開原。未之國。二十七年三月，太祖令王及藩王省秦、晉、燕、周、齊王分道而行，不憚勞苦，冒暑征進。見之皆成禮。秋八月，還。王少年老成，恭謹動中禮法。富文學。永樂五年，薨於南京。諡曰憲。子冲煬。永樂八年嗣。改國平涼。正統中，上書陳邊防，詔褒答。以境內無鹽，請易鹽。許之。久之，境絕茶鹽。其七世孫定王融燧復以茶鹽請。戶部言：茶易戎馬，鹽供邊餉，不許。諸王將軍皆大匱。各王國惟韓土瘠祿薄，人衆甚貧，資身無計。往往凌劫有司。知府吳世良、鄺珩、任守德、王松等屢被窘辱，而旭、梔等數百人，至闌總制尙書，謹譁求賑救。終不能請。噫！瘠之不可以封建如此。

伊記

伊王橐母葛麗妃。洪武二十一年生。二十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洛陽。王在國荒於政。其母舅暨屬數輩。奏王無道。上命御史廉狀得實。召王入朝訓戒之。厚遣還國。王辭請罪其舅氏等。上不答。出上顧侍臣笑曰。伊叔真風漢也。勸朝廷罪其母舅。昔漢文罪薄昭。雖當後世猶有貶議。況無罪乎。今王歸必加罪彼矣。遂急遣人及王未至。取奏王者數家間道入京師。王索之弗得。乃已。十二年薨。諡曰厲。庶人典樸。厲王六世孫。敬王訐瀆庶長子也。嘉靖二十三年嗣王。亢厲率意動不循紀。大拓府第。逼奪方城王府。桐城郡主第。洛陽縣獄。儒學。文昌祠。法藏寺。抑逐民房百餘區。起民夫日千餘人爲工作。擅立東廠。緝事。鉤索小民過失。關府。甄城。一重城。一各有重門。建離宮。起懷眷。清和。鴛鴦。騰光宮殿。百花臺。乘風御氣諸閣。凡十一處。皆僭上不道。遣閣校大索民間婦女。佳者留。不中者令以金贖。繫有司拷掠。撫按官以聞。上遣刑侍郎趙大佑等覆勘。皆不誣。下三法司奏以爲王奢縱淫虐。違祖訓。法宜重處。上不忍。敕令改過。去其違法者。左右人罪之有差。而王怙惡不悛。奏辯以各官風聞妄言。疏三四上。而廷臣皆劾王怙終吝改。箝制言官。上曰。典樸違祖訓。行僭擬。前敕諭改正。又抗違瀆擾。撫按官其以前諭切責之。若仍不改。具奏聞。已王不奉詔。復奏辯。上怒奪其祿三之二。革護衛諸輔導官。皆逮訊。旣套祿。益怨詛咒。旣而訛聞嚴嵩父子有篡立意。乃行白金十餘萬賄世蕃爲援。世蕃受之。典樸意嚴氏父子戴己。益跋扈。造弓劍。養戰馬。圖大舉。又爲九五當乾牌置宮府中。而強奪民間女子十五歲以上者數十百人。不從則闔門搜。

縛及世蕃敗典模遣優人三十餘走分宜索所賂金世蕃予之而使其黨邀於隘路殺而奪之以故事大著。巡按御史顏鯨上之。禮部擬置重典。上又不忍。命廢爲庶人。禁錮之。

虞記

虞王雄煥。懿文皇太子長子。母妃常氏。開平王遇春女。洪武七年十月生。薨。追封虞王。諡曰懷。葬鍾山。

吳記

吳王允燧。懿文皇太子第三子。虞王同母弟。洪武十年生。建文卽位。封吳王。建邸杭州。未之國。建文四年七月。太宗降封廣澤王。置漳州。是年九月。召還京。降庶人。十三年。暴薨。其宮眷皆錮鳳陽。英宗復辟。憐出之。但有老婦女五六人。時年皆八十矣。

衡記

衡王允燧。懿文皇太子第四子。洪武十七年生。三十一年。封建邸衡陽。未之國。太宗卽位。降封懷恩王。置建昌。是年。同吳王。召還京。削爵爲庶人。未幾殺之。

徐記

徐王允熿。懿文皇太子第五子。洪武二十四年生。生八年而封。未之國。太宗卽位。降封敷惠王。隨母呂太后居太子陵。永樂二年。改封甌甯王。奉太子祀。不遣之國。四年二月。邸中忽起火。王暴薨。年十六。諡曰哀簡。

建文皇帝皇太子記

皇太子文奎。洪武二十九年十月晦生。太祖曰。十月晦。日月皆終。大不懌。建文改元。立爲皇太子。燕兵入宮。時七歲。不知所終。

少子記

少子文圭。建文三年生。生二歲能言。太宗入宮。老嫗教之牽太宗衣。跪前求食。曰。孩兒餓矣。饑殺孩兒矣。太宗亦哭曰。汝生帝王家。甯有餓死理。命善撫之。幽於中都廣安宮。號建庶人。英宗復辟後。因思建庶人無辜淹禁。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鑒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心也。尙書陳汝言曰。鳳陽切近南京。儻有謀立之。將如何。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左右皆歎服。遂請於太后。出於鳳陽。歲給祿米。聽婚娶。出入自便。又賜闈者二十人。婢妾十餘人。給使令。遣太監牛玉入禁諭少子。少子伏地頓首謝。且喜且悲曰。不意今日復見天日。時少子五十餘歲。始出鳳陽。不識牛馬。未幾。少子薨。自是懿文皇太子無後。

明書卷八十八

記一

皇子諸王宗室記

漢記

漢庶人高煦、太宗第二子。仁宗同母弟也。洪武十三年生。二十八年封高陽郡王。永樂二年進封漢王。初太祖召秦晉燕周四世子及高煦輩學於京師。顧不肯學。日遊嬉。輕躁無行。建文卽位。初仁宗及高煦奔喪京師。舅氏魏公徐輝祖言於上曰。臣觀三甥。獨高煦高悍無賴。自倚騎射。非惟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爲大患。宜留而都督徐增壽駙馬都尉王甯力保其無他。得遣還。而輝祖因密戒之。不聽。盜輝祖馬。不朝。辭渡江走歸。途中輒殺吏民。至涿州。又殺驛丞。其兇橫淫荒。狡黠險狠。跋扈不可御久矣。燕兵起。仁宗居守。以高煦勇從軍。頗有功。建文二年四月。戰白溝河。太宗爲平安。瞿能所窘。燕兵卻。高煦奮力揮刃。帥精騎殊死戰。聲振原野。擊南軍。斬其將瞿能父子于陣。而平安亦敗。十二月。復擊破盛庸軍。明年四月。魏公輝祖開公。并敗燕兵於浦子口。太宗見南軍盛。欲還。適高煦領兵至。太宗撫其背曰。兒當再戰。吾力疲矣。候天下若定。當立汝爲太子。高煦應所引胡力戰。南軍潰。庸降燕。太宗以高煦類己。甚愛之。已而太宗卽

位議建儲。藩舊臣邱福、王寧輩善高煦。時時稱二殿下功高。太宗曰：居守功高於扈從。儲貳分定於嫡長。且元子仁賢，真社稷主。汝等勿復妄言。永樂二年，立仁宗爲皇太子。高煦漢王國雲南，快快不肯去。曰：我何罪，斥我萬里，改青州，又快快不肯去。曰：我何罪，置我瘠土，留京師，又請得天策衛爲護衛。曰：唐太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又益請兩護衛。曰：我英武，豈不類秦王。太宗紆北平，庶人益不法。陰畜壯士，肆出盜劫。兵馬指揮徐野驢擒之。高煦怒，手鐵爪撾殺徐指揮。衆莫敢言。嘗僭用天子車服。十四年，太宗巡北京，聞不豫，逆謀益著。太宗聞之，怒，促駕南還。召高煦，褫衣冠，囚繫西禁門，條其罪惡數十事。且欲誅之。皇太子頓首伏地，涕泣力救。久之，削兩護，誅其左右狎暱，徙封樂安州。促卽日行。上顧謂皇太子及太孫曰：樂安近北京，卽聞變，朝發可夕擒。至樂安，怨望異謀益急。皇太子數書戒，竟不悛。太宗北征崩，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數十遣人入潛伺京師。幸有變，仁宗固知之。顧益厚遇，書召至，倍加歲祿，賜賚萬計。先是瞻圻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太宗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覘報中朝事。又曰：廷議旦夕發兵取樂安。仁宗召示瞻圻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構至此，穉子不足誅。遣鳳陽守皇陵。二十二年十月，封其嫡子瞻坦爲世子。餘八子皆爲王。未幾，仁宗大漸。宣宗自南京奔喪卽位，賜漢趙視他府特厚。高煦僞陳利國安民四事，上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發書時，大語衆臣曰：皇祖嘗諭皇考及朕，謂汝叔有異志，宜備之。然皇考待之極厚，如今所言果出於誠，則是舊心已革，可不順從。高煦日有所請，上皆曲徇其意。索駝與之駝四十，索馬與之馬百二十，索袍服亦與。

之高煦亦自疑。元年八月壬戌，遂反。遣枚青潛來京，約英國張輔內應。輔暮夜繫青聞於朝。又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反濟南爲應。又散弓刀旗信，令真定諸衛所盡奪傍郡縣畜馬，立五軍都督府。指揮王斌領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恆後軍。諸子各監一軍。高煦率中軍。世子瞻坦居守。指揮韋弘、韋興、千戶王玉、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僞授王斌、朱恆等太師都督尙書等官。御史李濬、樂安人，棄其家。變姓名間道詣京上變。言高煦刻日取濟南。然後率兵犯闕。上陞濬行在左僉都御史。遣太監侯泰賜書高煦。言昨枚青來言叔督過朝廷。予不信。皇考至親惟二叔。予所賴亦惟二叔。小人離間，不得不敷露中懇。且傳播驚疑。或有乘間竊發者，不得不略爲之備。惟叔鑒之。泰至樂安，高煦盛兵見泰，傲倨不拜。敕南而坐。跪泰大言曰：永樂中信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徒以金帛餌我。今又輒云祖宗舊制，殊令我鬱鬱。豈能久居此。汝試觀我士馬，豈不橫行天下。汝歸報急縛奸臣來。徐議吾所欲。泰惶悚不勝，唯唯退。還上問高煦何言，對無所言。又問其治兵何如，對無所見。上曰：泰辱命，且二心。而錦衣官之從泰者具陳奏。上大怒，泰罪之。是月丁卯，高煦遣人進疏，言仁宗違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臣誥敕封贈。今修理南巡席殿等事，爲朝廷過。斥二三大臣夏原吉等爲奸佞，並索誅之。又書與公侯大臣驕言巧詆，污蔑乘輿。上嘆曰：漢王果反，議遣陽武侯等將兵進討。楊榮力言不可，曰：不見李景隆事乎。上乃立召張輔諭親征。輔對曰：漢王素怯懦，今所擁非有謀能戰者。願假臣兵二萬擒獻闕下。上曰：卿誠足擒賊。顧朕新即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令大索樂安奸謀。乙丑，敕遣指揮黃謙、同總兵平江伯瑄防守淮安，勿令賊南走。令指揮芮勛

守居庸關。令法司盡弛軍旗刑徒從征。戊辰。命定國公景昌、彭城伯臬守皇城。安鄉伯安、廣寧伯瑞、忻城伯榮、建平伯高遠守都城。己巳。命豐城伯賢、侍郎郭璉、郭敬、李景、督軍餉。命鄭王瞻埈、襄王瞻墿留守北京。廣平侯容、武安侯亨、都督張昇、山靈、尙書黃淮、黃福、李友直協守輔。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太子少保吳中、尙書胡濙、張本、通政使顧佐扈行。陽武侯祿爲先鋒。辛未。發京師。癸酉。過楊村。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漢王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爲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而南。漢王外多誇詐。內實懦怯。臨事狐疑。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卽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今聞朕行。當膽落。敢出戰乎。至卽擒矣。戊寅。獲樂安歸。正人益知城中虛實。言漢王初約。斬榮取濟南。山東省會諸官覺之。防榮不得發。又聞大軍至。不敢出。朱恆應天人。力言宜引精兵趨南京。得南京。大事成矣。衆不從。曰：爾願得赴家。奈我輩何。又曰：漢王初聞陽武侯將兵。攘臂喜曰：此易與耳。及聞親征。始懼。於是授歸正人官厚賞。給榜令還樂安諭衆。上仍書諭高煦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於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卽擒獻。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以王爲奇貨。縛來獻。悔無及矣。上英暢神武。詞旨明壯。我師氣盛。龍旌鉦鼓。千里不絕。庚辰。祿馳奏前鋒至樂安。高煦約明日出戰。上令大軍蓐食兼行。文大臣請慎重。武大臣曰：林莽間或設伏。百里趨利。不利。上曰：兵貴神速。我抵城下營。彼穿中虎爪牙。安施大軍至。烏合之衆。方洶洶。何暇設伏。遂行。夜分至陽信。時慶雲

陽信吏人皆先入樂安城。無一來朝者。辛巳昧爽。駐蹕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黯。大軍壁其四門。賊乘城舉礮。大軍發神機銃箭。聲發如雷。城中股慄。諸將請卽攻城。上不許。敕諭之。再遣敕皆不答。圍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密遣人詣行幄。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日出歸罪。上許之。是夜盡焚其兵器及通逆謀書。壬午移蹕城南。高煦將出城。王斌等力止曰。甯一死戰。無爲人擒。高煦給斌等復入宮。遂潛出見上。羣臣請正典刑。不允。以劾章示高煦。頓首言。臣罪萬萬死。惟陛下命。上令高煦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中人。罪止同謀。凡協從者不問。遂執王斌等下行詔獄。癸未。令陽武侯祿。尙書本鎮撫樂安。改樂安爲武定州。八月乙酉。班師。高煦父子削屬籍爲庶人。命中官輿繫高煦父子赴北京錦衣。繫王斌。朱恆。盛堅。典仗侯海長史錢巽。教授錢常等至京。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爲民。誅榮。榮子義。而天津鎮守都督孫勝。山西都指揮張傑。楊雲。青州指揮劉誠。滄洲衛指揮鄭典。溫英。劉志。皆約舉城應者。先納軍馬糧仗數事。覺。相繼誅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編邊氓者七百二十人。初高煦被執。鎖繫大內逍遙城。一日。上欲往視。左右止之。不聽。及至。熟視久之。高煦出不意。伸一足。句上仆地。左右急扶起。上怒。乃命壯士舁銅缸覆之。缸約重三百斤。高煦有力。頂負之。輒動。積炭缸上如山。燃炭火熾。銅鎔。高煦死。諸子並死。

趙記

趙王高燧。太宗第三子。仁宗同母弟也。洪武十五年。生。永樂二年。封。洪熙元年。之國彰德府。王負南征功。

密與漢庶人謀奪嫡。時時譖東宮。傷其官寮。繫獄多死者。永樂四年。居守北京。信用邪說。恣行不法。七月。上聞之。大怒。誅其長史顧晟。褫王衣冠。皇太子力解得免。擇國子司業趙亨道。董子壯爲長史。二人能輔導王。稍稍改行。八年。命督修北京城池。查理兵馬。以廣平侯容泰。寧侯珪輔佐之。未幾歸南京。十年。還北京。皇太子親送之江東門。二十一年。上多疾不視朝。中外事悉啓皇太子處分。皇太子往往裁抑宦寺。太監黃儼。江保等尤見疎斥。儼等日讒於上。且素厚王。常陰爲之地。因譌言上注意趙王。以誑誘外廷。由是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等。遂起推戴王心。而欽天監麻官王射成。每密言於賢曰。觀天象。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堅。遂糾合指揮彭旭等。鎮撫陳覲。高以正等。日夜潛謀。連結貴近。圖就宮中進毒於上。候晏駕。卽以兵劫內庫兵仗。分兵執府部大臣。豫撰僞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至期。從禁中議。以御寶領出。廢皇太子而立王。以正密告其甥總旗王瑜。瑜曰。此舅氏滅族之計。力止不從。瑜遂上變告。上覽僞詔震怒。立捕慶等誅之。御左順門。召皇太子及王與文武大臣。上顧王曰。此詔爾爲之耶。王惴慄不能言。皇太子爲解曰。高燧必不與謀。此下人所爲。因鞫治得實。誅賢射成。以正等。升瑜爲千戶。王大懼自斂戢。遂請還常山左右二護衛。仁宗卽位。敕之國。加祿歲至三萬。封其子瞻拔爲世子。諸子爲郡王。宣宗卽位。王奏彰德外軍民家多閒田。而護衛軍無地置營。請撥賜上田園八十頃。及漢庶人反。上親征擒之。還駐蹕獻之。單橋戶尙書陳山迎駕言曰。趙王與漢庶人逆謀久矣。今宜藉此兵威。移指彰德。執趙王。趙亦反側不自安。異日復勞聖慮。楊士奇以爲不可。山又詣尙書蹇義。夏原吉言方略。邀二人共請。上意不忍。曰。先帝愛

二弟漢王自絕於天。朕不敢赦。趙王反形未著。朕終不忍負先帝也。遂還京。而主事李儀言。趙漢連謀。宜盡去。趙護衛而朝議亦請拘王不已。上以問士奇。士奇請遣官開諭。上乃遣駙馬廣平侯容等以璽書往。而高煦至京。又言嘗遣賂指揮等與趙通謀。上以漢庶人詞及羣臣章並持示之。王得書大喜。卽獻護衛軍及官校。且上表謝。而言者頓息。上待王日益厚。而薄山輩。一日召士奇曰。吾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自今有事當悉忠謀。勿以見忤嫌。二十八年薨。諡曰簡。

鄭記

鄭王瞻。峻仁宗第二子。母賢妃李氏。永樂二年生。二十二年封漢庶人。反。王與襄王居守。宣德四年之國。鳳翔府。王請安王竹園。韓王以安王舊邸得竹園。上曰。國在鳳翔。去平涼遠。與鄭王便。王持重寡言。鎮靜不佻。宣宗亟稱之。正統八年。乞徙懷慶。留京邸。明年之國。成化二年薨。諡曰靖。

王祁鏐。靖王世子。成化四年嗣王。愎謬信讒。惡其妃不相睦。既卒。惡其世子見滋。既長不選婚。長史江萬程等屢諫不從。責辱之。七年。上聞。敕諭之曰。祖訓有言。王國文武官有能守正規。助王保全其國者。勿得輕易凌辱。爾箠楚輔導。疎薄世子。夫人之大倫。莫重於君臣父子夫婦。爾所爲如此。悖祖宗。違朝命。三綱如何。爾其改之。不然。敗名失德。爵位莫保矣。九年。復遣英公懋等往諭。王乃具奏謝罪。世王見滋以抑鬱卒。乃以其孫祐杓爲世子嗣王。

王厚烷。靖王五世孫。懿王祐樺之第四子也。王讀書能文。折節下士。嘉靖六年嗣王。是時上嚴厲。凡宗室

有控者。處過當。王上言。各宗室赴京。事非得已。皆因親郡王抑勒。多方規利。沮泥不行。故有十歲未名。終身不嫁娶者。宗子之家益盛。支子之家愈貧。且祖訓曰。宗室縱有大過。亦不加刑。今皆箠楚慘酷。乞降敕戒。而宗室有犯。不必究輔導官。將所統王量罰祿以示懲。上不從。敕部催查未名封者以報。二十七年。上不視朝。事玄修。王疏諫。上修德講學。并進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演聯珠十首。以簡禮怠政飾非惡諫。神仙土木爲規。上手批曰。爾探知宗室有訕謗者。故効尤如勤熨者。一無賴子耳。爾真今之西伯也。諸欲爲請爲之上。旣怒。而王又矜其淵博。恆好摻采詭祕之文之事。以釣奇取譽。大爲宗室所忌。盟津王子祐。檣以請復父爵不行。尤銜之。會進萬壽表。王失書臣字。時陶仲文建金籙大醮。諸宗遣使進香。而王否。上益怒。下使者於獄。祐檣遂誣手詔集亡命造兵甲與妖人宋剛等謀爲不軌。王亦疏參祐檣擅稱長子。僭繫玉帶。及逼殺良民。諸不法事。詔會官勘。王反狀無驗。第奏爲信羣小。創二仙廟。有才館爲上僭。而掉弄章句。規犯至尊。法當首論。祐檣縱惡殃民。亦宜懲戒。上於是削王爵爲庶人。發高牆。祐檣罰懲。降慶元年。復王爵還國。未幾薨。諡曰獻。

襄記

襄王瞻。仁宗第五子。母昭皇后。永樂四年生。二十二年封。未之國。上崩。監國。漢庶人反。王留守。宣德四年。之國。長沙。正統元年。遷襄陽。土木之變。王上章。聖烈慈壽皇太后。發府庫。募勇敢。圖恢復。以鞏宗社。聲譽數千言。皆大計切時務。皇太后嘉納之。景泰中。王上疏。奏皇太后。問英宗起居。及勸景帝朝太上皇於

南城俱不報。奪門時石亭等欲殺于謙。王文謂謙等通太監王誠盜金符迎王。英宗復辟。詔詢之。王上章白且請朝見。而上於景帝宮中檢得王疏。大感悅。奏皇太后。皇太后聞之。感嘆不已。上手書稱姪御名奉書叔父。適得叔父前日章。再三親覽。深見叔父忠誠。發於讜論。無非爲宗廟社稷計。惟叔父之心。卽周公之心也。叔父欲來朝。本不敢煩遠行。第念先帝同氣。至親惟叔父。至賢亦惟叔父。於情於誼。不可不重得一見。以篤親親。今遣太監夏時齋符敕及書迎請。卽時清和。惟叔父從容就道。竚俟其至。四月來朝。相見甚歡。宴便殿。行家人禮。酒行。王避席請曰。臣過汴。汴父老遮道言按察使王槩賢。誣下詔獄。臣途中詢槩人咸謂槩冤。願皇上加察。上立命法司雪槩。王辭歸。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皇上省刑薄斂。上拱手謝曰。敬受教。四年。又來朝。上爲峴山漢水賦。襄陽四景歌。灑宸翰賜王。歲時得遊觀不爲例。特置一護衛衛王。護衛時不置久矣。成化十四年。薨。諡曰憲。棗陽王祐。憲王玄孫也。嘉靖初。上疏乞尊本生考妣爲帝后入廟。上優詔答之。又上言乞許宗人執士農得自贖。免饑寒。無煩朝廷歲祿。下禮議不許。以扶承奉邵亨目降庶人。後復王。

荆記

荆王瞻。仁宗第六子。母貞靜順妃張氏。永樂四年生。二十二年封。宣德四年。之國建昌。王天資韶秀。嗜學能文。每遇朝廷大慶。必祇慎肅恭。無怠容。然御下太寬。其承奉蕭韶強占民田。護衛指揮文斌縱軍牧馬傷民稼。又執軍民掠財物。建昌知府陳鼎以聞。上諭都御史顧佐曰。王安靜攻苦詩書。守藩無過。凡此

害民。皆小人罪。歸怨於王。王令德爲所累。其取詔等置之法。凡所侵奪。令退還。禾稼給償。敕諭王使知小人之罪。正統四年。徙封蘄州。景泰四年薨。諡曰憲。孫見瀟。弘治五年。坐不法。并其長子祐柄降庶人。而以見溥嗣。

梁記

梁王瞻埶。仁宗第九子。母恭肅郭貴妃。與滕懷王瞻埶同母。永樂九年生。二十二年封。宣德四年。之國安陸州。安陸故郢王棟邸。梁盡得郢田宅園湖。王柔懦寬和。有承奉孔勤者。侮罵王。上聞之。曰。梁王朕親弟。奴敢如是。逮勤。王又爲解。上曰。羣奴傷王耳。竟誅勤。未幾。上表不恭。有司請治長史。上以王故特不問。襄獻王自長沙徙襄陽。過安陸。王出迎。獻王入城相燕歡。甚明日辭去。王泣曰。嗟乎。吾兄弟不得更復相見。奈何。正統元年。上言。府卑溼。乞更爽塏地。上曰。郢中歲屢歉。俟有秋理之。竟不果。徙。六年薨。諡曰莊。後以其莊地賜襄王。與獻封安陸。得梁。郢邸田。供二王祀事焉。

德記

德王見潏。初名見清。英宗第二子。母宸妃萬氏。正統十三年生。景泰三年。封榮王。建邸德州。天順元年。命更名。改封德王。成化三年。之國濟南。二十一年。請業南旺湖。以關漕渠故。不許。弘治十七年。又乞漢庶人牧馬草場。上下其事於所司。而濟南知府趙璜執歸於民。從之。正德中。王又奏莊田向畝。徵子粒二斗。繼奉詔止徵三分。藩府無以自給。乞如故。上允行。戶部言。稅重民不堪。故逋多。且山東久災厄。百姓凋敝。當

慮意外虞。宜如三分便。上曰朕不知也。且王何患貧。其不許。十二年薨。諡曰莊。

秀記

秀王見澍。英宗第五子。母高淑妃。景泰三年。王生於南宮。天順元年封。成化六年。之國汝寧。王疑重有識。好賢樂善。左長史劉誠獻王千秋日鑒錄。王大喜。之國時。淹於途。民以爲擾。左右爲言。王輒星馳抵國。宦豎言王居隘。請移先師廟。廣王居。王曰。夫子萬代師法。豈可輕褻。一日。兩長史講書。西伯勘黎。左長史主。吳氏說曰。勘黎者武王也。右長史趙銳主。孔氏說曰。文王實勘黎。兩長史辯大爭。王徐曰。先皇簡二先生。輔予。經義卽未有定論。何嫌往復。乃爾動色。長史皆頓首謝。八年薨。諡曰懷。無子。國除。還葬京城之西山。宮眷皆召還京。

崇記

崇王見澤。英宗第六子。母孝肅皇后周氏。景泰六年。生於南宮。天順元年封。成化十年。之國汝寧。卽秀王。邸。弘治七年。王求入朝。禮部言。王雖至親。於例不宜從之。八年。孝肅皇太后思見王。上敕有司齋牌符迎。禮部尙書倪岳言。二年間三王之國。郡縣供需。兵民皆困。崇王復來。往返勞費。何以堪。兼之水溢旱蝗。舟車所經。恐有他虞。親王來朝。雖有故事。然自洪熙宣德以來。已鮮舉行。英宗復辟。襄王奉詔來朝。雖篤敦。綏之恩。實塞疑讒之隙。宜勿召王便。初上不允岳言。已而中止。十八年薨。諡曰簡。

徽記

王厚燾。祖莊王見沛。英宗第九子。母德妃魏氏。父簡王祐棹。王以嘉靖五年嗣。性剛戾。國鈞州。嘗請陞州爲府。朝議以肅藩荆岷皆爲州。鈞不得獨陞府。以鈞州徵解祿不時。怒讓知州陳吉。吉不爲理。王使長史李應時等率衆毆吉。吉不勝辱。乃發王不法事。王誣吉。上怒。逮吉。并逮巡撫雒昂。巡按王三才。降革有差。又以用緇陳乞引鹽。戶科駁止。上重違王意。予長蘆鹽二千引。已而舊有鹿邑莊田多管莊人害百姓。憲宗命革去。至是復請給敕鐫碑。以示永久。上曲許之。於府第建樓。高數十丈。下瞰城市。王上章乞額。并乞賜文房器具。與奇香異品。實其中。上賜樓名養德。而所乞以無例不許。車駕南巡。迓送恭。加歲祿三百石。侑金幣。二十九年薨。諡曰恭。

庶人載瑜。恭王子。嘉靖三十年嗣王。以左右不得於知州劉舒。謂衡命。執而箠之至死。巡按御史劾王辱朝廷守土官。大不敬。上謂御史庇其屬部。逮詣京廷杖之。王益恚。日嗾護衛卒。按士民美田園。及木石異者。輒沒入。民間子女稍端麗。強昇入宮爲婢。不可則以予衛卒。其宮婢小有眚。輒搗死。焚其屍。或生啖虎豹。或生錮棺中。燎斃死。痛哀聲徹道。又庇其伶人。使凌轢縉紳士。縉紳士道遇伶人。輒速辟易。不則必遭嗤詬。間白王。王仍直諸伶。又架飛棍數百丈。自北城上屬府後苑。爲械激潁水。入棍輸苑沼。其棍柱所植處。無論士民。卽發屋樹。不可卽遭撲。或沒其地。士民皆重足立。先是載瑜好方術士。煉女癸爲鉛服之。云能延算。有梁散人者。以羽客出入府中。散人知上好方術。乃竊鉛走京師。蚤緣獻上。上服之喜。復索鉛。散人不能繼。貽書求載瑜。載瑜恚曰。吾鉛當自獻。何爲假彼爲市寵也。靳不與。散人銜之。初王好微行。嘗從

其食客之留都及中都遊數月乃返。一日上從容問散人邇遊徽邸。知王何似。散人以前卻奏曰。日者猶未諳事。自之留都中都還。乃大曉暢。上愕然。自是蓄疑。會州民耿安有女在王宮。以過撈死。毀其屍。安憫恨甚。走京師上變。告載堦謀不軌。且指其潛窺重地。睥睨非望。諸罪狀下。所司勘不妄。上怒。命削爵爲庶人。錮高牆。於是會官督衆圍王宮。載堦懼。勒妃妾四十人嚴妝自經。王亦縊死。貨貨沒入官。初王庭鐘鼓自鳴。後苑見羣羊出沒。占曰。當亡國。載堦不修德。果驗。子七人俱從削錮。國除。

懷獻世子記

懷獻世子見濟。景帝長子。母杭妃。正統十五年生。景泰三年四月。思明土酋黃玟者。初以功授邱溫衛指揮。歷陞廣西都指揮使。守備潯州。思明土知府塌庶兄也。塌老子鈞。襲知府。玟欲殺鈞。奪知府。與其子矯軍門令。徵兵思明。令其子糾諸心腹驍悍數千人。去府城三十里結寨。夜馳破府城。滅塌家。支解塌父子。納瓮中。瘞後圃。卽引衆還寨。明日報至。佯不知。驚哭仆地。走思明發喪。尋塌父子屍不得。又慟哭仆地。揮淚遣人告玟。急捕賊。復此家門大讐。方玟子殺塌時。塌有僕福童見塌子。并識其左右人。脫走憲司。訴玟父子殺塌父子狀。郡中人亦皆知賊本玟父子也。左副總兵武毅疏聞於朝。玟大懼。謀於侍郎江淵。令遣千戶袁洪走京師。上奏請廢太子。立見濟爲太子。疏曰。太祖百戰艱難。取天下。期傳之萬世。往年上皇輕身禦敵。文武將吏十喪八九。駕陷北庭。寇至都門。幾喪社稷。不有皇上。臣民何歸。今且踰二年。皇儲未建。臣惟人心易搖。多言難定。爭奪一萌。禍亂不息。皇上卽循遜讓之美。復全天統之倫。恐事叵測。反復靡常。

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近日仰觀天象。土星逆行入太微垣。與諸災變。皆可畏愕。願早留意。萬一羽翼長養。勢權轉移。委愛子於他人。寄空名於大寶階除之下。變爲寇讐。肘掖之間。自相殘蹙。此時悔之晚矣。乞與親信文武大臣。密定大計。以一中外之心。絕覬覦之望。疏入。景帝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會議。且令釋玠罪。陞都督。是月乙酉。禮部尙書胡濙。侍郎薛琦。鄒榦。集文武羣臣廷議。衆相顧莫敢發。遲疑久之。司禮太監與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卽以爲不可者。勿署名。無得首鼠持兩端。羣臣皆唯唯。議於是濙等暨魏國公徐承宗。寧陽侯陳懋。安遠侯柳溥。武清侯石亨。成安侯郭晟。定西侯蔣琬。駙馬都尉薛桓。襄城伯李瑾。武進侯朱瑛。平鄉伯陳輔。安鄉伯張寧。都督孫鏗。張輓。劉深。張通。郭瑛。劉鑑。張義。錦衣衛指揮同知畢旺。曹敬。指揮僉事李福。尙書王直。陳循。高穀。何文淵。金濂。于謙。俞士悅。左都御史王文。王翔。楊善。侍郎江淵。俞山。項文曜。劉中敷。沈翼。蕭鏞。王一寧。李賢。周瑄。趙榮。張敏。通政使李錫。通政欒恂。王復。參議馮貫卿。蕭維楨。許彬。蔣守約。齊整。李賓。少卿張固。習嘉言。李宗。周蔚能。陳誠。黃仕雋。張翔。齊政。寺丞李茂。李希安。柴望。鄺鏞。王詢。王溢。翰林學士商輅。六科都給事中李讚。李侃。李春。蘇霖。林聰。張文質。十三道御史王震。朱英。涂謙。丁泰。亨。強宏。劉琚。陸厚。原傑。嚴樞。沈義。楊瑄。王驥。左鼎。上言。父有天下。必傳於子。陛下膺天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玠奏。是制曰。可。朕上請聖母上聖皇太后。皇太后言。予老矣。願宗社安。天下得太平。人心旣如此。不可拂。朕敬承慈命。禮部具儀擇日以聞。卽日簡置東宮官。懋。亨。濙。直四人爲太子太師。溥。循。穀。謙四人爲太子太傅。輓。文淵。濂。南京禮部尙書儀銘。士悅。工部

尚書兼大理卿石璞、都御史鑑、文、翱九人爲太子太保、淵、一寧、滋三人爲太子少師、山爲太子少傅、錫、維楨、兵部左侍郎俞綱、都御史羅通四人爲太子少保、輅、兵部左侍郎兼右春坊大學士中敷爲太子賓客、嘉言爲詹事、文曜、琦爲少詹事、翰爲左庶子、侍讀彭時、侍講劉儼爲左右春坊大學士、周旋、趙恢爲右左庶子、修撰林文、侍講徐理爲左右諭德、修撰李紹、侍講劉定之爲司經局洗馬、侍講楊鼎、倪謙、呂原、修撰柯潛爲左右中允、李侃、御史魏齡、詹事丞、編修周洪謨、劉俊、檢討錢溥、編修岳正爲左右贊善、編修周安、李泰、林聰、典籍鄒循爲左右司直郎、侍書陳穀、徐恂、監丞鮑相、縣丞高誠爲左右清紀郎、檢討曾暹、傅宗、五經博士陸藝、曲籍、李鑑爲左右司諫、編修王俱爲校書、中書舍人劉鉞、趙昂爲正字、教諭劉潔、錄事序班楊欽、王政、周寧、溥榮爲通事舍人、凡東宮公孤皆支二俸、五月甲午、立見濟爲皇太子、廢皇后汪氏、立見濟母杭氏爲皇后、詔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實遺安於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本固於萬年、大赦天下、先是一日、陳儀仗奉天門、有男子執赤挺直入擊香亭、奮呼曰、先打東方甲乙木、諸內使急縛男子、詔付錦衣獄、瘐死、乙未、以東宮令大賞文武官吏、軍士丙申、禮部言、太子冲年、百官朝朔望、丁未、柳溥、于謙充正副使、持節更封太子爲沂王、癸丑、以立太子故、賞諸親王公主、乙卯、賞邊鎮文武內外羣臣、又加賞內閣陳循、高穀、學士江淵、王一寧、蕭鐵、商輅各黃金五十兩、六月、以后兄杭聚爲錦衣正千戶、四年二月乙未、太子冠、命胡濙持節掌冠、高穀贊冠、蕭鐵宣戒敕、甲辰、冠沂王及其弟榮王、命陳循、于謙持節掌冠、何文淵、儀銘贊冠、商輅宣戒敕、十一月、以御史張鵬言、簡東宮師傅講讀官、上命胡濙、王直、陳循、高穀、王文、

饑銘、江淵、蕭鎡、俞山、俞綱、商輅、日更、番侍班、彭時、日專、講書、李侃、李齡、錢溥、劉吉、日專、侍讀書、王謙、趙昂、更、日侍書、越、四、日、太子薨、諡懷獻、葬西山、天順元年、降稱懷獻世子。

悼恭皇太子記

悼恭皇太子祐極、憲宗第二子。先是貴妃萬氏生長子、未名而薨。太子以成化五年生、母賢妃柏氏。七年十一月己酉、册立爲皇太子。詔赦天下。十二月薨、葬西山、諡曰悼恭。

榮記

榮王祐樞、憲宗第十三子。母康順端妃潘氏。成化二十一年生。弘治八年封。正德初、尙居京邸。王正直有才幹、與吏尙書張綵謀逐權璫劉瑾。瑾覺、主逐王之國。常德常奏其世子厚勳、福寧王厚熹、念母妃劉氏、欲每歲更番出城祭掃。上不許、請食鹽菜戶許之。嘉靖中、王著賢聲、賜沅江西港、天心團坪、淶池諸稅以旌。十八年薨、諡曰莊。

哀沖皇太子莊敬皇太子記

哀沖皇太子載基、世宗長子。母貴妃閻氏。生三月而薨。追册諡、葬西山。莊敬皇太子載壻、世宗第二子。母貴妃王氏。生嘉靖十八年。册立爲皇太子。大赦。三十一年薨。諡曰莊敬。

憲懷皇太子記

憲懷皇太子翊鉞、穆宗長子。母莊皇后李氏。以嘉靖三十四年生。生五年而薨。初贈裕世子。隆慶元年追

福王常洵、神宗第三子。母皇妃鄭氏。萬曆十四年生。二十九年封。皇妃鄭氏有寵於上。生王。而孝和皇后王氏生光宗。孝和出於微。光宗九歲時。羣臣數上章求冊立。而朝議藉藉。恐有舍長立少之意。十八年正月。上居毓德宮。召大學士申時行等。時行因乞冊立東宮。係宗社大計。願皇上蚤裁定。上曰。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恐外間有疑。然長子尙弱。俟壯後行。已令四臣勿出。宣長哥來。著先生每一見。光宗與王至。四臣見光宗岐嶷。稱賀。因請豫教。上曰。已令內侍授書。時行奏曰。皇上六歲正位東宮。卽讀書。上曰。朕五歲卽讀書。乃指王曰。是兒亦五歲。尙不能離乳母。且數病。時行臨出。復再三奏。越明年。言者益紛爭冊立事。而皇妃弟國泰屢疏乞冊立及分封。以杜羣議。二十二年。命光宗及三王並出閣講學。羣臣復爭事體不同。始次第讀書。二十六年戊戌。先是皇妃刊閨範圖說。序引仁孝女誠。章聖女訓爲言。而給事中戴士衡因奏皇妃僭擬有易長心。王憂危。上不聽。留中。二十九年。冊立皇太子。遂封王建邸河南。三十一年十一月。忽刊一書。名續憂危蠹議。又曰。國本攸關。一夜徧宮府及各公署。大略東宮官未備。謂上有易儲意。立王爲太子。語甚悖亂。上覽之大怒。立命索奸人。而緝捕人謂出順天生員。繳生光手。酷刑榜掠無驗。上益怒不測。而僧達觀、琴士鍾澄、御醫沈令譽、百戶劉柏等皆誣繫獄。多刑死者。讞者因以生光實之。置之法。王益危懼。是時福邸賜田頗多。王上書請減莊田。上嘉王謙遜。命減十之二。四十

二年之國。越明年五月四日。薨。有風。癩男子持挺入東宮。擊守門內侍仆。太監韓本等集衆執之。是時光宗爲皇太子。熹宗、懷宗尙幼。俱居東宮。皇太子親送刑部鞠審。初審。男子名張差。宿有瘋癩疾者。以入重地。擬淩遲。廷議紛擾。謂出皇妃意。行刺。俾王冀非分。上乃召百官入慈寧宮。執皇太子手諭之曰。此兒極孝。朕甚愛惜。從少至今。成丈夫矣。朕有他意。何不於彼時更置。待今長成耶。況其弟福王已之國。卽有他舉。亦須文武大臣草詔。彼能翼而飛至耶。因顧問皇太子曰。爾何言。皇太子曰。如此瘋癩。殺之已矣。久恐株連無辜。又曰。我父子親愛。外廷若多議論。爾輩爲不忠之臣。我爲不孝之子。深可痛恨。上又述其語。羣臣再宿刑部主事王之竦。嗾張差。使謂有主之者。於是興大獄。幾波及王。賴上鎮定而止。崇禎十六年。李自成破河南府。王薨。未及諡。而國亡。世子由松走江南。卽皇帝位於南京。改元洪光。

獻懷皇太子悼懷皇太子記

獻懷皇太子慈煒。熹宗第一子。母貴妃范氏。天啓三年十月生。生二歲而薨。追冊諡。葬西山。悼懷太子慈輝。熹宗第二子。天啓五年十月生。生二歲而薨。追諡。葬西山。

皇太子記

皇太子慈煒。懷宗第一子。母周皇后。崇禎二年二月初四日卯時生。三年二月冊封爲皇太子。詔赦天下。九年。出閣讀書。太子聰穎端凝。凡於古今多解悟。出語謙沖。善書。時灑翰墨。賜講官。十七年。李自成破都城。不知所終。國變後。京師一皇太子出。南京一皇太子出。京師者劉應元。南京者王之明也。皆僞。

靖江記

靖江王守謙。太祖長兄南昌王之孫也。南昌王從祀廟廷。子文正。少孤。其母妃王氏守節撫文正。依太祖愛之如己子。比長。涉獵傳記。勇敢有才略。然深狡強戾。人莫敢犯。上嘗與語曰。汝欲何官。文正卽曰。爵賞不先衆人。而議私親。何以服衆。且叔旣成大業。姪何憂不富貴。上喜其言。益愛之。從渡江。克太平。破陳也。先取建康。擢樞密院同僉。辛丑。改院爲大都督府。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尋統元帥趙德勝等。鎮守江西。號令明肅。癸卯四月。陳友諒圍南昌。用雲梯攻具。百道進擊。文正主晝軍中。隨方應敵。翦獲甚衆。友諒獲吉安守將劉齊。朱叔華。臨江同知趙天祐。徇城下。文正不爲動。至六月。援兵不至。文正遣千戶張子明告急建康。敵攻城益急。文正遣捨命王詣友諒營。詐約降。友諒緩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出。友諒縛捨命王。城下殺之。子明從水關潛出。夜行晝伏。半月始達建康。上問友諒兵若何。對曰。彼兵雖盛。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巨艦將不利。又師久乏糧。若援兵至。必可破。上謂子明。汝歸語文正。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子明還。至湖口。被執。友諒使呼文正出降。子明陽許之。至城下。呼曰。大軍旦夕至。諸君宜固守以待。友諒殺子明。文正守益堅。七月上。統舟師二十萬來援。友諒始解圍。逆戰鄱陽湖。竟敗死。禁江口。甲辰。文正遣部將何文輝等討平江西未附州縣。然在江西雖功高。多不法。驕淫暴橫。強奪民間女子。所用牀榻器物。僭以龍鳳爲飾。吳元年。上遣人責之。文正慙懼。謀叛降張士誠。江西按察使李飲冰爲密奏。上大驚曰。嚙。此子不才至此。非吾自行不可。卽日登舟。至南昌。泊城下。召文正。文正不意上遽

至倉卒出謁。上泣曰：汝何爲輒起此意？遂載與俱歸。羣臣劾請伏法。上曰：文正固有罪，然吾兄止有是子。若眞法則傷恩，乃免文正官，安置桐城。召其子鐵柱語之曰：兒無恐，爾父違訓教，忘艱難，恣兇狡，貽我憂。我育汝，汝長成，且封汝爵。我終不以汝父故廢汝。汝宜修德勵行，蓋前人之愆，則不負吾望矣。未幾，文正卒。洪武三年，封鐵柱爲靖江王，改名煒，又改名守謙。國桂林。桂林獨秀山前見元順帝潛邸，改爲王宮，賜冠服祿如郡王，官屬如親王。九年之國，陰賊險狠，狎比小人，肆淫虐，國人苦之。上未忍置於法，召還京師，戒諭之，守謙不知悔，復肆怨望，作詩譏刺，上容貸，使居鳳陽力田，冀其知稼穡艱難，而思所以保富貴也。既七年，上以其久歷艱苦，必克自新，復其爵，鎮雲南，訓戒諄切。王至雲南，復故行，掠殺不辜，民怨恚。上仍召還，安置鳳陽，又橫恣不法，乃召至京，撻而錮之。二十五年卒，不諡。子贊儀尙幼，上憐宗室諸王皆無後，命爲世子，留京師，贊儀恭慎好學，能書。三十年春，遣省晉、燕、周、楚、齊、蜀、湘、代、肅、遼、慶、谷、秦諸王，先自湘、楚入蜀，歷陝西，出河南，上山西，抵大同，宣府，北平，東至大甯，遼東，轉而山東，擇文武忠厚之士以從。以贊儀年少，欲其知親親之義，且令涉山川險易也。永樂卽位，遣之國。卒，諡曰悼僖。其七世孫邦甯，嘉靖六年，闕王盛氣潰湧，不肯事學問，先是靖江府食鹽，給銀廣東，至桂林市鹽，至是乞支本色，不許。二十六年，奏以爲臣祖奉御書全支本色祿米，而後則扣支，屢奏未有明旨，爲不關祿米者二十年，緣是地侵軍竄，地方官箠辱府中臣衛，體統凌彘，皆以無祿之故，請全祿，且罪侵者，且言去冠服居城外，若不得請，則削髮披緇，弗入府，上覽之，怒曰：邦甯爲祿，故捩拾紛囂，詞忿激，迹涉要脅，敕廷臣議。已而巡按御史徐南金勸王

信姦黨。違法害人諸事。上因遣刑侍郎某及給事中錦衣各一員。涉勘戒之。三十九年。宗人怨王名。封不以時。各持陰事相訐。而巡按御史龔愷不直王。上疏極言王淫縱狀。上切責之。令自改省。擒治諸左右。重典。由是王勢阻。不復能鈐轄宗人。宗人大爲地方害。官無如之何。撫按乃復奏王悔過修德。宜降敕褒恩。以重王權。彈壓宗人。於是賜王敕。令鈐束各宗。申明祖訓。其有抗違不服。及出入公門。劫掠強橫者。許王大者參奏。小者懲治。而諸宗稍斂戢。謚恭惠。

明書卷八十九

記二

起兵諸國記一

史官論曰。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內資策力。外藉羣雄。爲驅除難乎。迹其並奮閭巷。麤與龍戰。互馭風雲。莫適爲雄。運窮勢極。乃歸真主。夫當黥彭難御之時。尉陀帝制之日。豈能尺組封之。折簡召之哉。及其委心發縱之役。弭耳儒生之說。雖曰人事。亦有天命焉。大哉光武之詔公孫述曰。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君非吾亂臣賊子。倉卒時皆欲爲君事耳。故其禮河西。赦銅馬。誠明於天命之故者乎。胡元失馭。豪傑紛起。漢爲勁敵。吳次之。西夏等又次之。論者比吳漢於陳項。則過矣。項王戰鉅鹿。降章邯。沛公資之入關。陳涉立六國後。亦爲秦樹敵。此驅除首庸也。若二國者。崛彊江湖間。竭真主之力。僅以勝之前。無逐鹿之功。後鮮牽羊之順。而太祖禮遇歸德。完其子孫。比於漢祖。大度倍之。昔遷史登項於本紀。附涉於世家。蓋因成敗而立例。有帝王之感焉。作起兵諸國記。

滌陽王郭子興記

郭子興。其先曹州人。父郭公善。日者言。以其術遊濠之定遠。定遠人尊信之。業稍饒。尙未娶。里中有富翁。

有女警。郭公爲推其干支生子富貴。翁以女卽貴。鄉之人知其警不取也。且業已過時。便與郭公而厚嫁之。郭公自得女。術益售。豪日益盈。久之遂大買田宅。爲定遠富人。生子三女。一子興其仲也。郭公死。三子俱精積著。以富爲豪屬。元至正辛卯。妖言起。韓山童亂汝穎。徐壽輝擅蘄黃。芝蔴李亦與其黨。彭早住。趙均用等陷徐州。子興心動。椎牛酒散錢帛。結納耀勇。時淮南北盜蝟起。與里中豪孫德崖等四人共率少年數千人。襲濠州。據之。事不稟。一俱自稱元帥。有事則共議之。元帥徹里不花主兵。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爲盜。以邀賞。百姓益投入城自保。壬辰閏三月。太祖自皇覺寺仗劍趨濠。門者以爲間。縛之行。伏鑕。子興適巡門。見太祖狀貌大驚異。解縛與語。收置帳下。俾長十夫。子興饒善戰。每出。太祖從旁翼衛。跳盪無前。斬首獲生過當。因間與謀事。甚寵重。引爲親兵。而宿州人馬公者。常使氣殺人。避讐定遠。與子興交善。從之濠。病且死。馬公無子。有女爲鄭媪出。以託子興。曰。爲我擇所歸。子興旣殊異太祖。夫人張氏亦間進。朱某材。應有以固其心。勿令走他人。遂以馬公女妻太祖。是爲孝慈皇后。時四帥皆木強。不能一語。子興較通敏。而臨陣勇悍過之。願嘗得末座。意激輕四帥。或出非語侵之。於是德崖輩合謀挫子興。每公會。與語多不酬。子興怒。拂衣歸。恆引病不與會。太祖曰。彼日益合。而翁益疏。何以善後。子興爲勉彊赴。九月。元丞相脫脫攻復徐州。彭早住。趙均用以其衆奔滁。德崖等不能拒。以其故盜魁也。遂尊事之。早住頗有權略。子興與相結。德崖等旣心忌子興。微間均用曰。郭某心第有彭將軍。真不復知有將軍也。均用怒。相與伺子興出。纂而縛之。械德崖軍。或告太祖。子郭公所親。或事叵測。宜急匿。太祖按劍起曰。郭吾父。父有急。

而去之乎。知爲德崖縛。曰唯彭公力能得之。偕子興二子往。懇早住。早住怒曰。我在誰敢魚肉而公介而馳至。破械出之。已而元賈魯圍濠急。解仇合力。背城以拒。會月哥察兒益助賈魯。濠幾不守。明年春。賈魯卒軍中。圍解。早住自稱魯淮王。均用稱永義王。子興爲元帥如故。使太祖行收兵。得故里中壯士七百餘人。加太祖鎮撫。遂以所從二十四人。徐達。湯和等。南略定遠。復收驢牌寨民兵。得三千人。尋夜襲元知院。老張於橫澗山寨。走之。收其精兵二萬。招谿鼻山寨秦把頭等。而繆大亨亦以其衆二萬來附。於是吳復。馮國用。丁德興。胡淵。儲興等皆聚衆保鄉里。各率所部來歸。而洪山寨有衆數千。丁德興以百人一鼓下之。降其衆。太祖乃集諸軍諭之曰。諸公故所部非不多。且勁不精。不可以當勁敵。宜一聽節制。戮力成功。名衆羅拜敬諾。七月。攻下滁州。何世倍來降。并收鐵佛。三汊河口及全椒。大柳諸寨。時挾子興屯泗州。遣人邀太祖。太祖故不往。未幾。二王爭權而鬩。早住中流矢死。均用乃并有其故部曲。而德崖等銜子興。舊爲陰陽之子。興危甚。太祖乃行金賂。均用左右。使說問之曰。公昔困於彭城。南趨濠。郭公閉壁不納。死矣。得濠踞其上。更欲害之。背德不祥。且郭公易圖耳。其別部在滁勢重。必不相忘。卽不若善遇之。藉其力以爲緩急。均用乃已。又告均用。郭公居肘腋。旦夕爲意。不若縱出之便。子興乃得以萬人至滁。時太祖所部已數倍之矣。以歸子興。大悅。已有讒太祖者。鎮撫得衆心。欲自王子興惑之。緹太祖奪其左右用事。使夷於他將。諸捉生游徼危任。乃委之。卽欲收李善長歸其幕。善長涕泣不肯行。會諸將戰歸。各有所獻。獨太祖無所獻。子興乃不悅。高后知之。乃悉所有遺子興。張夫人。夫人謂子興曰。公知所以得至此乎。趙王股

掌公畏朱某不發。今舍若奚賴矣。子興悟。乃稍信用太祖。十月。元脫脫圍高郵。分兵趨六合。六合乞援於滁。太祖與使者有舊。夜半開門納之。而子興故不愜。六合帥怒不許。太祖曰。六合吾屏蔽。六合破。滁不獨存。自請將兵行。子興曰。禱之矣。太祖曰。事可否斷於心。行無悔。遂與耿再成前據瓦梁壘。爲六合聲援。元兵不敢逼六合。來攻壘。以計敗走之。方急他所釋滁。滁完。子興以名號徵。欲都滁。自王。太祖曰。滁山城也。不可以進取。亟稱王。元兵且萃而攻我。未便。子興不得已。爲寢其議。乙未春。太祖以數諫不聽。因謝病。至是再召。乃爲畫下和陽之計。曰。前攻民寨。得所服甲。青題曰。廬州路義兵。今如製選敢死三千。椎髻左衽。以四橐駝。僞爲廬州送使者。入和陽行賞。和陽人見之。必喜。乃以絳衣千人繼其後。俟關門開。火舉攻之。於是張天祐。湯和等將青衣兵。趙繼祖爲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繼進。至陡陽關。和陽人果牛酒遠出迎。日午。就食他道。過期不舉火。再成疑青衣兵已入城。遽率衆抵城下。元平章也先帖木兒閉門。龜壯士出擊。再成戰不利。中矢走。元兵逐之。會日暮收還。而天祐青衣兵遇城下。出不意擊之。衣服亂。元兵敗走。小西門。湯和追及之。奪浮橋。發城大呼也。先驚遁去。再成等不知也。子興亦以天祐等戰沒。方詬太祖失策。會元兵遣使詣滁。諭降。城空虛。子興益恐。太祖令填三門。兵於南門。入使者。叱膝行。子興諭之多失辭。太祖從旁曲讚之。衆殺使者。太祖微曰。殺之示怯。是速其來。不若恐之大。言縱去。彼或疑不進。於是再請二千人往收敗卒。規取和陽。自贖。及中途。遇再成并其兵。促至城。始知天祐等已捷得之矣。呼門。城上舉火。太祖免胄示之。得入。子興遂命太祖總兵和陽。檄至未發。時諸將皆比肩。太祖欲觀衆情。密令撤廳事。

公座易木榻東西行。旦日會太祖。獨後俗座尙右。則諸將上坐。滿唯虛左。末坐太祖。卽就末座。不爲異已。而遇事。諸將瞠視無可否。太祖剖決如流。皆關城守最急。嗣奉命甃城。太祖按所畫界。刻期成。諸將卒甃。廢太祖乃作色。寘坐南向。陳檄於其上。下拜曰。恭主帥命。非我敢擅也。因按劍稱總兵權尊。自今違令者。問軍正。諸將始息恐。下拜。先是城破。軍中多掠婦人。太祖出見小兒呼其母於軍。惻然。誠諸將悉索所掠。縱其各扶去。尋元兵十萬來攻。太祖以萬人拒守。連兵三月。屢出奇破之。迨夏乃解。濠故帥孫德崖。饑欲以其衆就食和陽。太祖曰。吾拒之則形弱。相仇爲人所乘。不如開門納之。子興怒躬來視師。及坐館。太祖始往謁。子興益怒。太祖曰。罪有之。顧不善處德崖。事不測。德崖遣人謂太祖。而翁不情。吾去之。太祖過德崖。留之不得。時有出餞其前軍者。邀太祖與俱。距城二十里。聞城中軍閔急。太祖促還。而追者至。抽刀扼中道。持馬銜擁而行。太祖窘。旣脫銜疾馳。則追者箭集於背。去十里許。復爲短兵所及。顛墮馬。適有故人馳呼共乘。而遇德崖弟自和陽來。必殺太祖。張某者從傍解之曰。而公存亡未可知。敗朱公子必不幸。而公苦兩傷。吾爲子馳視之。則子興鎖德崖而與之酒。及還告衆。怒猶未釋。張護力。夜與其寢。旦復羈麻湖中。會徐達等奉命以身質。太祖歸。德崖亦脫去。子興性暴急。實欲甘心德崖。以太祖故強縱之。旣失去。悒悒不得志。乙未正月。發病卒。葬歸滁陽。子興四子。長二子忌太祖威名。置鴆酒。躬往迎太祖。謀洩。太祖半道忽控馬。仰天爲恭。如見神人。顧二子正色曰。卽若負。若乃見鴆。二子惶恐。謝汗浹背。下馬伏地稱死罪。時孫德崖聞之。欲來有其衆。會太祖別將與元確戰。不能來救。時劉福通奉韓林兒。□□使招子興。子懼。

而使張天祐往受敕於宋。天祐還。以宋主命子興次子某爲都元帥。天祐及太祖爲右左副元帥。太祖乃略巢湖水軍。破蠻子海牙。渡江取太平。口擁衆數十萬。子興長子與天祐從攻集慶路。元福壽埜先等逆拒秦淮水上。咸戰死。次子病死。少子以失職鬱鬱死。而季子老舍存。一女侍太祖。卽郭惠妃。生蜀豫。如意三王。洪武元年。追封子興爲滁陽王。夫人張氏爲王妃。命有司建祠滁州。以中牢祀。歲不絕。郭老舍者。子興次夫人李氏出。洪武四年。命復老舍家。十一年。以鄰人賁童兒誣誤出走。十七年。太常丞張來儀撰廟碑。遂云王無後。而令滁州衛千百戶王傑等二十二人供祀事。以其親宥氏爲奉祀。世守。又令蜀王往來修祀事。二十八年。老舍還。發里窰場。尋宥。諭入四川候蜀王。老舍生謙。謙生昇。昇生信。信生琥。世以王孫朝京師。弘治中。賜琥冠帶爲奉祀。正德中。求印。遂奪官。嘉靖中。仍予原銜。琥率子厚復革。遂終無一命。云。史官曰。子興奮發閩左。名義獨正。能以滁和山水之間。幾成霸業。亦可謂傑俊識時者矣。拔真龍於豫。且之網而活之。更假雲雨焉。非子而子。非女而女。太祖之有天下。誰之力也。然而度量狹隘。疑忌恣生。和陽告殂。不能執太祖手痛哭而託其子。噫。愚矣。獨其爲太祖所憑藉。功不可揜。雖廟祀血食。報亦鮮矣。若使老舍通侯世世。豈爲過哉。豈爲過哉。

宋韓林兒記

韓林兒。本姓李。欒城人。其先世多以白蓮教惑衆。譎徙永平。至父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河南江淮之民。翕然信之。潁州劉福通與其黨杜遵韓咬兒等。謀起兵。詭稱山童。宋徽宗八世孫。走

海外得還。當主中國。以宋末丞相陳宜中嘗自古城歸。託帝昺已入倭。遂聲附之。且勸衆。其傳檄略曰。輶玉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貴極江南。富誇塞北。又曰。虎賁三千。直搗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大率以復興亡宋爲辭。先是至元中。天下騷動。廣東朱光卿。河南捧胡首發難。光卿引鍾大明。葉秀卿等爲助。國號大金。改元赤符。而捧胡以其衆自信陽破歸德。鹿邑。焚陳州。屯於杏園。四川韓法師自稱南朝趙主。元皆令所在討平之。自是袁州周子旺稱周王。自爲年號。而李志甫起漳州。范孟起河南。亦相繼撲滅。辛巳。改元至正。則趙州蔣丙。何仁稱順天王。汀州羅天麟。陳積萬。及吳天保相繼起。湖廣若河南。山東不可名者三百餘處。至丁卯而益熾。八年戊子。台州方國珍始據土地。元憚戰伐。以官啖之。十一年辛卯。羅田徐壽輝稱帝於蘄水。國號天完。改元治平。以紅巾爲號。略地設官屬。四月。元參議賈魯集丁夫二十六萬濬黃河。民大擾。山童乃以童謠故有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之語。遂僞鑿石埋濬處。如其語。民相驚詫。從亂如鶩。山童因之起。亦以紅巾爲號。縣官捕山童殺之。其妻楊氏與林兒遁武安山中。而其黨劉福通。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題忠等盛不可制。遂反。陷潁州。又攻破羅山。碓山。上蔡。真陽等縣。及汝甯府。光州。息州。八月。元也先帖木兒擊復上蔡。殺韓咬兒。明年。其衆至十餘萬。壬辰。郭子興亦起滁陽。太祖往依之。得領兵。乙未二月。福通乃自碭山夾河求得林兒。歸立爲帝。軍中稱曰小明王。都亳州。國號宋。建元龍鳳。時元至正十五年也。母楊氏稱皇太后。以杜遵道。盛文郁爲丞相。劉福通。羅文素爲平章。劉六知樞密院。六好殺。軍中稱劉太保。每陷一城。剽人爲糧。拆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室。林兒徒擁空名。

事皆決於福通。凡起兵叛元者，遙附隸之。三月，滁陽王卒和陽，福通遣人招其所屬諸將附宋。會郭子興子亦使張天祐往受命，還檄子興次子爲都元帥，天祐爲右副元帥，太祖爲左副元帥，乃設小明王木主載軍中，事無大小咨行。然實無所奉節制。丙申，元將答失八都魯率兵伐宋，福通逆戰，敗元兵於長葛。會哈喇不花引兵來援，連敗福通於太康。十二月，進圍亳州，福通不能禦，以宋主林兒奔安豐。時太祖用龍鳳紀年，渡江下金陵矣。福通用兵無先後之序，及首尾呼應之法，不固根本，亦未嘗扼要以規便取勢，寡謀淺慮，事無規摹，且號令不稟行，聽反側子散走。於是兗、豫而北，極大同塞外，東至遼陽，西迄長安，南涉江淮，皆其蹂躪所及，民不堪命。丁酉三月，福通犯汴梁，取大名、衛輝等處。時關先生、破頭潘、馮長勇、沙劉二、王士誠趨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闖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明年戊戌，福通攻汴梁，守將竹真出走，乃自安豐迎林兒都之。時元師多敗，或陷或復，唯察罕兵最勁，遠近震之。凡福通所遣毛貴之圖山東者，初陷膠州，元脫歡死之，連陷萊陽、攻益都未下，趨濟南。元山東宣慰使董搏霄大破貴兵於城下，元擢搏霄官都元帥，有忌其功者，譖於太尉紐的該，搏霄以老疾辭，請弟昂霄以代。未幾，復命搏霄守長蘆。方北行，曰：吾釋此，濟南必不守。及搏霄行，駐南皮，詔改拜河南左丞，甫受命而貴兵猝至，諸將以無備，請引避。搏霄曰：死報國耳。拔劍督戰，力屈被殺，不見血。有白氣及半空，是日昂霄亦格死。貴乃與不蘭奚戰，好石敗之。不蘭奚奔濟南，貴果陷濟南，殺守將愛的，隨陷般陽及薊州、郭州，至柳林。元樞密副使達谷珍戰死，樞密同知劉哈喇不花敗貴兵，還據濟南，建賓興館，置屯田三百六十餘處於萊州。攻滕州，元守

將以城降。辛丑。元命察罕帖木兒總兵徇山東。貴與田豐逆戰。皆不利。元復東昌府。冠州。時田豐與王士誠俱降於察罕。貴獨聚兵濟南。察罕乃分奇兵間道出宋兵後。南略泰安。逼益陽。北徇濟陽。章邱。中擣瀕海郡。自將大軍攻濟南。三月復之。貴亡走。龍鳳五年己亥。貴爲趙均用所殺。貴黨續繼祖殺均用。而福通所遣李武。崔德丙。申破商州。元奉元路判官王淵起兵復之。秋八月。察罕帖木兒兵復汴梁。福通復以宋主走安豐。九月。李武等入潼關。殺元參政述律杰。元豫王阿剌忒失理會樞密同知定住引兵復潼關。亡何。武等復陷潼關。元平章百家奴潰去。豫王又復取之。武等敗走。尋破武關。趣長安。分兵東略同。華諸州。三輔震恐。豫王移書求救察罕。察罕新復陝州。輕兵赴援。與李思齊夾擊。殺獲無數。武等敗走。福通以其無功。責之急。遂叛降於思齊。而福通所遣田豐先於丁酉攻東昌。元太尉紐的該擊敗之。繼連陷東平。濟寧。紐的該棄東昌走。豐據東昌。是年復陷益都。大掠廣平。以東昌爲窟穴。庚子。攻陷元保定路。元遣樂元臣招諭豐。豐殺之不應。辛丑七年。與察罕戰。不利。察罕子擴廓帖木兒會關保。虎林赤等。由東河造浮橋。而濟。豐以二萬人奪之不得。關保等且戰且渡。拔長淮。進攻東平。豐戰大敗。會擴廓帖木兒以書招豐。遂與王士誠俱降於察罕。爲元前鋒。下宋潁州及濟寧。壬寅八年。豐與士誠謀刺殺察罕。豐等之降也。察罕推誠待之。數獨入其帳中。六月。豐請察罕行觀營壘。或勸以力士從。不許。曰。焉得人人防之矣。乃輕騎十餘人。按豐營。爲士誠所殺。豐等遂入益都。察罕卒。元朝野震悼。追封潁州代王。以子擴廓代。擴廓旣領兵。攻益都急。豐乃間請救於福通。福通自率兵往援。亦半道敗還。豐等城守堅。至穴地通道。乃拔其城。擴廓

醴豐士誠以祭其父。豐等既死。山東地元盡復之。而福通所遣關先生與破頭潘、馮長勇、沙劉二、王士誠諸將破懷慶等處。轉攻陷晉寧。元總管賽因百花死之。亡何。察罕遣賽因赤復晉寧。關先生等乃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及攻破遼州。元將虎林赤擊敗之。關先生轉攻陷晉冀。雲中、雁門、代郡。遂掠塞外諸郡。察罕遣關保等分兵阨塞。絕其歸路。屢擊敗之。已而元周全與伯帖木兒有郤。以懷慶叛歸宋。福通盡驅其民入汴。全還攻察罕洛陽。察罕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退師。福通以其不進。殺之。時關先生乘察罕還兵河南。乃自塞外東還。攻保定不克。陷完州。又西掠大同。興和。中都諸郡。復東向至高麗界。與破頭潘等焚上都宮殿。略遼陽。元總管李震死之。久之。士誠困死益都。而關先生亦轉戰不利。遂降元。先戊戌時。福通所遣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之趨關中也。不信攻下秦隴。破鞏昌。以喜喜守鞏昌。而身進圍鳳翔。元察罕暗益兵鳳翔。誘不信等圍城。察罕乃自外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分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亦鼓噪出。不信兵大潰。奔四川。隨令李思齊、張良弼等共討喜喜於鞏昌。喜喜亦敗走四川。至於宋別將吳天保。故獠賊。聚衆寇沅州。陷武岡路。元湖廣右丞沙班討之。戰死。復陷靖州。尋敗沒。而俞君正亦聚陷荊門州。知州聶炳死之。其別將□仲連陷岳州。君正復陷中興路。平章咬住與戰。敗績。判官大都死之。義士范忠、荊門僧智固率義兵復中興。君正敗死。又有鄧忠者。亦屬於宋。初起兵。陷建昌路宜黃。而涂裕、郡武、應必達等亦攻陷邵武路。總管吳按攤不花以兵禦之。千戶魏瀆出奇計擒裕。必達而復其城。蓋自己亥八月。宋主入安豐後。諸路兵將多敗績。安豐之勢日蹙。癸卯。吳張士誠遣將呂珍圍安豐。

擴廓歸河南與李思齊相疑。乃將兵二十萬攻安豐。福通遣使詣金陵求救。太祖自將以往。未至。安豐破。殺福通。據其城。宋主出奔。太祖至。擊呂珍。敗之。棄城走。廬州人左君弼來助珍。亦擊敗之。太祖遂奉宋主還金陵。曰：此楚義帝也。諸將議於中書省。設御座奉宋主。劉基從後蹴太祖所坐胡牀。不果。因密陳天命所在。甲辰。太祖卽吳王位。每有事於下。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丙午。龍鳳十二年冬十二月。宋主林兒殂。稱帝。凡一十有二年。時元至正二十六年也。太祖始改明年爲吳元年。又明年戊申。卽皇帝位。國號大明。以小明王故不忘舊也。亦以應讖也。

史官曰：元滅宋。韓氏借宋以起。太祖終用宋號。卒滅元。然則滅元者仍宋也。無往不復。宜哉。當其時。椎結變諸華之度。襁裘混炎。義之宇。趨煽邪。爭肆虔劉。貧漁酷烈。卒鮮遐謨。弛弓弗張。釀臞臃腫。於是徐劉猾亂。陸海飛濤。林兒獨控制土中。旁窮猛掃。而太祖以爲宋可用。則用之。殆異於曠林而鳴鏑者也。蓋帝王之興。必有先驅之足。鯨涌顛波。卒歸乘御。及十年後。韓氏殂。乃自立名號。太祖之遇林兒。洵善始善終矣。然於滁陽則祀之。而林兒則否。太祖寔未嘗北面事之。故有異也。林兒以宋起。元以藉宋滅。林兒之食報弗渺矣。迹其黨。如所云躡一邑。殘一方。以人爲糧者。詎不宜速宋禍耶。悲夫。

天完徐壽輝記

徐壽輝一名貞。羅田人也。姿狀龐厚。爲布販。往來蘄黃間。性寬縱。無他才能。先是瀏陽僧彭翼號妖彭。能爲偈誦。聚徒。而袁州慈化僧瑩亦以彌勒譎言煽人。湖湘狂鶩。適壽輝浴鹽塘。身恍惚有光。麻城人鄒普

勝異之。聚衆紅巾爲號。推壽輝盟主。攻陷蘄黃。以蘄水爲蓮臺省。壽輝自稱爲皇帝。國號天完。改元治平。時至正十年辛卯冬十月也。以鄒普勝爲太師。黃坡人倪文俊爲將。陷元饒信。守臣魏中立于大木死之。壬辰元至正十一年春正月。遣其黨丁普郎等陷元漢陽及興國府。鄒普勝陷武昌。曾法興陷安陸。知府丑驢戰死。進陷沔陽。推官俞祖述力竭被執。罵不屈。支解之。二月。陷元江州。總管李馘。字子威。汝寧人。秦定丁卯進士及第。與兄子秉昭俱及難。三月。復遣歐祥陷元袁州。陶九陷瑞州。許甲攻衡州。項普陷饒。徽諸信州。乃自蘄黃直抵廬陵。攻破吉安。鄉民羅明遠復之。秋七月。遣項普略自徽。饒。猝攻杭州。城無備。元參政樊執敬出禦。死之。時詭託彌勒教。不殺與淫。投服者但署姓名於簿。第取官府庫物。從者益衆。會元帥董搏霄攻安豐。過濠。移兵來會。平章教化欲退保湖州。搏霄請急擊勿失。諸將難之。搏霄拔劍瞋目曰。相君在是。慢令者斬。七戰復杭州。降其將潘大□。梅元等。進復廣德。蘄。逼徽州。壽輝黨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擒斬之。首功萬級。徽州遂平。十一月。天完趙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諸郡。攻安慶。衆號百萬。元湖廣平章政事星吉募兵得三千人。進克銅陵。復池州。又復湖口。解安慶圍。克江州。綴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救援不至。力戰衆死且盡。星吉猶堅坐不動。俄中流矢仆。敵素聞其名。不忍害。昇至密室。乃蘇。衆羅拜饋食。星吉叱之。凡七日。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自刃死。癸巳十二月。元卜顏帖木兒及西寧王牙罕沙合兵破蘄水。獲其官屬四百餘人。誅之。壽輝徙漢陽爲都。乙未春正月。倪文俊復陷沔陽。元威順王令其子報恩奴。同元帥阿思藍水陸并進。至漢川。水淺。文俊以火筏焚之。報恩奴死。三月。陷襄陽。五月。復破

中興路元帥朶兒只班死之六月太祖渡江取太平自是文俊以軍功專恣欲謀弑壽輝自立不果奔黃州而文俊部將陳友諒乘釁襲殺之併其軍自稱平章十二月明玉珍據成都初玉珍爲文俊部將文俊死玉珍已據有西蜀郡縣皆附戊戌春正月天完友諒破安慶左丞余闕死之夏四月復破龍興己亥至正十九年治平九年夏六月攻信州破之冬十二月天完主徒都江州友諒劫壽輝於江州殺其部屬百官自稱漢王庚子夏五月友諒弑天完主壽輝於采石壽輝凡稱帝十年友諒自立爲皇帝先是自稱天啓天定年號久不用治平國號漢改元大義而天完主戚屬皆被害亡。

史官曰發憤爲天下雄或奇情雲潰或猛氣飈轟太上志在民其次亦賈戰勝率能清彝皇路樹駿蜚名而壽輝以布販起胸乏致治之術力歎控敵之策不數十里輒稱大號蓋斗筲易盈者矣委柄旁落坐受霜鋒又誰咎耶乃始終託彌勒名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壽輝之謂云。

漢陳友諒記

陳友諒沔陽人本姓謝祖千一贅於陳遂冒陳姓父普才黃蓬漁子也友諒性躁險有智略深通兵法初爲沔陽書獄吏不樂其職浩然棄去嘗出泊磯下有鳥聲呼或如陳皇帝云因自負父普才歎曰捕魚兒何爲吾不忍見矣卽毋令我知匿去友諒遂與其弟友仁等聚衆從羅田徐壽輝於漢陽初隸倪文俊爲簿書掾獯迅狡猾出沒匪意所向必克歷功爲領兵元帥始迎其父歸軍中笑曰大人第觀兒所爲丁酉文俊擅權驕謀弑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旣心忌文俊乘其貳假大義起襲殺之併其軍自稱平章居江

州矯制。時太祖克金陵二年矣。命常遇春等取池州。斬天完將洪元帥。魏壽等。友諒競戰艦來爭。敗去。明年友諒攻元安慶。守臣余闕。簡死士奮擊敗之。已而友諒爲樹柵。起飛樓攻之。城陷。死之。連破龍興路。瑞州。令趙普勝復陷明池州。元建撫贛。汀諸州次第陷。西遣兵略衢州。復別將攻襄陽。而其黨王奉國。攻信州。元廉訪使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援。破走其兵。數日又攻。又破之。友諒弟友德益攻急。而王奉國梯城入。的斤死。十二月。陷杉關及邵武諸郡。己亥春。復攻明太平。及樅陽石埭。不利。徐達進兵逆擊之。普勝棄舟陸走。復取明池州。普勝有客通術數。太祖使辯士陽與客交結。致書客。誤達。普勝。普勝果疑客。客不自安。來歸。告普勝陰事。遂令潛走友諒。所親惡普勝。普勝不覺也。恃功傲見友諒使者。友諒益忌之。以其兵數敗。疑內叛。親走安慶軍。猝邀議事。斬普勝於雁汊。徐達乃率張德勝等疾攻安慶。拔潛山。相持不下。十二月。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東徙都之。友諒忌其來。沮之不得。陽出迎江州。伺甲西門。入壽輝。閉門伏發。盡殲其所部親信。居壽輝江州。而自稱漢王。立府置官屬。誅賞事權。一歸友諒。壽輝徒擁虛位而已。明年夏五月。友諒挾壽輝聲援安慶。太祖策其必犯池州。伏常遇春九華山待之。俘斬二萬餘。友諒乃伴遣使告平曰。戰非天完意。邊將不謹致弄兵。甫閱月。忽以重兵突太平。乘漲。舟尾接城堞。西南隅。麾其衆跨堞入。守將花雲。知府許援皆死之。友諒既取太平。促使人白事壽輝所。預伏壯士。袖鐵搗狙擊壽輝。壽輝中搗死。左右皆友諒所私。無爲壽輝死者。於是卽江岸五通廟。自稱皇帝。國號漢。建元大義。值甚雨。羣臣露立。草次成禮。仍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先爲丞相。張定邊爲太尉。餘各拜官。有差。旣而仍還江州。方

數日輒大出兵順流壓金陵。又預遣人於周張士誠所約好令夾擊金陵。金陵大震。方以其初貴養尊不爲備。又勢促衆寡不敵。獻議者請以城降。且欲奔鍾山避之。劉基獨瞋不言。太祖乃召基入內。基曰。先斬主降及奔者。乃可破賊耳。因定應敵計畫。或曰。吾先拔太平以牽制敵勢。太祖曰。濠塹固。我頓兵堅城。進不能取。退不能援。失所據矣。或又曰。不如親率步騎往逆之。太祖又不可。彼知我出。以偏師綴我。而大兵乘流半日抵金陵。吾百里趨救。兵法所忌。乃令胡大海自衢間出兵信州。以制其後。而令指揮康茂才僞約降友諒。速其來。茂才故與友諒善。其老閩舊常事友諒。奉書給告金陵虛實。且令分兵三道。以弱其勢。李善長曰。計倖。卽以漢兵爲憂。奈何速之。太祖曰。遲之。陳、張交成。吾左右厄矣。友諒得茂才書。喜過望。且問江東橋曰。木耳。因誡閩者。吾至呼老康爲驗。閩者許諾。太祖夜以鐵鑄橋。比旦橋成。令趙德跨新河築虎口城守之。而常遇春、馮勝、華高等帳前五翼兵伏石灰山下。徐達等嚴陳南門。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伺舟師龍江關。而親督大軍於盧龍山。偃黃幟山之左。偃赤幟山之右。令曰。寇至。赤幟舉。舉黃幟。則伏盡發。己丑。漢舟師至大勝港。沮楊璟。港狹。舟不得並進。遽引退。衝江東橋。橋堅。知中算。急呼老康無應者。猝還泊龍江。遣萬人登岸立柵。勢銳甚。時酷暑。太祖衣紫茸甲。張蓋督兵。士卒盡揮汗。日中。遽命去。蓋衆感奮欲戰。令曰。天且雨。會食後。乘雨擊之。士皆仰視。天無雲。不肯信。傾之。風西北起。雨大作。赤幟舉。諸軍競前拔柵。漢兵爭之。戰方合。雨止。伐鼓。鼓震。黃幟舉。常遇春以伏兵起。南門兵亦掩至。龍江舟師還。內外夾擊。漢兵大潰。趨舟。潮落膠淺不能退。殺溺無算。友諒乘別舸走。降其將張志雄、梁鉉、喻國興等。獲

巨艦百餘。俘七千餘人。徐達乘勝躡慈湖。焚其舟。時廖永忠軍采石。益邀擊之。華雲搗其中堅。王銘者。先登創額。裹血戰益力。旋回者三。周顯別勝於競渡橋。擄其將十三人。而五翼軍復至。漢軍有皂旗。最驍健。盡披靡投水。友諒收餘兵。棄太平遁去。達追至池州而還。降將張志雄進曰。金陵之勢在安慶。初漢兵空壁而東。今戰敗。無有爲安慶守者。因襲下其城。令趙伯仲守之。天完舊將歐普祥以袁州降。反擊漢。獲其將友仁。太祖令善歸友仁。而與漢約。和辛丑夏五月。漢輒使李明道將兵寇廣信。多所摧陷。胡大海先使人遏玉山。乃與李文忠由靈溪合擊。敗之。擒明道及其宣慰王漢。漢願降。其兄建昌守平章溥自效。是月。漢使張定邊復取安慶。走趙伯仲。太祖誅伯仲以殉。劉基曰。夜觀天象。火星逐金星。請急營安慶。往必利。太祖親率師抵其城。漢兵堅壁不戰。初以陸兵疑之。敵稍動。繼破其水寨。城堅不卽下。劉基請名攻安慶。潛師疾走江州。毀其巢。太祖悟。擊楫歎曰。安慶著面子矣。長驅過小孤。漢將丁普郎。傅友德等咸迎降。師距城五里。友諒始知之。倉皇引逆戰。大敗。夜半。率妻子西奔武昌。而江州下。乘勝進拔蘄黃。興國。黃梅。廣濟等郡。又遣使招諭漢江西諸守將。南昌胡美。餘千吳宏。龍泉彭時中。吉安孫本立。曾萬中。陳州陳龍。咸納款內附。而趙德勝分下瑞州。臨江諸郡。鄧愈襲浮梁。破之。遂取樂平。饒州悉定。獨鄧克明爲漢守撫州。佯遣使納款。鄧愈知其僞。擊走之。初友諒之逃武昌也。徐達追至夏陽。還鎮江州。方奉命馳建康。未半道。而友諒兵已猝入江州。達又縱擊。大破之。俘其眷屬。因復下安慶。冬十二月。漢相胡廷瑞以龍興附。其部將祝宗。康泰不與。奪於廷瑞。未發。以南昌降。壬寅春正月。太祖幸龍興。諸降將畢會。存恤窮苦。謁孔子。

廟宴滕王閣集諸儒賦詩爲樂。放鹿西山北築臺城龍沙之上。改龍興爲洪都府。三月徐達西攻武昌。令宗、秦二人從行。宗、秦中道叛還。夜劫洪都。發礮火。破新城門。守將鄧愈倉卒出走。知府琛逆戰於市。及都事業思誠死之。於是徐達還擊洪都。宗走死新淦。獲秦、廣信。以廷瑞之甥宥之。四閱月始定。太祖曰：得南昌。是去陳氏一臂。乃命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鎮之。江西諸郡雖附。然多觀望。而漢八陣指揮者。猶竊屯南昌之西山。鄧克明復起新淦。熊天瑞寇吉安。陷永新。守將孫本立被執死。饒鼎臣繼陷吉安。至癸卯正月。臨江、撫州、饒州等處復叛。文正次第遣兵底定之。當是時。友諒旣擅制全楚。而士誠亦王姑蘇。太祖議所向。或以爲姑蘇、饒、沃宜先取之。劉基曰：士誠自守寇耳。友諒居上游。名號不正。陳氏滅。取張氏如囊中物。太祖曰：友諒剽而輕。其志驕。士誠狡而懦。其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若先引而東。則漢必踵至。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爲。遂決計西伐。會士誠攻安豐。急。劉福通以宋主韓林兒旨來請援。太祖必自將往。劉基力諫不聽。時友諒憤其敗。欲報洪都。乃作大艦。艦高數丈。外飾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爲蔽。置弩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艣廂皆裹以鐵。爲必勝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氣銳甚。號六十萬。四月壬寅。直抵洪都城下。攻具百道。連晝夜。友諒親督促之。意必拔。文正主畫軍中。分布拒守力。隨方應之。友諒攻撫州門。兵各冒竹盾如箕狀。矢石不能及。總管元帥而下。創死甚衆。趙德勝率步卒千人。開門搏戰。斬漢平章劉進昭。擒副樞趙祚。漢兵稍退。友諒益增修攻具。欲破柵。從水關入。文正以長槩從柵內刺之。敵反奪更進。於是更煉鐵鉤。出手灼爛。不能奪。德勝方巡宮步門中。蹶張弩。

洞腰脅卒而漢已分遣別將蔣必勝等攻圍各郡以故無近援。李明道遂復以吉安叛歸漢。殺守將曾萬中。隨陷臨江。文正遣千戶張子明潛赴金陵告急。還爲漢人所執。友諒曰：「而誘降文正封侯，否立死。」子明許諾。至城下呼諸公但堅守。大軍刻期至，勿憂。友諒殺子明。城上震呼守益力。時太祖悔安豐之行，曰：「吾恨不入劉基之言，使友諒解事，乘虛揚帆金陵，大事去矣。」圍南昌計之下者，趣還徐、常、廬州之師。七月癸酉，親督舟師二十萬赴洪都。援癸未，次湖口。友諒乃解圍東出鄱陽湖逆戰。時洪都被困已八十五日矣。丁亥，遇康郎山。徐達先諸將敗其前鋒，漢兵死者千餘。太祖意不忘金陵，立命達東留守。戊子，布舟師爲十二屯，令俞通海乘風縱焚敵兵二十餘艘。軍威大震。漢將張定邊驍捷，直前犯中軍。太祖舟適膠淺，倉卒厄。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其死，願假上冠服投水以疑敵。」漢兵競登舟觀，呼萬歲。攻稍緩，會遇春等疾援，水湧舟得脫。遇春飛矢中定邊，定邊走。俞通海等飛舸及之，定邊背負百餘矢退去。日暮，軍中藉藉懼不敵。太祖夜集諸將更約束。己丑，漢兵悉鎖巨舟爲陣，旗幟樓櫓望之如山。我師怯於仰攻。太祖親執號麾之，左右卻急，斬隊長十餘人，縮不進。院判張志雄所乘舟檣折，敵以數舟攢鉤刺之。志雄窘自剄。丁普郎、金景、陳弼、徐公輔與宋貴、陳兆先等先後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創，猶執兵若戰狀。直立舟中不仆。郭興曰：「不火攻不可。」戊子之戰，已小見其利矣。乃命常遇春等實荻葦七舟，和火藥其中，束草爲人，飾甲冑爲睨敵狀，以敢死士操之。晡時，東北風起，走火舟於巨舟下，敵苦高不能俯，退又聯鎖，猝不脫，乃乘風縱火。漢舟數百艘須臾盡，煙焰漲天，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平章陳普略等皆焚。

死溺萬餘人。友諒爲氣奪。明日庚寅。漢兵復出挑戰。我中軍舟檣白。漢兵併力白檣。急令諸檣皆白。自辰至午。戰不解。劉基侍忽揮手。劄呼難星過。摔太祖袍。急引他舟。太祖危駭。顧前舟已礮碎。左右半溺。水壞矣。辛卯。復聯舟大戰。廖永忠、俞通海等以六舟深入。鏖戰。軍中遙望無所見。意已陷沒。有頃。六舟繞敵巨艦後。飄飄而出。勢如游龍。諸將士見之。勇百倍。呼聲震天地。波濤立起。日爲之晦。友諒大敗。辛卯。欲退保鞋山。爲大軍所扼。不得出。俞通海乃請放舟入江。據上流。稍且休。而劉基亦密請移軍湖口。決勝於金木。相犯日。遂令夜船置一燈。相隨度淺行。比明。盡渡。泊於左蠡。友諒亦出泊瀟磯。相持者三日。先是友諒數戰不利。其右金吾將軍進曰。軍勢相抗。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再舉。左金吾曰。不然。我師尙衆。且力戰。何至自焚示弱。友諒猶豫。至是。乃曰。右金吾之言是也。左金吾聞之懼。遂以衆來降。已而右金吾亦降。漢力大衰。太祖貽書友諒。激使戰。友諒怒。留使者不答。而盡殺所獲明戰士。太祖故悉出敵俘。視有傷者。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祭其子弟之死者。若諸將士之死於敵者。遂出湖口。督諸將橫截之。凡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貽以書。略云。公卽僥倖生還。亦宜修德。勿復欺人。急卻帝名。待真主。友諒亦不答。太祖日與博士夏煜等草檄賦詩。意氣彌壯。分兵連復蘄黃。興國等處。八月壬戌。友諒食盡。悉兵突禁江口。奔還武昌。太祖麾諸將邀擊之。舟聯向北。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方達涇口。岸兵合擊。時鐵冠道人侍。大笑伏地賀曰。友諒死矣。太祖曰。嘻。無妄言。俄有降卒言。友諒方視兵艫外。翹首四應。忽流矢貫睛。及顛死。遂擒其太子善兒。平章姚天祥。陳榮等。得漢卒五萬。張定邊夜以小舟。

載友諒屍還武昌。復立子理爲帝。改元德壽。九月丁卯。班師。赤船載俘。白舟乘士。過湖。浮屍蠢蠢。歎曰。嗟。士爲我死。酬而祭之。十月。西征武昌。諭常遇春曰。陳理孤豚。久當自服。慎勿與戰。甲辰正月。卽吳王位。二月。躬視師武昌。令遇春搗漢張必先。援兵於夜婆山。復令傅友德奪漢高冠山。俯瞰城中。漢計誑。夜遣驍將陳英傑。獨禦捷馳入中軍。且劫王。王方披帳坐胡狀。將郭英宿衛。亟呼郭四爲吾殺賊。英奮臂一呼。陳應聲倒。旣而遣羅必仁入城。諭癸丑。理銜璧。率其太尉張定邊等詣軍門降。乃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悉令理自取。禁士卒毋入城。發粟賑饑。因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楊璟參知政事守之。自是沔陽。荆岳郡縣皆降。封陳理歸德侯。友諒父普才承恩侯。友諒弟友富歸仁伯。友直懷恩伯。友仁追封爲康山王。命有司塑像歲祀之。友諒稱帝凡四年。年四十有四。時漢將之未服者。熊天瑞據贛州。新淦濠民鄧仲廉亦拒永豐。鄧志明與其兄克明立寨新淦。自保。饒鼎臣抗吉安。姜旺保江陵。左丞相周文貴走湖南。尋命常遇春。鄧愈等討平新淦諸寨。而徐達及楊璟等下江陵。取彝陵。潭。沅。沉。及辰。衡諸郡。寶慶路。漢地皆平。獨贛州不下。乃諭遇春曰。天瑞孤城不可久。當以保全生民爲心。乙丑正月。始克贛州。降天瑞。遣將踰嶺。招諭韶州。南雄諸郡皆降。鄧愈還破鼎臣於安福。遇春克安陸。取襄陽。以鄧愈鎮襄陽。而平章湯和先後克永新等七十餘寨。穀城來降。漢文貴走湖南。令其黨復寇辰溪。總制詹允升遣兵討之。文貴退保麻陽。復遁廣西。尋獲之。漢遂滅。久之。置普才於滁州。徙理於高麗。詔其王善待之。

史官曰。肆情凶逆者。終成反斃之局。機暗進取者。自速危亡之口。蛇豕之毒。雖觸。蠅蟻之躁。必躓。所由然。

也。友諒以雄桀之資，跳盪湖湘之涘，芷蘭間采，驚湍足飛，傲然專大，忝竊鴻名，怒隣輕敵，目無雷震，弑篡既作，吞噬乃逞，議者比之項羽，事有相符，當其鼓行而下，建康勢岌岌矣。時婺州甫定，審固遲回，勁敵在前，不得不戰，鄱陽之役，互爲雄雌，天之所興，是奏瓌績，項羽曰：非戰之罪也。予於友諒亦云：儻友諒能乘機豹隱，收召豪傑，連東吳，扼安慶，吾不知金陵兩大之間，枝梧何策，豈非天哉，豈非天哉，而乃洪都蹶足，江東墮謀，屢敗不悛，亡其何待，況有賢而不能用，卒使潁國諸人，毅然決去，卽陳、張、熊、饒輩，奚足取耶，獨其以捕魚兒跨有全漢，規模粗立，抗制四載，梟心之騁，推迅弗屈，龍戰之血，至死猶腥，友諒誠足稱霸者之英焉。

明書卷九十

記一

起兵諸國記二

吳張士誠記

張士誠。秦州白駒場鹽僮也。小字九四。與弟士德、士義、士信。並以販鹽爲業。士誠有膂力。輕財好客。寬闊寡言笑。而性激鷙。遲發不肯化。市鹽諸富積始多。忽易之。往往色侮。或負其直。而弓兵邱義使氣尤窘辱。士誠不能堪。憤起。與諸弟結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義。并素所色侮者。更縱火焚其居。延數百家。自度不得免。見汝潁兵起。已二年。官府不能制。士誠亦陰號召各場游手少年謀舉事。爲至正十三年癸巳正月也。先是有王克柔。亦秦州人。謀不軌。下獄。其黨李華甫將篡出之。知府李齊招撫判秦州。士誠密與深結。至是殘其故黨甚。士誠憤殺華甫。併其衆。行至丁溪。爲大姓劉子仁所扼。多被殺傷。弟士義冒矢死。士誠激攻子仁。破走之。附者始衆。五月。陷秦州。元命李齊招諭。士誠請降。願受民職。自效。時參政趙連移鎮秦州。促士誠治划船趨淮泗。士誠心疑有變。不肯發。起伺間。窘連以歸。連以身撞士誠。罵不絕。被害。其僕楊兒護連亦死。進陷興化。結寨德勝湖。他日元左丞相偃哲篤鎮高郵。出齊守甓社湖。士誠黨數人偶乘

間呼噪入高郵掠。僕哲篤驚。及其屬倉皇走免。及齊還。城門閉。士誠竟據高郵。元苦不能制。復赦其罪。諭使至不得見。還謬稱士誠已迎拜。獨乞一名爵。於是更遣照磨盛昭以萬戶告身撫士誠。士誠拒不受。拘昭舟中。勒反戰。元兵昭不奪。殺之。行省不得已。復遣使往諭。士誠曰。須李府君來。至則彊齊伏聽。齊曰。吾膝如鐵。士誠怒。椎其膝腐割之。元竟憚用兵。車冀士誠有降意。令集賢待制烏馬兒往諭。錄事孫撝輔行。撝反覆曉譬不悟。拘撝軍中。後從徒吳謀復高郵。語洩被害。樞密院都事石普者。以國史院編修錄軍功陞都事。詣行省陳策。丞相達識鐵睦爾與兵萬人。夜銜枚直趨寶應。士誠黨大驚潰。乘勝斬首數百。抵高郵。三面攻。普將中軍攻北。而蒙古軍千騎突遮普前。欲收先入功。士誠引兵拒之。千騎恇怯反走。以是普兵亦被蹂多擠水。普直入陣多殺傷。遂與從兵三十人俱死之。元始命淮南行省平章福壽往討之。不果行。甲午正月。士誠自稱誠王。國號周。建元天祐。尋改永興。麻曰。明時置官屬。攻揚州不克。陷盱眙。泗州。時右丞相脫脫以讒出。督諸軍事。聲討士誠。士誠大敗。以十餘人突圍走。元復高郵。已脫脫竟以讒削爵去。安置淮安。副使哈喇憤曰。丞相行。我屬度不免。卽甯死丞相前。因拔劍自剄死。士誠乘隙還擊之。元兵敗走。復據高郵。是歲。太祖渡江。駐金陵。下鎮江。十六年丙申。淮東大饑。江陰人朱定與富民趙氏相仇。殺爲盜。渡江謁士誠求救。因言平江饒富。可以建國。願以其黨內應。士誠自念才力未足。抗淮北。又高郵多瞻顧。不足守。謀兼弱以自固。弟士德智略可任。於是遣督兵由通州。二月抵平江。元鎮將脫寅禦之。不克。其館客楊椿鼓交於胷。罵不絕口而死。妻王氏哭軍中求屍。爲所執。不屈。周兵義不敢犯。門人陳普亦罵賊。

死守臣貢師秦遁去。士誠入城。卽承天寺爲府。改平江曰隆平。迎奉其母曹來自高郵。服御皆天子制。以李行素爲丞相。弟士德爲平章。立樞密宏文館。所親信徐義、徐志堅、典親軍李伯昇並知軍事。幕官韓謙、錢輔及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等爲參軍。用蘇昌穎爲學士。尊禮之。規模稍稍立。與高郵殊。分兵陷湖州。府、松江、常州諸路。立鎮海萬戶於太倉。士誠名爲好士。收元臣郭良弼、董綬爲賓友。亦東帛迎故員外郎楊乘於其家。乘遺命其子鹵卓訖。顧日西慨然曰。晚節如是足矣。夜自經死。張百戶者與其伍謀起兵。不果。見殺。周人調其妻曰。從我乎。妻憤觸刃死。尋陷杭州。元丞相達識遁去。左丞答納失里戰死。州民黃仲起一家抗死。元令初達識等屢敗。乃招士官楊完者。至有兵十萬。自嘉興來擊士誠。敗之。復其城。達識還守杭州。已而犯明宜興。援將耿君用戰死。子炳文代領其衆。太祖貽書比士誠隗囂。士誠不悅。羈我使楊憲不遣。遂以舟師攻鎮江。徐達與戰龍潭。破之。達承太祖命。因急攻常州。周遣士德盛兵來援。達設三覆以待。與戰。士德遇坎墜馬。遂擒歸。太祖爲色喜。周乃奉書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布萬疋。及金銀諸物。爲盟信。太祖責其開釁召兵之罪。士誠不報。於是益達兵三萬破常州。周計誘新附鄭僉院。以七千人叛去。反攻達。常遇春等脫達圍於牛塘。擊敗之。丁酉二月。耿炳文、劉成等下周長興。以炳文爲都元帥。成副之。時常州食盡。守將呂珍宵遁。以湯和爲元帥守之。周連寇長興。反去。別將張鑑等克周泰興。俞通海以舟師略馬蹟山。矢中右目不動。而常遇春等攻江陰。總管王忽雷乘風雨奮擊。奪秦望山。江陰下。擢兵吳良。分院判守之。弟禎協守金陵界。周唯長興與江陰。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而江陰枕大江。姑蘇通。

舟濟渡。於是士誠水陸侵軼之路絕。未幾克馬馱沙。江陰益固。取常熟。士誠累敗氣慙。而士德既被拘。潛書士誠。俾降元爲助。士誠乃使人詣行省達識請降。詞多不遜。陰賂楊完者爲代請力。達識不得已。承制授士誠太尉。弟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樞密院事。士誠雖奉元正朔。錢穀甲兵。專制如故。戊戌。周兵攻常州。連攻常熟。湯和。廖永安逆拒。大敗之。時楊完者恃功驕恣。而苗軍貪殘不馴。達識不能制。乃陰與士誠合兵圖完者。完者窮自殺。苗衆潰。其部將蔣英。劉震等以餘衆三萬。就桐廬乞降。士誠乃益無忌。遂脇達識據元杭州。以兵迫奪嘉興。紹興并據之。乘勢復寇常州。湯和等擊敗之。先是徐達率邵榮等攻宜興。久不下。太祖遙諭宜興城小而堅。西通太湖。宜絕其饋道。竟以是拔之。而廖永安分舟師徇太湖。與呂珍戰不利。爲所獲。士誠欲降之。不屈。拘囚之。太祖以所獲周士三千人。易永安。士誠不許。請以永安易士德。太祖亦不許。命楊國興守宜興。國興屢破周師。勞來安集。民多來歸。十九年己亥。邵榮破周兵於餘杭。胡大海等取周諸暨。改爲諸全州。呂珍率衆來攻。堰水灌城。大海奪堰反灌之。珍窮蹙。大海縱之歸。以示威信。鄧愈略臨安。大破周兵於閑林寨。周侵嚴州。李文忠由碧溪塢迎戰。大破之。旋復寇江陰。艤艦蔽江。吳良以計合擊之。殺溺甚衆。已而連寇建德。宜興。常州。婺源。嚴州等處。皆敗去。於是太祖自將取紹興。以馮國用守之。國用卒於軍。周復遣兵陷紹興。庚子。陳友諒弒徐壽輝。自稱帝。使使約士誠夾攻建康。士誠觀望不敢進。復侵諸全。守將袁實戰死。總管楊泉。張琪守長興。逆戰。呂珍被殺。耿炳文以勁兵合戰。大破之。而李文忠救諸全。破周兵三溪。焚其營。元徵糧於周。別詔方國珍具舟海運。咸不奉詔。達識爲往來游說。

得運糧一十一萬於燕京。初，士誠臣元，其參軍俞思齊實勸之。既而士誠聽諛，臣言不漕貢。思齊曰：昔爲賊，今爲臣，不可。士誠大怒，抵案仆地。思齊遁去。辛丑，胡大海攻紹興，不克。周守將呂珍有材略，嘗以牛革囊兵濟以襲我。每戰，令軍作歌高噪，遂著保越錄以自詡。久之，李伯昇將十萬寇長興，勢銳甚。耿炳文僅以七千人固守。陳德等援兵三路，皆被劫潰去。時太祖方下九江，急遣常遇春還師東援。走伯昇，俘斬五千人。二十一年壬寅，故降苗一日叛金華、處州，殺胡大海，耿再成。士誠疾乘間遣其弟士信等重兵圍諸全。李文忠先以僞榜緩其攻，檄信州胡德濟往援。夾攻，大敗之。敵爭渡，溺死無算。時宋劉福通以宋主韓林兒保安豐。癸卯，周呂珍率師二十萬攻之。宋求援於金陵，援未至。城陷，福通見殺。太祖親帥師三戰，拔其城，並走左君弼。院判謝再興守諸全，嘗私買杭州。太祖使李夢庚節制其軍，再興內不安。恚曰：吾嫁女徐達，乃不令我知，何異給配。執夢庚，以諸全叛降周。寇東陽，李文忠令嚴備五指山，而輕兵疾馳，大敗之於義烏。先鋒胡深曰：諸全浙東藩蔽，失此，衢處無以爲守。請更築城五指山下。不旬日，城成。乃以德濟爲浙東行省參政守之。是時太祖與友諒會戰鄱陽，急遣徐達備士誠於建康。士誠方幸無事，脅達識爲請王爵，不得。益憤，遂自稱王，改國號曰吳。治宮室，置官屬，尊母曹氏爲太妃。甲辰正月，太祖卽吳王位。士誠怨達識不爲用，而於右丞答蘭帖木兒等賄諂之。媒蘖達識之短。至是，士信使面數其短，勒自陳老病，幽之於嘉興。答蘭等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士信逼取符印，竟自爲丞相。復脅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於紹興，求寔受王爵。普化不從，往逼其印。普化封其印庫中，曰：卽斷頭不辱印。從容賦詩訣妻子，仰藥死。達識

幽中愧之曰。大夫且死。吾何生爲。亦仰藥死。士誠遂專有江浙。於是遣士信連寇長興。不利。己巳。復寇。耿炳文每破之於城下。吳兵自是不敢復窺長興。叛將謝再興以李伯昇帥師二十萬圍諸全之新城。預置州縣官屬。爲必拔計。胡德濟挫其先鋒。閉關嚴備。李文忠遣張彬走浦江爲聲援。而大兵抵龍潭。陳旣交。身陷其中。堅敵爲披靡。德濟亦自城中出合擊之。走伯昇。流血膏野。溪水盡赤。至是始大服。胡深築城之。議初。士誠用兵。恃其弟士德及部將史椿爲謀畫。自執士德。不食死。椿以讒出守淮安。又襲殺之。是後兵多窘敗。更委政於士信。士信驕。軍中常以婦人樂器自隨。日樽蒲蹴鞠。酣飲爲樂。及爲丞相。治第東城。所任王敬夫等三參軍。皆諂佞。儉邪。專事蒙蔽。太祖曰。彼沈湎忘機。不亡何待。士誠所轄。南至紹興。與方國珍界。北有高郵。通泰。淮安。徐。宿。濠。泗。又北至於濟寧。太祖計先取淮東。翦士誠羽翼。然後專事浙西。命徐達等克海安。趨泰州。屢敗其援兵。而吳盛舟師薄海安。駐范蔡港口。以逼明兵。太祖知其詐。遙諭達曰。敵非真有攻江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欲分我兵勢。使備水寨。而疾走陸寨。擣吾之虛。亦誘我兵深入。若去泰州遠。首尾遙闊。不及救。宜令遇春駐師海安。廖永忠還禦水寨。大軍慎勿輕動。此月必克泰州。如期泰州下。分兵徇興化。進高郵。復命同知馮勝以所部節制高郵軍。而達還軍泰州。再諭以持重。是時士誠攻宜興急。達還援。擊敗之。復高郵。吳又出數百艘。馬馱沙。泝流窺江陰。太祖命吳良嚴兵以待。親督軍往援之。比至鎮江。吳兵遁。乃命康茂才等出大江追之。別將伏江陰山麓。翌日。茂才追之於浮子門。縱火大破之。遂以指揮孫興祖守海安。而進遇春圍高郵。聲援宜興。時馮勝代圍高郵。誤聽吳將俞忠詐。殺我受降。

千人及達還并兵。勝憤甚。鼓軍士一戰下高郵。乃以遇春守泰州。而達進取淮安。俘獲甚衆。守將梅思祖以城降。并獻所部泗州。淮地悉平。時濠已爲吳守。攻克之。而徐宿二州皆下。進取安豐。江北之戰。迄於成功。皆出太祖遙畫。其料事應機。不爽銖黍。乃議平吳。七月。拜徐達大將軍。常遇春副之。率師二十萬以行。諭以勿肆擄掠。勿妄殺戮。勿發邱隴。勿毀廬舍。聞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輕樵牧。因榜士誠八罪。其略曰。惟茲姑蘇張士誠。始私販而行劫。繼負固於海隅。罪一。詐降於元。坑其參政趙連。囚其待制孫搗。罪二。既襲浙西。兵不滿萬。地不足千。僭號改元。罪三。親弟被執。坐困楊苗。首尾畜縮。旋復詐降。罪四。陽奉元朔。陰擅假王。達識見幽。左丞被害。罪五。擅據江浙錢糧。十年不貢。罪六。挾印求封。丞相南臺一再烈死。罪七。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邊民。罪八。因屏左右。諭達曰。熊天瑞意快快。此往必叛。吾陽如副將軍計。直搗姑蘇。使彼走告士誠。而吾師竟趨吳興。出不意。於是達等出太湖。連擊吳將尹義。石清等。破擒之。而天瑞果叛去。疾以長鎗軍出奇。搗吳興城下。擒吳參政黃寶。及元帥以下二百餘人。吳乃遣李伯昇共城守。閉門不戰。別遣呂珍及五太子等率兵六萬來援。五太子士誠養子。梁虬也。身短小英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善沒水。珍等出我師之後。屯於舊館。築五壘自固。常遇春湯和等更以奇兵由大全港復繞敵背。絕其援路。尋擊走潘元紹於烏鎮。士誠親率援路。遇戰於阜林之野。復大敗之。會大風雨。遇春督划船數百突東阡。擒吳將徐志堅。是時潘元紹以赤龍船兵屯平望。而別舟潛烏鎮。援舊館。遇春由別港追襲之。縱火平望屯。資仗一時盡。遇春已下烏鎮諸寨。乘勝追至昇山。盡破王晟六寨。吳將戴茂及晟皆降。復攻水

寨顧時故引數舟繞敵。敵易之。俯視而笑。突數人躍其舟。大呼創擊。敵皆潰走。遇春與五太子戰不利。薛顯飛舟互擊。盡敗其衆。呂珍等不能當。乃以舊館降。得兵六萬。城中震恐。李伯昇曰。太尉待我厚。我何忍背之。抽刀欲自殺。左右抱持得不死。與守將張天麒等皆出降。先是李文忠別將降吳桐廬。遂掠富陽。餘杭。進兵杭州。平章潘原明遣使詣軍門納款。執明叛將劉震。蔣英等以降。而左丞華雲龍攻嘉興。克之。紹興亦下。達乃引兵向姑蘇。分門軍架木塔與浮圖等。築臺三層。下瞰城中。設襄陽礮以射之。其風煽人無不立死。士誠窘。欲懷實玉蹈海去。不可得。開婁門遮我軍。指揮茅成中槩死。圍益堅。時太倉。崑山及崇明。嘉定。松江等路。皆聞風下。平江益蹙。吳元年。吳民錢鶴皋反上海。率鄉民持農器稱義師。捷起三萬人。追殺知府苟玉珍。逼華亭。知縣馮榮。幽通判趙做。驅妻子十八人赴水死。達遣指揮葛俊討平之。鶴皋伏誅。初上海知縣祝珽被執不屈。曰。編氓敢爾。不聞單騎入兜鍪營。屈渠帥祝奉使乎。吾不畏死也。寇不敢逼。乃合巨姓起兵復上海。太祖以士誠被圍久。諭之以書。憤不答。乃以精卒奔常遇春。闖門營。遇春截北濠與搏。士誠自出山塘爲援。勢銳甚。塘路狹。苦進退。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獨稱君猛。弼應聲揮刀狙擊。吳兵敗。溺死沙盆潭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益憤。降將李伯昇使客說士誠曰。公知興亡禍福之機乎。士誠曰。不知也。客曰。昔項羽暗鳴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漢。此天之爲也。公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危於旦夕。卒脫虎口。孤軍奮擊。雄據三吳。地方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西楚之勢也。誠於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使誠

令嚴明。百姓樂附。天下不足定也。士誠曰：足下盍早言之。客曰：臣有言，卽安得公聞之。乃者子弟親信，裘馬婦女，酣歌爲樂，軍旅盡韓、白，謀畫皆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問臣何所進其忠計耶。士誠曰：吾亦甚恨，奈何。客曰：臣有奇策，公不能從。士誠曰：死耳。客曰：死有益於國家，利子孫，勸公死，嗟，徒自苦，不見漢友諒之弑壽輝乎。奄有荆楚，帶甲百萬，鄱陽之戰，舉火燒江左，天爲反風，兵敗身死，何則。天命有屬，人無如何。今外援俱絕，抗此尺寸之地，竊恐勢極患連，變從中起。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以臣愚計，譬博者得諸他人而復失之，於公無損。順天之命，自求多福，投戈開門，幅巾待命，亦不失萬戶侯。詔書所云竇融、錢俶故事，在此日矣。士誠仰首沈慮良久曰：君且休，吾熟思之，終憤莫能決。於是復突胥門索戰，鋒銳甚，遇春禦之，卻忽士信城樓大呼：軍士疲矣，鳴號斂入。遇春乘勢奮擊，大敗之，攻益急。士信會食城上，左右方進桃，未及嘗，猝飛礮碎首死。士誠益蹙，蓋吳君臣嘗以寬得民，故圍城日久，民不內變。潘元紹方戰歸，召諸妾謂曰：吾太尉愛僮，受國重寄，脫有不宿，若等宜何爲。一最少段氏，跪請死，輒入室自縊。六人亦相繼死。潯陽張羽爲七姬權厝志表其烈。叛將熊天瑞猶教士誠作飛礮，大軍多所中傷。九月，達破葑門外城，遇春亦下閶門新寨。吳將唐傑、周仁、徐義、潘元紹等降。城破，士誠猶使副樞劉毅將餘兵二三萬，親率之戰萬壽寺東街，復敗。毅降。初，士誠見勢窮，謂妻劉氏我敗死矣，若自爲計。劉曰：哦，妾死豈負君。至是，賂乳媪負其二子逃，積薪齊雲樓下，驅其羣妾侍女登樓，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亦遂自經死。達遣李伯昇往諭意，士誠方拒戶自引，伯昇急決戶，令降將趙世雄

抱解之氣絕復甦。潘元紹曉譬者數四。終瞑目不答。以舊盾昇出葑門。至舟中不飲食。及龍江。堅臥不起。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與語。不答。及復謁。不肯仰視。曰。天日照爾。不照我。而言不恭。賜弓絃縊死。年四十。有七士誠兄弟驕佚。關於斷制。權爲文吏所竊。築景賢之樓。開宏文之館。名士之至。輒厚贈遺。而舊將多見疎失。上下乖疑。或奉遣當行。輒病不應。邀求滿意。乃一出。軍寡紀律。雜以遊談宴博。至喪師失地而歸。往往不聞。上下慢弛。終以是敗。先有謠云。黃蔡葉作齒頰。一夜西風來。乾厭蓋。蓋當時用事者。卽前所稱三參軍。至是卒敗。果如謠云。凡獲官屬諸將校。以及流寓共二十五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皆送金陵。而神保等送還元。熊天瑞伏誅。莫天祐者。猛有力。人號爲莫老虎。壬辰間。結鄉民自保。及士誠陷常州。不肯附。攻之不勝。後士誠受秩爲元太尉。乃就降。以元僉樞密院爲士誠守。無錫。至是並以城降。士誠養子火眼張以通州降。吳地悉平。改平江路爲蘇州府。師還論功。戒張氏逸樂。不爲設宴。諭諸降將。當如吾濠泗故勤苦相保。毋爲故習。永享爵位。諸臣頓首受命。

史官曰。士誠眞小人哉。擁豐沃之士。席雄賈之資。錦玉厚軀。妖麗奪目。宴安蹈溺。規進乏謀。坐困一區。亦其宜矣。說者謂其勿夾擊龍江。乘隙郤役。蓋士誠要以金陵爲西蔽。不知太祖之持重。先其剽疾者。而自謂其守逾金鐵。蘇臺永憑。雖矚古脣齒之遺。而寔昧漸圖之勢。太祖確見其守井蛙之智。乏神龍之矯。故緩而竅之耳。然其兵力強壯。珣戈鐵騎。甲於一時。觀夫弄元君臣。摧楊完者。如鱷潛淵。良非靡愜。所以太祖不用開平直擣姑蘇之謀也。後乃攻之。十閱月而始下。不亦艱哉。使士德不擒。吳之存亡未可知。不然。

獲一將太祖喜動顏色寧輕於就蘇臺乎既而昇出葑門慷慨就死其於古之牽牲銜璧者異矣

夏明玉真記

明玉珍一名旻珍以避諱更玉真隨州人世農家身長八尺目重瞳務信義爲鄉黨所服元至正十一年辛卯汝潁兵起玉珍團鄉兵屯青山爲屯長天完徐壽輝潛號都漢陽招玉珍授元帥隸將軍倪文俊部鎮沔陽與元左丞哈麻禿戰湖中飛矢中右目傷人稱旻瞎子值歲饑乙未春以兵將斗船上夔府至巫峽買糧皆滿還時元行省右丞相完者都鎮重慶行募兵義兵元帥楊漢帥所部五千人歸之屯城外單騎入謁完者都心忌漢謬款曲留飲且殺之漢覺脫身走部兵下峽遇玉珍因言左丞哈麻禿右丞完者都互不相下可圖玉真猶豫未決萬戶戴勝等曰烏困投林且公在沔陽爲民也今遠來買糧亦爲民也若分船爲二半以糧還汴留其半攻重慶事濟進窺蜀不濟歸無害也果乘不備掩其城完者都夜遁果州獲哈麻禿父老迎入城禁侵掠市肆晏然四方降者相繼乃獻哈麻禿於漢陽天完進玉珍隴蜀省右丞相戊戌完者都自果州來軍嘉定之大佛寺規復重慶玉珍使義弟明二改復姓名萬勝者智勇過人擣嘉定相持半月玉珍躬率兵繼之完者都及參政趙資平章郎革歹等被獲皆死之世稱三忠玉珍皆禮葬之先時道出瀘州部將劉澤民薦元進士劉禎才可佐謀議玉珍躬訪相與講論玉珍喜曰吾得一孔明矣邀與共議大事因署爲理問官己亥遣使貢於漢陽時友諒矯命使會兵建康庚子友諒弑壽輝自立玉珍曰友諒文俊同事徐氏今若此予當討之先是友諒既殺文俊玉珍遂據成都四川郡縣皆附

乃令莫仁壽東守夔關。絕不與通。立廟祀壽輝。遣兵取元隴州。收鞏昌。分置守戍。自稱隴蜀王。壬寅三月。稱帝於成都。國號大夏。改元天統。立妻彭氏爲皇后。子昇爲皇太子。倣周制。設六卿。又置翰林院。承旨。學士。國子監等官。去釋老二教。止奉彌勒。賦稅十取其一。開廷試。賜董重璧等及第。出身有差。置雅樂。供郊祀之祭。諸所裁定。皆出劉禎手。命司馬萬勝。司徒鄒興及芝麻李三道攻雲南。萬勝獨深入。元梁王李羅遁走金馬山。勝入據其城。李羅復集兵攻勝。敗於關灘。引還。鄒興克巴州。乙巳。更六卿爲中書省樞密院。以戴壽萬勝爲左右丞相。遣江儼金陵通好。獻良馬。太祖貽以書。戒征南之多殺。萬勝攻興元。踰年下之。丙午春。玉珍卒。三十有六。玉珍頗節儉。好文學。蜀人安之。子昇卽位。纔十歲。改元開熙。尊母彭氏爲皇太后。與丞相共理國事。其都察官張文炳用事。忌萬勝。潛使玉珍義子明昭矯太后旨殺之。以劉禎代爲丞相。吳友仁痛萬勝功臣無罪死。輒稱兵。昇命戴壽討之。友仁曰。且誅昭。吾夕至。壽乃奏誅昭。友仁入朝謝罪。四月。遣其學士虞某來聘金陵。太祖命侍御史蔡哲報之。挾一史行。圖其山川險易。且求大木。洪武二年乙酉。太祖旣克元都。關陝旋定。夏聞之懼。遣使來貢。太祖答書。引公孫述。李特。王建。孟知祥。勉以善守之道。十月。遣湖廣平章楊璟使蜀。諭昇入朝。昇牽於羣議不決。庚戌四月。大將軍達征元定。西王保保還。命傅友德爲前鋒。李思齊。左君弼。趙琦等。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入沔州。別遣金興旺。張隆。由鳳翔連雲棧入。合兵攻夏。興元克之。七月。夏遣使獻木。而令吳友仁將兵二萬寇興元。守將興旺等纔三千人。擊敗之。明日復戰。興旺面中一矢不退。復敗之。斬首數百級。友仁益決濠填塹。攻圍急。城中發礮石中夏人。多

死傷大將軍得報還屯益門鎮遣傅將軍夜襲木槽關列炬斗山友仁見之大驚乘夜遁去已而夏瞿塘將莫平章犯歸州報興元之役守將陳聞出禦大破之辛亥正月太祖親郊廟神祇告伐夏以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德慶侯廖永忠左右副之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潁川侯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顧時副之率河南陝西等處步騎由秦隴趨成都楊璟與都督僉事王簡率水陸師以從太祖諭和等曰天下大定惟蜀未平師行之際在肅士伍嚴紀律以懷降附昔王全斌可以爲戒又諭傅友德蜀人聞吾伐西必固瞿塘與金牛以拒我師我出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旣墮心腹自潰兵貴神速卿等勉之命宋國公馮勝增修陝西城池衛國公鄧愈練兵馬於襄陽給餉征蜀將士進取歸州時明昇徙都重慶矣遣左丞相戴壽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助平章莫壽仁等果悉銳守瞿塘扼三峽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引鐵鎖爲飛橋三平木版其上置礮石木竿橋兩岸備禦甚固亦果遣兵北守金牛二月湯將軍取夏龍伏隘奪覃屋溫湯關三月楊璟次夔州大溪口分兵赤甲山及白鹽山兩道入而身與王簡等進攻瞿塘戰不利征西將軍和曰今失勢仰攻實難不若俟秋後水落稍便征虜前將軍友德至陝揚言出金牛謀青州果陽空虛階文守備單遂捷趨陳倉選精銳五千間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大戰敗其守將平章丁世眞擄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世眞遁去遂下階州急進距文州拒城三十里世眞斷白龍江以結營壘友德修橋以渡世眞復屯險五里關都督同知汪興祖中飛石死友德怒奮擊破之世眞僅以數騎遁去遂拔文州太祖以湯和等出師數月無功復遣朱亮祖益助友德

進克隆州。徇下江油。彰明。都督藍玉夜襲緜州。乘守將向大亨內擾。緜州下。五月。兵至漢江。不得渡。卽軍中造船百餘艘。船成。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日月。投江報瞿塘將士。夏戴壽等聞階州破。急抽瞿塘精兵還援漢州。留老少守關。兵未知而友德已逼漢州。令曰。援兵遠來勞困。大亨新敗。衆洶洶。一戰可克也。果敗戴壽兵。拔漢州。於是壽。大亨走成都。臨江侯陳德迫敗之。獲其卒三千。馬三百。友仁走古城。友德乃以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又大敗其衆。擒斬二千餘人。友仁入保寧固守。友德進兵成都。夏金州守將愈思忠等率官屬軍民三千三百人來降。捷至京師。先是征西將軍和克歸州烽火山寨。分遣南雄侯趙庸。宣寧侯曹良臣及周德興。悉平諸洞寨。庸至中途返。太祖以和等逗遛失事。賜詔促之曰。傅將軍冒險深入。克諸州。次於平州。蜀已失險。今俟水落。豈不誤機事。前語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和猶未決。及得木牌。瞿江。乃與永忠進白鹽。伐木開道。由紙坊溪以趨夔州。分軍爲前後陳。夏守將鄒興出拒。前軍旣接。後軍爲兩翼。傍擊之。興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殺溺死者甚衆。辛卯。永忠進兵瞿塘。遣壯士數百。舁小舟踰山嶺。出其上流。人持乾糧。帶水筒。以濟渴。衣青莎象草木色。魚貫出巖石間。夏兵不覺也。度其已至。乃盡銳出墨葉渡。夜分兩道。走水陸營。船頭皆裹鐵。置火器而前。黎明。夏兵盡銳逆攻。則已破其陸寨矣。俄上流出所舁舟。揚旗鼓噪下。夏兵出不意。大駭。下流舟師並進。飛橋鐵索。須臾鏖斷。夾擊大破之。擄其將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鄒興中火箭死。飛天張等皆遁走。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約步騎舟師並會重慶。己亥。永忠進搗銅鑼峽。夏主昇大懼。右丞劉仁勸昇且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

延旦夕命何益況大軍入蜀勢成破竹兵民皆膽落無鬪志拒守徒傷多命不如早降免生靈於鋒鏑昇遂使使詣永忠營納款永忠須和至癸卯和至兵駐朝天門昇乃面縛銜璧與其母及羣臣詣軍門降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先是文州復爲夏丁世真所陷指揮朱顯忠曰豈有棄城朱僉事哉裹創血戰力竭爲亂兵所殺友德以兵援之復走世真七月圍成都壽大亨等以象載甲士列陣以拒友德令弓矢火器衝之象反走蹂躪夏兵夏兵多死會重慶捷至壽等知昇已降得家報云室家並完乃籍倉庫遣子納款次日詣友德軍門降友德按兵入市肆不驚得士馬三萬分兵徇州縣之未附者夏崇慶知州尹善清獨拒戰擊斬之判官王桂華率兵民降友德善撫之而恤善清家旌其忠烈初保寧有韓氏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亂慮爲所掠乃僞爲男子服混處民間旣而果被擄雜伍中七年人莫知其女子也後從玉珍兵略雲南還遇其叔父贖歸成都以適尹氏人皆異之號真女乙丑明昇等至京都命禮官定受降禮禮部致孟昶入宋故事擬昇午門外進表待罪宣制釋罪賜冠服引入丹墀聽宣諭太祖曰昇與孟昶不同昶專制國政所爲多僭昇幼事由臣下宜免其叩頭伏地上表請罪之禮是日昇及其官屬以公服朝授昇爲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居第於京師已而夏丁世真猶率餘衆寇秦州圍五十日秦指揮等堅守尋爲其帳下小校殺之以首來獻中書省奏請行賞太祖曰殺本管不義何賞爲而夏吳友仁尙據保寧以抗友德和合兵共克之執友仁送京師蜀地悉平十月班師諸將各上所佩印綬全蜀玉璽金章冠冕儀仗及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十總制府七元帥府八宣慰宣撫司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十七官吏將

士五萬九百八十人。馬騾驢一萬三千八百餘匹。以吳友仁始寇漢中起兵端誅之。餘發戍徐州。太祖親爲文記功低昂。諸將稱傅第一。廖次之。顧時以下遞減。而召和及楊璟、朱亮祖、趙庸數其過。贈汪興祖東勝侯。明氏有後居南京。世千戶。

史官曰。玉珍風情慷慨。仁心義質。旣擅強武。終事天完。宏圖雅節。有足稱焉。獲據險遠。屏絕昏虐。滅賦禮賢。文教彬郁。負川錦以爲固。控全蜀而稱制。要亦偏安之令規。霸者之高烈矣。中道而殂。惜哉。開熙之歲。昏幼無知。委柄匪人。備禦失策。果不出太祖廟算。而猶能以母氏一言。全生靈於傾巢之下。享禮遇於尋戈之後。與漢沔之驅率餘燼。距命王師者殊矣。宜乎其終不失祚胤也。

方國珍記

方國珍。後避仁祖諱。改國真。台之黃巖人也。身長。面鰲黑。負膂力。性頗沈勇。兄國璋。弟國瑛。國珉。咸剛狎。父伯奇。農儒無所不狎。悔歎曰。吾子必有與者。無久苦我。俗佃戶見田主拱侍如承官府。伯奇益退竦。至不自容。里人羣笑之。國珍見伏。張目曰。彼猶人。何所上下。乃事之如此。伯奇死。兄弟僂力作家。漸裕。田主至其家。習舊態久。積聲色不堪。國珍怒。佯雞黍醉田主而殺之。時同里蔡亂頭。嘯聚海上。官兵逐捕。多所株連。國真有怨家陳氏。訟與盜通。國真怒。戕殺陳氏。陳之屬訴於官。來捕。國珍方就食。左手舉兒自蔽。右手握門闕。格殺捕者。遂與兄弟及姪亞初。諸鄰里之懼連及者。咸亡入海。時至正八年戊子。旬月間。得數千人。掠漕運。執海道千戶事。聞詔行省參政朵兒只班。總舟師捕之。躡福州五虎門。國珍勢促。且焚舟。

去忽官舟內自擾。國珍反蹙之。執只班。只班求脫。願請於朝招降。元主從之。授慶元定海尉。國真雖受官。無所任。兵聚不解。仍出沒海上。攻溫州不克。焚掠去。辛卯三月。副元帥董搏霄以兵敗之。國珍走。六月。復聚衆攻黃巖。百戶尹宗戰死。去攻溫州。江浙左丞李羅帖木兒來討。次慶元。遣元帥秦不華以火筏禦之。乃引退。於是李羅期不華大閩洋會戰。國珍諜知之。夜率健卒突鼓噪。官兵不戰潰。赴海死者過半。執李羅及郝萬戶囚舟中。使招安。郝故出主主高麗奇皇后位下。請託公行。二人倖得脫。詭言於朝。元主慮海道梗。下不華復招諭之。壬辰春。乃就不華降。會江浙募舟師征徐州。國真以譌言驚懼。復叛。劫衆下海。二月。不華軍澄江。遣義士王大用往諭。國珍拘大用不遣。以小舸三百泛海門。犯馬鞍諸山。不華誓衆曰。此往。克則諸君功不克。死報國矣。國珍使其黨陳仲達僞受命。比至。仲達與語。目動氣索。不華知其詐。手劍斬之。躍上船。格殺五六人。賊羣刃至。不華瞋目叱之。衆披靡。奪衆人刀。復奮殺數人。衆攢槊刺之。洞項。不華死。猶植立不仆。事聞。詔追封魏國公。八月。復攻台州。浙東元帥也忒迷失及福建元帥黑的兒合兵擊走之。國珍行金賂元執政甚勤。癸巳三月。乃命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里失復招諭之。請授官。時劉基爲浙西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叛。宜捕斬不可赦。官之是教反。執政多受國珍賂。駁臺議。謂基擅作威福。罪之。竟授國珍徽州路治中。兄國璋廣德路治中。弟國瑛信州路治中。督遣之官。終疑懼不赴。擁舟千艘。復據海道。阻絕糧運。元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與慶元元帥納麟答刺會兵討之。皆敗。元無如何。復招安。從其所欲。以國珍爲海道漕運萬戶。國璋爲衢州路總管。先是海上趙士正諸家起。

義兵與方氏戰。子弟多創死。不獲沾一命。而方氏累叛累進秩。功罪反。人無以勸。於是上下解體。多甘心從亂。而方氏益橫。國珍既受官。不聽調。時汝潁兵亂。四方多故。元益羈縻不能問。九月。以兵突入台州路。執元帥也忒。知州趙宜浩等。據台州。執進士潘省。不屈。使盜殺之於隘。是月。御史喜山襲黃巖。不克而遁。慶元路與台相接。學錄王剛甫嚴正。分守東門。方氏憚不敢窺者久之。乙未。剛甫解去。國珍以舟師奄至。元帥納麟不能禦。開門納之。國珍陽尊謁納麟。不犯。沈慈谿令陳文昭。永嘉丞達海。鄉進士趙惟恆於水。寇昌國州。爲達魯花赤高昌帖木兒所敗。國珍憤。復益兵爲寇。或諷高昌去。高昌怒曰。是我效節之日也。城破。高昌力戰死。乘勝陷餘姚州。同知禿堅義責之。尋搆殺禿堅。斥地至上虞。與張士誠接。七月。遣其將李德孫襲溫州。陷之。以姪明善爲鎮撫。屯兵千佛寺。先是溫之岷岡王子清者。不附方氏。被執磔之。柑溪劉公寬積禦盜功。官都事。憤子清死。率衆襲鎮海門。入千佛寺。明善脫走入城。以居。十月。元院判邁里古思出兵曹娥江圖慶元。敗還。明年丙申七月。元經略使李國鳳至溫。拜明善爲判院。明善脅留之。悉官其黨。然後得去。冬。公寬勢蹙。明善屬陳琪善公寬。因計飲醉公寬。而密購其僕金興刺殺之。取其首以獻。妻侯氏自經死。明善以金興叛主。斬以徇。丁酉春。大造海舟。或問曰。舟已多。何更造爲。國珍曰。儻兵多至。易浮海去。人見其但爲走計。無大志。豪傑多去之。戊戌春。黃巖章子善好縱橫術。往說國珍曰。夷虜無百年之運。元數將終。人皆知之。今所在分崩。各思乘時以立功名。公若奮臂一呼。戰艦沂江而上。豪傑景從。立可數十萬。然後南北抗絕。擅漕粟而食之。如是青、徐、閩、廣、遼海。惟公所欲。霸業可成。國珍曰。君言遠矣。竟

不能用久之。元欲□方氏以定姑蘇。因授國珍浙江行省參政。兄國璋皆轉官。國珍聞吳中富饒。亦欲自爲計。率舟師五萬進擊崑山州。周將史文炳、呂珍統十將軍禦之。步騎夾岸爲塹。國珍曰：「瀕海泥淖。步騎互且囂。猝不得成列。吾知其無能爲也。」自率壯士趨□子橋。奮殺周兩將軍。復戰。周果步騎亂。五將軍敗沒。死者數千人。凡七戰皆捷。然舟師竟不能登陸。久相持。士誠亦納款於元。願奉正朔。元令國珍罷兵。還治慶元。兼領溫、台。全有三郡之地。遂以國璋、國瑛居台。明善居溫。留弟國珉自副。十二月。太祖親率師下婺州。遣主簿蔡元剛招諭國珍。國珍欲藉聲援觀變。己亥三月。乃遣使奉書幣。盡以其地來獻。令次子關爲質。太祖曰：「交質此衰世事。今真心來歸。吾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安用質爲？尋復鑲珠玉於馬鞍來獻。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文武材賢。所用錢穀布帛。珍玩非所好也。」卻之。復上書願守郡邑。如錢鏐故事。歲貢白金給軍費。許之。遣博士夏煜授國珍行省平章。庚子正月。煜還言國珍方爲元具舟合士誠。漕海入元都。加官太尉。爵衢國公。時太祖急備漢。未暇討也。仍遣都事楊憲諭之。不省。太祖旣破友諒於龍江。國珍懼。遣人謝過。壬寅。苗兵亂。殺胡大海。持其首奔國珍。國珍不納。進師合討。國璋中流矢死。太祖遣人祭之。更遣典籤劉辰通命國珍飾二姬貽之。辰卻不受。國珍慚而退。始元察罕平定山東。江南震動。太祖遣千戶王華挾三千金。附國珍海舟。至燕通好。元隨遣尙書張昶來訊。俄而察罕死。太祖兵威日盛。國珍誅昶以媚我。甲辰九月。明善攻土豪周宗道於平陽。宗道急來歸。胡深以兵援。敗之。遂下瑞安。明年六月。復取樂清。獲其將吏。釋戍常州。丙午。元以國珍爲浙江行省左丞相。諸子弟皆改官。初國珍約杭州下。

便納土入侍。丁未吳元年，李文忠下杭州，復據境自君。太祖怒，與書數其十二罪。國珍懼，集羣黨議，獨邱楠力勸歸命，以保富貴，不聽。九月，命朱亮祖討之。時士誠就縛，吳平，亮祖軍新昌，遣將嚴德破平關嶺，至天台。守臣湯盤以城降，尋敗國瑛於台州。亮祖進薄城下，國瑛走入城，徇下仙居諸縣。十月，追國瑛於黃巖，守將哈兒魯以城降。國瑛復走海上，太祖命湯和爲征南將軍，吳楨副之，合討國珍於慶元。十一月，亮祖進攻溫州，破明善太平寨，至城下。明善使人城守，而已先遁。克溫州，獲其員外郎劉本善，分兵徇瑞安。守將俞伯通降，追襲明善於樂清，克之，大獲其戰艦士馬。湯和兵至紹興，渡曹娥江，上虞餘姚皆降。進兵圍慶元，國珍乘海舟先遁。府判徐善等率其屬出降。定海慈谿等縣皆下。太祖再命廖永忠益兵助湯和合討。國瑛遣其子文信詣朱亮祖納款。時國珍欲揚帆遠去，風輒不利，窘甚，遂遣郎中陳永奉書湯和求降。又遣其次子關更名明完，納省院諸司印章降表，略曰：臣聞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地，於人無所不容。臣荷陛下覆載生成之德久矣，安敢自絕於天地。切念臣本庸才，處於季世，保境安民，非有黃屋左纛之念。曩者陛下霆轟電掣，至於婺州，臣愚以爲天命有在，遣子入侍。於時固知陛下有今日矣。日月中天，幸依末造，而陛下開誠布公，賜以手書，俾守郡縣如錢鏐故事。十年之間，與中吳角立，皆陛下之賜也。逮天兵下臨吳會，臣嘗上書謂朝廷定杭越，暮歸田里，不意今年以來，老病交攻，頓成昏昧。兄弟子姪輩志慮不齊，致煩陛下興問罪之師，方懷憂懼，未能自明，而大軍已到溫台，令臣計無所出。雖使再三顧，承詔之師，勢不容已。是以封府庫，開城郭，以俟王師之至。然猶未免爲汎海計者，昔孝子於其親也。

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臣之事。適與相類。雖然。臣一介草莽。安敢自絕於天地。故每欲面縛待罪闕庭。復恐陛下萬一震怒。天下後世。不謂臣得罪之深。將謂陛下不能容臣。不累天地之大德哉。臣謹昧死奉表。俟嚴誅。太祖覽之。歎曰。孰謂方氏無人。是可以活國珍矣。賜書原宥。國珍既降。得舟楫器械以萬計。昌國州守臣亦來降。改慶元路爲明州府。後改爲寧波府。徙其官屬劉庸等於濠州。明完二郡水手數萬人。請沿海築城備倭。從之。明年正月。太祖卽皇帝位。國珍入見。賜第居京中。與李思齊同食行省左丞祿。以其子禮爲指揮僉事。明完爲鎮撫。姪明嫌亦指揮僉事。洪武七年。國珍卒。年五十有六。初海邊有山。不生草木。名楊嶼。謠曰。楊嶼青。出海精。無何鬱然。國珍生。兄弟俱不知書。時佐其謀議者。劉仁本。張本仁。鄭永思。邱楠。輩。楠。永嘉人。頗廉慎。餘皆由州縣胥吏進用。貪賄營私。無深慮遠略。子姪分治二郡。刑政租賦。率任意爲輕重。子明善。居溫。頗循法度。而國璋。國瑛。居台。惟以買田造舟殖貨爲富家計。及降。參佐皆杖死。惟赦楠。仕爲韶州府知府。

史官曰。初國珍之發難。黃巖也。元祚正熾。四海奠磐。雖朝政墮。中原未至蕩析。國珍非有乘釁伺隙之便。輒誅讐結衆。凌風卷霧於江海之陬。不可謂非雲雷之壯烈焉。叱咤數年。始多控弦勒騎之舉。是亡元者國珍也。元卽啖以爵祿。詎能縶虎兕而令弭耳哉。使聽章子善之論。天下事未可知也。乃終不建號稱王。卒歸命眞主。國珍之識量有過人者。回視吳楚。俱煙消灰滅。而獨樂天年。保富貴。子孫安享厚祿於太祖迅霆之下。非沈勇知幾而能若是乎。說者咎其不夾擊江陰於質子之日。取公侯。分誥券。果爾則前安

得岸然豪宕於浙左者幾二十年。後亦與傅、李諸公同受慘苦矣。